

東南大學叢書

中國文學史大綱

顧實編纂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學大南東

網大史學文國中

纂編實顧



3 0663 2358 9

行發館書印務商

# 中國文學史大綱目次

## 第一章 太古文學

第一節 總說……………一

第二節 華夏民族……………七

第三節 文字……………一〇

第四節 墳典及遺文……………一二

## 第二章 三代文學

第一節 總說……………二〇

第二節 易經……………二五

第三節 書經……………二八

第四節 詩經……………三六

## 第三章 周末文學(其一——北方文學)

第一節	總說	四二
第二節	孔子	五〇
第三節	孟子	五五
第四節	荀子	五八
第五節	左丘明	六〇
第四章	周末文學(其二——南方文學)	
第一節	總說	六六
第二節	老子	六九
第三節	列子	七五
第四節	莊子	七七
第五節	屈原	八四
第五章	周末文學(其三——中部思潮)	
第一節	管子	八九

第二節	韓非子	九八
第三節	戰國策	一〇五
第四節	西方文學	一一〇
<b>第六章 兩漢文學</b>		
第一節	總說	一一七
第二節	漢代諸子	一二六
第三節	論策家	一二八
第四節	史家	一三二
第五節	賦	一三九
第六節	詩及小說	一四一
<b>第七章 魏晉文學</b>		
第一節	總說	一四七
第二節	魏詩	一五一

第三節 晉詩……………一五六

第四節 陶淵明……………一六二

第五節 魏晉文……………一六六

第八章 六朝文學

第一節 宋詩……………一七〇

第二節 齊詩……………一七四

第三節 梁詩……………一七六

第四節 陳詩……………一七九

第五節 北朝詩及隋詩……………一八〇

第六節 六朝樂府……………一八二

第七節 六朝文……………一八三

第九章 唐代文學

第一節 總說……………一八五

第二節	初唐詩	一八七
第三節	盛唐詩	一九一
第四節	中唐詩	一九九
第五節	晚唐詩	二〇六
第六節	方外及女詩人	二〇九
第七節	唐古文	二〇九
第八節	唐小說	二一四
<b>第十章 宋代文學</b>		
第一節	總說	二一五
第二節	北宋初詩文	二一八
第三節	歐陽修	二二〇
第四節	三蘇父子	二二五
第五節	曾鞏王安石	二三三

第六節	蘇門六君子	二二六
第七節	南宋詩文	二二七
第八節	兩宋詞	二四〇
第十一章	元代文學	
第一節	遼金文學	二四四
第二節	元文學總說	二四九
第三節	雜劇	二五二
第四節	傳奇	二五七
第五節	小說	二六六
第六節	詩	二六九
第十二章	明代文學	
第一節	總說	二七一
第二節	明初詩文	二七二



第三節	明中世以後詩文·····	二七七
第四節	戲曲·····	二八三
第五節	小說及遊記·····	二八五
<b>第十三章 清代文學</b>		
第一節	總說·····	二八八
第二節	清初文·····	二九一
第三節	清初詩·····	二九四
第四節	清初批評家·····	三〇三
第五節	乾嘉詩·····	三〇六
第六節	桐城派陽湖派古文·····	三一六
第七節	傳奇小說·····	三一八
第八節	後清詩文·····	三二八

# 中國文學史大綱

## 第一章 太古文學

### 第一節 總說

英語曰 *Literature*，兼具數義。(一)學問學識，(二)書籍文庫，(三)文學詩文。我國所謂文學一名詞，亦具數義，如次。

(一)學問之義——從學文一用語，轉而為文學一名詞。孔子教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故四科十哲有文學子游，子夏。先進即二子以學問專長者。然揚雄曰：「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法言則直曰文學為即詩書矣。

(二)詩書之義——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罕公孟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墨子公是博文即博於詩書也。故荀

子曰，「子貢，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大略又曰，「安特

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

則禮正經緯蹊徑也。」勸學前者以文學禮義二名對舉，後者以詩書禮義

二名對舉，明文學一名詞，與言詩書無異義。

(三)學者之義——韓非子曰，「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人主顧漸其法令，

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問辨是文學一名詞，轉成爲學

者之義。

(四)官吏之義——秦蒙恬嘗書獄典文學。史記本傳，索隱曰：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漢令

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史漢儒林傳，案藝謂詩禮樂易春秋六藝。郡國舉賢良文學，魏，晉

以下，咸置文學官吏。蓋由有是學者，而設其官，亦轉成語義也。

右述一二爲根本要義，三四爲轉成語也。胥臣曰，「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晉是

學以求文采也。由質而文，進化公例，始於言語，終於詩書。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左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襄二十五年傳然詩有之曰，「彼都人士，出言有章。」左

二十四年傳

故又有文章一名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篇鬼谷子曰：「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也。」篇揣情司馬遷曰：「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史記韓愈曰：「性本好文學，因困屢悲愁，無所告語，遂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上兵部李傳大抵謂曰文學者，兼指其人而言，而謂曰文章者，則專指文學作品而言也。然原始文章云者，兼賅口說韻語及散文，後世乃專指駢散文而言，又不可不辨也。

英文百科全書於文學 literature 之定義，又有三則。

(一) 用文字宣布智慮，用書本或印刷品以達意記事，又所爲文學作品或產物，此皆文學之事也。(The use of letters for promulgation of thought or knowledge; the communication of facts, ideas or emotions by means of books or other modes of publication; literary work or production: as the profession of literature.)

(二) 記錄智慮之文字，並內容不問有無限制之書本或印刷品，又普通或特

殊之情形之時代之國家之言語等文學作品，此乃所謂科學文學、藝術文學、職業文學，及希臘、羅馬、伊利索、白斯等文學也。(Recorded thought or knowledge; the aggregate of book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in either an unlimited or a limited sense; the collective body of literary productions in general or within a particular sphere, period, country, language, etc.: as the literature of a science, art, or profession; Greek, Roman, or Elizabethan literature.)

(二) 狹義言之，文學作品在表述上或形式上，有關於思想永久普遍之興趣，而含有特性特色者，即所謂詩歌、傳奇、歷史、傳記、論文，乃與科學作品及發揮智識之作品，適相反者也。(In a restricted sense, the class of writings in which expression and form, in connection with ideas of permanent and universal interest, are characteristic or essential features, as poetry, romance, history, biography, and essays,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scientific works, or those written expressly to impart knowledge.)

右三則，實與文獻之發達，有相因而至之勢，無論何國可通。蓋最初，止有韻散記載，紛紜錯出。繼而科學藝術，專著勃興。終而文化大開，羣籍鱗萃，不得不分別門類，於是以古來能特別感動人之作品，自成一區域。此近世純文學之所由名，而實經數千年之演進，始克臻此境者也。

日本澁江保希臘羅馬文學史言希臘文學，自然發達，韻文 (poetry) 完具而後有散文 (prose)，史詩 (epic) 工善而後有戲曲 (drama)。韻文先史詩，次情詩 (lyric) 又次戲曲。散文先歷史 (history)，次哲學 (philosophy)，又次演說 (oratory)。最近美國摩爾登 (Moulton) 著近世文學之研究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亦分六類。要之，此六類者，皆當以「美之藝術」為標準，其有美之藝術之價值者，文學也。不然，則今日不獨歷史，哲學，演說，二者咸各有獨立之領域，雖詩詞歌曲，然且非於美之藝術有價值，即亦不有文學之價值也。

又今世通談，以文學與科學相對立，表示心之活動力二大派，文學為情志之活動，科學為智識之活動。然屬於研究文學者，則仍科學之事也。文學之研究法有三，一

歷史法 (historical method) 一傳記法 (narrative method) 二批評法 (critical method)。歷史法者，以歷史之目光而研究之，傳記法乃特注重個人之遭際，然皆不能不出以批評之態度。况傳記本爲歷史所包，故文學史實可兼舉三法，而爲研究文學最重要之一法也。

要之，文學史者，就一國民，依秩序而論究其文學之發達者也。今標題曰中國文學史，其研究之對象，卽爲中國之文學作品，不待言也。大凡所謂藝術，以形式內容兩方面之調諧，爲最上乘。故中國文學之研究，亦於此兩者，不設輕重之別，一也。一切藝術之作品，因於時代共通之思潮，與個人獨特之癖性，結合而形成焉者，故於文學之內容，又恆不能不截然區別此兩者，二也。今也依據如上之根本二大原則，以爲研究，加之，記述務極簡易明瞭，故以公平之賞鑑 (appreciation) 精確之批判 (criticism)，而下合於論理之斷定，始終一貫成之，此本書之所自任也。

今既開宗明義，論究太古文學之發展，自當首知中國文學一般之特質爲何者，則源泉之清濁，可知下流。文學之源泉，在於民族，宜從吾民族而推言及之。

## 第二節 華夏民族

中國民族之由來問題，即來自何處，歐西學者之說，種種不明。或謂即居住巴比倫尼亞 (Babylonia) 最初土雷 (Turan) 人種之別系，然此未易明也。第據吾民族自稱華夏人種，余別有詳考 華夏疊韻連語，象人生墮地時之第一呼聲，最自然者也。而夏篆文作夔，與夔二字相似，夔為猿屬，夔即山鬼，必吾民族原始亦居山，故夏與夔變造字，表示形相似而特異也。山經穆傳之葱嶺春山，即今帕米爾諸大山，此實大地最初出海面之處，人類之高天原，而又東西人種之分水嶺也。夏之造字，既寓山居之意，自當從此諸大山中來，故或謂吾民族為崑崙人種者，較近事實也。迨吾民族東下，千年而後，猶不忘其故居，殷整甲作西音，秦穆公因之作秦音，而吳季札觀樂，至秦，謂之夏聲。又如陳公子少西字夏，鄭公孫夏字西，則西夏二字互義，愈足見吾民族之西來矣。

遁甲開山圖言天皇氏被跡於柱州崑崙山下，地皇氏興於熊耳龍門山，人皇氏起於刑馬山提地之國。太平御覽引 崑崙即今西藏之托古茲達坂，輿地家已成定論，則其



山下，當在今新疆于闐一帶之地也。熊耳山在今河南盧氏宜陽之間，龍門山在今陝西韓城縣，刑馬山提地之國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見水經此卽吾民族從西北最高山地，陸續東下發展之證跡也。惟天地命名取義，考諸造字，則天從一在大上，大象人形，一卽指人之顛頂，天顛頂，一語之轉，古今今俗猶言天靈蓋，是也。地施古今字，同從也聲，也象尻後拖尾形。吾民族西來，飾尾本是西方之風。山海經言西王母豹尾，說文云，「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是其驗也。要之，天地命名，俱推人形之名以名之也。三皇者，因所居地而名，居西北最高之頂者爲天皇，今猶有天山，則居東南最下之尾者爲地皇，莊子秋，水精注，以東海爲尾圓。而居其中間之腹部者爲人皇。人皇最後出，所以一貫三才者也。人皇卽遂皇，皮錫瑞證六卽遂人氏。遂亦作燧，以其發明火化而名之也。

伏羲之母曰華胥氏，卽赫胥，要皆華夏之異文也。上古風，姜，姬，三種姓而已。遂人伏羲，女媧，葛天，皆風姓系也。神農，姜姓系也。黃帝，姬姓系也。此吾民族之所以繁殖也。古人每言山谷之民好殺，又言西方肅殺之氣。山經淮南皆音西，方有刑殘之尸。吾華夏民族既從西方大山中來，正不知經幾何年代，而始克漸消其偏勝之戾氣也。必也在作易之後乎。

易則知變。變而至三，其一，伏羲周易，首乾，乾爲天。其二，神農連山，首艮，艮爲山。其三，黃帝歸藏，首坤，坤爲地。

周易囊括宇宙，旁通萬象。連山卽烈山，連烈一聲之轉，凡農耕必自燒山始，抑亦人與獸戰，故以火制勝也。歸藏者，蓋天下歸往之謂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與人戰，優勝劣敗，故黃帝四征不庭，未嘗寧居，當時柷鼓之曲十章，一曰雷震驚，二曰猛虎駭，

三曰鷲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鵬鷲爭，七曰壯士奮，八曰熊羆吼，九曰石

盪屋，十曰波盪壑。馮惟訥詩紀，馬融釋史引歸藏，案新晉唐書唐紹傳云，昔黃帝，則十曲之傳古矣。○雄壯絕倫，古今無匹，足以代表吾民族原始建國之精神

矣。然黃帝用伯高計，封天下礦山而神祠之，管子地員篇則固逆取而順守矣。下迨項譽，咸

蒙故業，及堯舜急於平洪水，救災黎，復開選賢舉能之局，而吾民族大定矣。

要之，吾中國者，猶是原始之民族，非征服異人種而有其地也。其歷史久長，保世

以滋大，其土物富有，恃農而自給，是以結果不得不保守多於進取，實際優於空想，保

守實際二者，自然而成中國人文之特徵，亦卽文學一般之特質，下至三代而益彰焉。

### 第三節 文字

法國考古家發見文字起原於圖畫，在舊石器時代之後期，去今至少當有二十五萬年，略合於吾國大素歷，言自開闢至獲麟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引路史而其所以發見之證物，與吾國載籍所言，亦有略同者。

(一) 最初之畫，皆刻於洞中石壁或石器上——吾國道書洞神第十四云，

「天皇內字，地皇內紀，人皇內文，皆二元八會，自然成文，鳥跡之始也。」引路史

又三皇經云，「天皇所授，玄玉爲簡，青玉爲文，地皇所授，黃玉爲簡，白玉爲

文。」引路史道書雖爲神話，而玉卽石之美者，與畫皆刻之石意同。又穆天子

傳名羣玉之山，曰「先王之策府」，則上古以玉爲書冊，西周猶存也。

(二) 古畫紋內皆填顏料——吾國道書每言天書，皆云赤文綠字。河圖玉版

云，「靈龜負書，丹甲青文。」與填色意同。今見殷契刻文，確卽填以朱色。

(三) 得有畫之石處，往往見熱火之具及燒痕——春秋命歷序云，「燧人伏

羲始名物蟲鳥獸。」魏博士淳于俊云，「伏羲因燧皇之圖以制卦。」是初文

實始於發明火化之燧皇。

由此觀之，則歐亞兩洲文字之起原，其事實不甚相遠。故吾民族之有文字，觀管子稱「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十有二焉」，十二家中之無懷氏，即在伏羲之前。莊子亦言「封禪七十二代，有形兆垠鄂，勒石凡千八百餘處」。續漢志祭祀志注引莊子然此當為吾民族東來後之刻石也。荀子曰：「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解蔽篇則壹之云者，猶之秦同書文而統一之也。

莊子又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驩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法法篇是止謂民結繩而用之與十二氏無與也。日本當我國晉武帝之太康六年，百濟王仁已齎論語千字文往教，而民間結繩如故。必待至唐代宗大曆六年，彼遣學生吉備，朝臣真備來學，始歸而作假名，成立官商通行文字。以此相例，則何為不可十二氏儘有文字，而其民猶尙結繩也哉。故必待至黃帝命史臣倉頡作書契，而後乃始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易繫辭傳淮南子秦族換言之，即文字普及百官萬民也。

至今吾民族猶沿用象形文字，與他國所用拼音文字爲對待。或謂前者乃原始之文字，最乏價值，後者根據聲音學之原理而構成之，最進步之文字也。然未易軒輊論也。自倉頡以來，篆隸變遷，非無幾分進步，而六書依然六書，不能根本推翻也。至象形文字之有大影響於文學者，亦得失互見，第一，限制語言之變化，尤最便利於形式主義擬古主義也。第二，因使用法之困難，而令文章簡潔也。

六書者，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也。茲不及詳論。後世字數，逐漸增加，康熙字典有四萬七千多字，更加以近代俗字，約有五萬字矣。此外有二字以上結合而成之熟語，則總括之，有數十萬用語矣。總之，中國文字及音韻之研究，有成一科學之價值，若適用言語學之原理而組織一新體系，庶其可乎。

#### 第四節 墳典及遺文

茲因文字而述及墳典遺文。遂人，伏義，神農爲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昭十說者謂三墳者，三皇之書，五典者，五帝之典。今猶存堯典一篇，則五典可無疑矣。然漢碑稱賁典，張納功德叙及王政碑即墳典，賁文古

字通，賁飾也。从貝，弁聲。意者三墳乃刻飾於貝類之甲者歟。鄭語曰：「平八索以成人。」蓋八卦陰陽之書也，索亦作素，古字通也。九丘云者，將無卽山海經曰：「陶唐之丘，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經內之九丘者乎。或曰：「丘里之言。」莊子則上古大九洲之志也。然而要俱不可考矣。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卽伏羲因遂人河圖而畫八卦矣。卦本作圭，蓋原始刻諸圭玉，後專爲卜筮之用，遂從卜作卦也。今所傳河圖，洛書，說者久謂其不古。然吾人當承認上古有先知文字，日用文字兩種，均造端於遂皇，而踵成於伏羲，黃帝兩朝。先知文字卽八卦文字，日用文字卽六書文字。吾國無預言死後之宗教，而實有先知未來之道術。「巢居知風，穴居知雨」而况人類爲萬物之靈長乎。尸子曰：「遂人上觀辰星，下察五木以爲火。」此吾民族發明火，卽發明天文學，符於世界諸古國，莫不最先發明天文學之通例。易也者，非他，天文學也。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掌之內史，而掌之外史者，殆猶外國視之，周人之內三代而外三皇五帝也。抑其書策之遞降，由簡入繁不同也。故孔子曰：「五帝用

記，三皇用度。大戴禮五帝德篇莊子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尙字通古多有

之。」天下篇荀子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

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榮辱篇又曰，「五

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

政，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非相篇又曰，「道過三

代，謂之蕩。」儒效篇，案列子乃魏晉間偽書，其揚朱篇曰，太古之事滅矣，三王之事，孰誌

無或顯，億不識一，此純為魏晉無歷史無生命之思想，今不取。由是言之，則殷因夏禮，周因殷禮，世官之守具在

也，三皇五帝世官既亡，故記僅存而已。以莊荀言世傳而益明也，三王有世傳之政，五

帝有世傳之人，三皇僅有世傳之書，換言之，則傳政有官守，傳人有師法，傳書則二者

皆無，僅有若漢氏之逸書，逸禮，藏諸故府而已。然而周衰，王府之史，有能讀是書而播

之者，故燧人，伏羲，神農之言，亦可得而聞也。管子語，見正論篇，孔子語，見莊

子至樂籍，不勝舉。卒至百家言黃帝，儒墨道三代，割若鴻溝不可合，而吾人亦不得不分太

古三代爲二而述之也。

司馬遷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也。」貨殖傳又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五本紀

班固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漢書司馬遷傳馬

班二子，生於漢室尊儒時代，故爲此言也，然未足據也。

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則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詩法

神問漢世嘗分文質二科，鄭玄此儒家所分之文質也。

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興治化之流，溥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精性此道家所分之文質也。

道家以唐虞以前爲質，唐虞三代爲文，與儒家以虞夏爲質，殷周爲文不同。然孔子又曰：「大哉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則儒家亦未嘗不認唐虞以前爲質也。唐虞三代爲文，大範圍之文質也。虞夏之質，殷周之文，小範圍之文質也。二者皆不可不審。



也。故漢人引神農黃帝之書，句式古質，是其驗也。

蓋嘗論之，上古語言不可知，無已，則以後世語言，比例而推知之。昔王褒僮約載

奴便了曰：「但要守家，不要為他人男子酤酒。」孔融晝眠，二子小者盜飲牀頭酒，大兒

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拜。」世說言是兩漢人語，已極似今人語。齊故西陽內

史劉寅妻范詣臺訴文，文選任昉奏亦絕肖今小說家之白話文。趙翼陔餘叢考，如齊

書，文帝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薛安都傳：「京師無百里地，若不能勝，當拍

手笑，殺北史字文化及謂許善心曰：「我好欲放你，乃敢如此不遜。」隋書太子勇曰：「阿

疑不與我一好婦女，語，更多不勝舉矣。」唐書夫漢京以來，二千餘年，中經累次外

族侵入，政教風俗，幾經更迭，而日常用語，猶未大變。然則農黃訖於周季，度不過五六

千年，韓非子顯學篇曰：「殷周七百餘歲，及夏二千餘歲，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其民風淳朴，常用語言，當更無

大變異。故漢人稱引其遺語，不殊周季百家之文，而可信者，此也。劉勰曰：「蓋上古

遺語，而戰代所記。」文心雕龍視司馬遷，班固之言為恕，然又何所據而云然哉。黃帝

銘，孔子觀之，即非戰代所記之證。更舉今存遺文，可為上古文學之代表者，金人銘及堯典也。黃帝書盡亡，惟金人

銘完存，均說可。其中文句，如曰「強梁者不得其死。」曰「莫能與之爭。」曰「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皆與老子同。又有文句大同小異，或異而實同者。誠哉黃帝爲道家先河，

而周末，漢初，並稱黃帝，老子書，當亦以此也。若夫孔子觀周太廟，見金人銘，願謂弟子

曰：「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說苑敬孔子尙文而述堯舜，故鄙視上古樸野之言。堯典一

篇，視金人銘，典雅勝之多矣。而視殷盤，周誥之文繁，猶古質也。是知堯典實介乎黃帝

書與殷盤，周誥中間之連鎖，而上古思想文辭兩方面，質文演進之程序，甚明也。

韻散文之發生問題，亦甚重要。伏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左

四年正義不過名詞之集合。或曰，八卦爲主語，消息爲說明語，殆未然也。故溯中國韻文之

始，必舉女媧氏占繇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御覽七十溯中國

散文之始，則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漢書

志是已。是仍符於世界諸國文學之發生，先韻文而後散文也。

又况無論東西各國，上古詩歌與音樂，有極親密之關係。音樂獨立者，遠在後世

之事也。故舜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猶明明詩歌音

樂合一，而中國詩之偏於意志，亦從此昭若發蒙也。嘗考葛天氏之樂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呂覽古樂篇載民卽生民，又有玄鳥，卽詩大雅生民，商頌玄鳥之嚆矢。而以生民玄鳥之詩例之，則八闋或爲神話而想化所構成之一篇大敘事詩，未可知也。惜乎中國之荷馬爾（Homeros），竟不幸而不可得見也。其次則禹之九歌，內包六府三事，當亦爲一大敘事詩，惜亦不可得見也。

或據書經所載虞廷唱和，舜第一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和之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次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謂其每句主部之名詞同，惟述部之一字異，以修辭學所謂漸層而轉換之，大類今世野蠻人歌謠之特質，必短而反覆云。然書經所引已爲散文化，必係撮錄而非完篇也。又如塗山，有娥，夏甲，焱氏頌，伊耆蜡辭，被衣歌，堯戒，卿雲歌，八伯歌，帝載歌，南風歌，擊壤歌，康衢謠等。大抵短長不一，摭拾零句而爲散文化，概難於置論。要之，觀後世詩經曹風「彼候人兮」之於塗山歌，衛風「燕燕於飛」之於有娥歌，亦與生民玄鳥，同有因襲

之跡，愈不能謂上古無詩也。

務成昭之教舜語，出務成子書。漢志列於小說家，則小說之祖也。然是實可括之於道家中也。

附記參考書，明馮惟訥古詩紀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網羅上古三代散佚詩文，研究要書也。

## 第二章 三代文學

### 第一節 總說

大古之事，以考古學之方法，而既述如前矣。今更進而論究三代文學之發展，則第一，吾民族之特徵，愈益增進而達於極度。其次，三代文獻亦經秦火燒殘而不完也。

歷史家之言曰，地理猶骨肉，歷史猶精神，亶其然乎。自唐虞三代世居黃河沿岸之地，境遇移人，不知不覺之間，所受天然之感化者至深。蓋黃河九曲之流，其長二千五百英里。流域全體面積七十萬方英里，其流水作用，漸成四世紀層水成岩之面積，土地非不豐饒，而風景極荒寒，洪大，離海口遠而多山，山亦爲岩山，水害孔多，其恐慌不堪言狀，與尼羅河之漲水，年流一次沃土，可省人施肥料者，迥不同也。於是吾民族之祖先，生於自然，死於自然，遇此不可抵抗之自然現象，感人力之微弱，求死後之安樂，而拜自然教之根本信念益深焉。夫固知有支配宇宙之大神靈在焉者，然務爲不

愛天然而畏之，與其親天，毋寧尊之，此所以與印度、希臘異也。其精神自是愈益拗戾而不順，難希望圓滿發達矣。譬如子女，育於極亂暴之父母掌中，而欲得優良之結果也難矣。

其精神拗戾之狀態何如，是於知情意三面，皆明留其痕跡也。蓋既屈服於機械之勞力而爭存，無精神生活之餘裕，然既已爲人矣，時亦偶有精神之動作，惟縱有思索之能力，而排斥不關現世之事物，故無純然之形而上學，一也。其次，有想象力矣，然恆走於奇怪之極端，缺乏美之要素而不易完成，二也。又次，有迷信矣，然無來世之觀念，故宗教亦不發達，三也。要之，皆可見其精神產物之不明確，而其中之缺美一端，尤於文學爲不適當也。

由是觀之，則將謂中國文學全無價值歟，然此固奇妙難言者。吾人對於中國文學史，至少有發見二條原理，其一，時間者進步之函數 (Function) 也。其二，文學者，有效於國民遊戲之衝動，能消憂暢思，蘇息其生命者也。總之，中國文學乃不得已而發生者，比於他二三有力之外國文學，出於積極，而中國則相反，出於消極者也。

抑更有進者，中國人文之中心，既如上述，敬天畏命之思想也。此不第於幽冥界爲然，於現實界亦相隨而有以促進之者，卽家長制度是也。中國上古國家，全由此制度而發展，有羣后中之優勢者，出而統治其他，爲保持威嚴之需要，幽冥界之天，與現實界之帝，兩者之間，設定一種關係焉。蓋帝爲一國之主權者，普通稱之曰天子，又有天吏天位天職諸名稱，是可想爲天子者，受天之允許而登位，被賦與一種特權者也。堯舜禪讓，湯武放伐，皆受天意而爲之，孟子嘗公言之矣。自此君臣之關係，轉而定父子夫婦之關係，三綱五倫，一概完成，而中國國民不得不以絕對服從，爲唯一之道德也。是固全出於意志之事也。

古人不諱矯託，易曰，「神道設教。」周書曰，「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訓度而淮南子道應訓篇，更述一詳鑿之事。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而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其冥冥。於是乃去其脅

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此周室陰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當採自太公書中。然則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至周而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雖曰求治，如愚弱其民已極，何哉。

大抵中國歷朝之興也，可一括之於「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史記貨殖傳二語。上古武

人爲於大君，必有爲之參謀者，故孫子用問篇曰：「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伊摯卽伊尹，呂牙卽太公，伊尹、太公皆道家也，則道家與兵家，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伊呂同道，至太公而益彰，漢書藝文志太公遺書之多，爲九流之冠。是太公作兵謀，與周公制禮樂，一武一文，適爲一代兩相抗衡二大思潮之初源也。申言之，則爲武王謀，苟利一姓者，太公也。而繁文滋禮，畢竟陷一國於文弱者，周公也。故太公書曰：「禮義，治國之粉澤也。」北堂書鈔引周書亦曰：「禮義，治國之粉澤，雖然，非所以富天下而強國。」北堂書鈔引粉澤者，粉飾太平，塗澤耳目，卽周禮之結果也。其後太公封齊而管



子傳其術，辛甲之裔辛有二子董，左傳二十二年，昭十五年傳。以周書之晉，朱右曾四書校釋序。於是乎有董史，而晉亦以霸。老子書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與太公周書之說合。均此一派思潮之流波也。後世知有周公，而不知有其他，非事實也。

東亞最古文獻，如夏小正，穆天子傳等皆與文學無甚關係，可置弗論。無已，則舉易，詩，三經而專論之，可乎。此三經者，儒教之聖典，在中國社會，通數千年有絕大之信仰，故中國人文之進步，可藉此以推測而知也。抑儒教之祖孔子本老子弟子，故此三經中，非絕對不含道家之分子者也。

三經非成於一人之手，嘗經孔子刪訂贊修而完成者。然其內容，由來至遠，確可信爲三代文學之代表也。首數易經，起源最古，以時代之關係而言，宜居先也。其次書經，最古者有堯舜時代之事蹟，夏史官之書也。又次詩經，商頌之外，皆周世製作也。抑以嚴格之意義而言，三經者非文學作品，亦未可知。然爲尋繹中國上古文化進步之轍跡，及表現上古之精神生活，求最良之典據，莫有逾於此三大古典也。更不得已，則於書經而附以山海經及周書乎。

易者，中國上古之哲學體系，以宇宙論爲中心，論斷現象變化之法則，認知天人關係，因以演繹社會之道德律，是知之事也。其次書，則類集三代君臣互相勸戒之言詞，凡敬天畏命之思想，與在家長制度下所發展之道德及愛情，俱一一明晰可見，要有宗教之臭味，是意之事也。又次詩，雖若淺近，乃出於下層社會自然之聲，是情之事也。夫知情意三分科，輒近心理學已爲陳腐，而吾人猶據以便宜立論，亦一趣事也。

## 第二節 易經

易經之首當論究者，其發達史也。前已言伏羲因遂人河圖而畫八卦，大概混元之氣中，含有宇宙間消長二大動力之存在，及其向天地人三者而働作也。爰以相對符號而表顯之，其用自別有在。更從他一方面而觀之，則如此思索，適啓哲學之萌芽，正卽二元論之端緒也。博士里熱(Hesse)謂其似希臘上古詩人希西亞若(Periodes)之觀念，然此二元論果出自神話者，亦甚有趣，惟中國乃出於天文學上之實驗，非西方神話之比也。易一名而函三義，曰變易，卽萬象變易也。曰不易，卽萬象變易，有恆常一定之序也。曰簡易，卽萬象變易，不外始中終三相之運移也。

自三易肇於上古，而夏用連山，殷用歸藏，周用周易。周易首乾，天道周流，無所不包也。伏羲祇具卦畫，文王乃繫以卦辭爻辭。荀子曰：「文武之道同伏羲。」成相司馬季主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二百八十四爻。」史記曰淮南子曰：「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要略班固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漢書藝文志要之，以孔子之言爲斷。孔子謂「易之興，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文王與紂之事。」下繫辭是也。云「武者，連言及之耳。或又謂爻辭，周公作者，不知周公受成王之賜，得有備物典策，故易春秋在魯。至箕子明夷，指諫帝乙不聽事。王享西山，則王謂殷王，文王欲紂用已。西鄰禴祭，乃泛指有德无德者而言。俱不見爻詞爲周公作之證也。其後孔子作十翼，上彖，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稱「子曰」者，猶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之比，古人著書之例也。

易既有如是之經歷，故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聖所合作也。要如前述，論定現象變化之法則而已。至關於宇宙本體之構想，全付闕如，豈以爲無需而置之耶。然哲學之思索，不完全矣。

然此事姑置勿論，第就易之辭章，而爲下文學之批判，則任務畢矣。易之卦辭爻辭，極簡單之文句，如神託，如天啓，只任衆人摸索，有容種種想像與聯想之餘地，不論何種意義可取。而夥多曖昧不明之處，因崇拜者之眼光，轉見爲神祕焉。然以文王之聖，有確乎不拔之道德主義，且富於經驗而考之，則易之文句，實最平凡，而爲最上之俚諺也。由來俚諺之特例，動輒以具體言詞，表顯抽象思想。凡易所引援具體之事物，皆北方之天然景象，始自山川風雷，及於龍馬隼狐等，大概幽玄而莊重，當以意逆之際，感有一種不可言說之趣味也。然是非讀者於含糊辭章之間，捉各自之反映乎。至易十翼之文，宜乎爲後世述作，所言之理窟堅確，文致亦謹嚴雄大，須如卦辭爻辭，從茫漠不明之間，發見趣味者甚少也。

易之艱深難解者，其根本在於以卦辭爻辭，而求合後世之理窟，終不免矛盾與。紀曉嵐嘗論易學之變遷曰：「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爲京，焦，入於禴，再變而爲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

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啓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爲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明來知德隱山中，讀易三十餘年，著書亦鮮可感服者。易之難明如此。清世張惠言，焦循，姚配中之徒，咸著書明易漢學，篤實有過前代矣。今存易古注最要者，李鼎祚集解，次王弼注，程顥傳。然初學研究之時，取上下經閱之，不甚能明，宜先讀繫辭以下，十分了悟易之根本原理而後，再研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蓋十翼者，本卽論上下經之起原，而爲之注釋者也。此誠讀易之要法也。

### 第三節 書經

至於書經之由來，中國上古有左史右史，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尙書，三代之間，大概儲存，至周室而柱下史職藏之。春秋時，孔子周遊披覽，欲供經世之用，從多數中，拔其爲人君必讀者，凡百篇而成書，卽書經是也。古亦單名之曰書，自當爲右史之筆，何者，觀其記事極簡明，而記言卽甚詳細也。然則左史所記者安在，今僅

存其名曰夏殷春秋者是也。惜已不傳，無從置論。

書經當秦始皇燒書時，曾一湮滅。漢孝文帝獎勵文教，聞故秦博士濟南伏生爲書經學者，欲召之，而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遣鼂錯往受之。先是，秦焚書，伏生藏書經於壁中，其後兵大起，流亡。及漢興，伏生求得之，已失三分之二以上，祇餘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因以漢世通行之隸書寫之，故謂之今文尙書。衛宏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衛說不足據，昔人已多有正之者。又劉歆謂秦誓後得，武帝時事。王充則謂宣帝時，河內女子得尙書一篇益之，而二十九篇始定。要皆訛傳，當別論之。

景帝末，魯恭王欲廣其宮，壞孔子宅，於壁中得科斗古文書甚衆，書經其一也。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與伏生所傳今文尙書二十九篇對照，得多十六篇，獻之朝廷，會有他故，不得立於學官。遂永藏中祕，經歷漢、魏，迨晉永嘉之亂，始亡佚無存，誠可惜也。

東晉元帝時，梅賾奏上孔安國傳古文尙書，內亡舜典一篇，分堯典之一慎徽五典以下以續之。齊明帝時，姚方興又別得古文尙書獻上之，梁武帝時爲博士，駁之，

遂不行。然其後竟以梅賾所上古文尙書，加入姚方興舜典本之一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又加入隋開皇中劉炫所偽造滂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而總完成一部古文尙書。唐太宗時，陸德明爲之作釋文，孔穎達作疏，成立學官教科書，考試進士時，從中出題目，於是古文尙書，行之千年，儒林咸誦習焉。

然古文尙書者，梅賾從何處得來，其間不但無真正傳承之歷史，且除與今文尙書符合者，其他諸篇文章，均甚易讀。然則出於梅賾偽作，無論何人，稍一思之，立卽明也。故至宋後而學者論之，接踵興焉。吳棫首先疑之，朱子亦致疑詞，元吳澄始有考證，至明梅賾著書攻之，已甚密緻，更迨清閻若璩以其該博深邃之學殖，慎重周匝之研究，撰古文尙書疏證一書，遂判決千有餘年之疑案，而全否定古文尙書之價值矣。又有謂古文尙書出於王肅偽造者，要之，文人無行，非大才不辦此偽古文之大文章。彼世界文學之最大疑獄，十八世紀末英國文壇，有卻太頓（Chatterton）偽造夏新（Ossion）詩集者，然尙非此之比也。

伏羲卦刻於圭玉，黃帝銘勒乎金人，尙書亦多鏤諸金石，墨子尙賢篇，兼愛篇，公孟篇，屢言書之竹帛，琢之盤盂，是也。故自羲軒遺文而還，首推書經堯典，成於夏史官之手，爲去今約四千年前之產物，一般論者，公認爲東亞最古文獻，而世界有數之古書也。自東晉古文尙書僞孔安國序，立典謨訓誥誓命六名，以爲書之六體，世以與詩之風雅頌賦比興六義並稱，然非也。雖今存真書經二十八篇之篇目，無名訓者，而實則百篇之書，其義皆訓也。大抵世界各國最古文獻之遺留者，無非教訓也。故尙書記言，亦無非君臣勸戒之辭，要以敬天畏命之念，與在家長制度下所發展親愛之情，而一貫之，即可推而知也。

堯舜時代之事，材料既少，無俟論述，茲專言夏殷周三代之事。三代之事，不獨民風，於書經所收諸篇之文致，亦最明晰表顯。如夏之甘誓，商之湯誓，周之牧誓三篇，卽其例也。是故文章者，畢竟時代思想之反映也。觀其周到細緻之措辭技工，而萬不能掩也。

孔子論三代民風，語在禮記中，雖賞讚其美之方面，而亦不憚公言其醜之部分。



蓋夏人溫利而蠢愚，殷人豪厲而不靜，周人雖富禮讓，而動輒流於狡猾。此亦開國君主之人格，爲其一代之模範，而大有影響者。不但極自然之事，直可云崇拜英雄之明白表示也。

夏之始祖禹，治水土，極勞苦，周行天下，冥想其人物，或非警敏者。但以秉性忠實，而成遂事業者歟。其風移於夏民，故有如前所言之狀也。殷之始祖湯，初討天子而奪其國，蓋日中只知有國家人民，頗與克林威爾 (Chamwell) 相似。其相伊尹輔之，亦抱負非常，以天民之先覺者自任，後因嗣君太甲惡行不悛，猶尙放之於桐。故湯與伊尹性格極相類似，真唱和之君臣也。其風移於殷民，豪厲極矣。雖非無弊，然以是維持國家，極爲適當。故殷幾度危亡，而卒有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時時挽救之。且殷之末路，實堪注目。紂雖暴惡之君，而天資英邁，觀史記自明。大概以志趣錯誤而爲惡，若正當行之，則真英偉之主歟。其種種暴行，恐爲後世所捏造，實無如是之甚。孔子嘗言之矣。然飲酒耽女色，怠於政治，蓋事實也。至最後敗於牧野，登鹿臺，着寶玉衣，自焚死，尤潔身可觀。不獨周夏不能見，四千年間之中國史上，亦少其例也。殷既滅亡，其遺民屢

叛圖恢復，周人之所謂「殷頑民」而實可欽之義徒也。亦見殷之人民，能始終一貫而活動也。至於周何如者，文王、武王果爲聖人乎，由今考之，殊甚陰險而富於智略，大非吾人之所取也。周公確爲多才多藝之人，大改變封建制度之組織，然規律太過，且屬表面，故國祚甚不振。僅經三四代，穆王之時，荒服不至，昭王南狩而不復。迨及平王東遷之後，苟延一線生命，忽與老人之死相似，極奄奄一息而亡矣。是故周人良爲利巧，而文弱無剛氣，事實甚明，且其風至今猶存也。

三代之民風，既其如彼，故於文致，亦自然殘留餘影。夏書以深厚質朴專長，而商書以氣制勝，有俊爽豪雋之生趣。至於周書規模宏大，思想優秀，格調整正，體裁完美，有過二代，然終以乏於氣魄，爲可惜也。若夫吾人理想之民風，願得乎殷周之中，從而理想之文致，亦願得乎商周兩書之中者也。既盡形式之美，又復氣魄充壯，神彩奕奕射人，此真絕大之文章也。

更附一言，古者天子答遠方諸侯，必用文雅之辭，大戴禮保傅篇抑且天子諸侯凡期於致遠者，莫不然也。鄭瑗曰，「尙書辭語聳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奧

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辭，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定王使單平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誅孔子辭，其文便佞屈如書體。禮記文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佞屈。凡古器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辭，及觀書秦誓文，便自與古。至漢齊王閱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尙用此體，他文卻不然。如今人作文辭，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樣，官府行移，又自是一樣，不容紊雜。予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語。并觀此說甚精，考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大戴禮此爾雅之嚆矢也，故文始唐虞也。大戴禮曰，「爾雅以觀於古，可以辨言矣。」小辯爾者依也，盧辯依者隱也。白虎通，案漢書藝文志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字亦作隱，呂覽重言篇，荆莊王玄而好隱，史記楚世家亦記五，舉進隱事。○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大抵依隱之術多端，而雅詰其最也。春秋元命苞曰，「子夏問孔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紀何？」蓋春秋但有云，「元年春王正月」之類，而書康誥乃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

以雅詁代常言也。揆之康詁又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宏。」證以民勞云，「我雖小子，而式宏大。」義同也。又云，「不汝瑕殄。」證以思齊云，「肆我疾不殄，烈假不瑕。」義同也。大詁云，「天棐忱辭。」證以蕩云，「天生蒸民，其命匪諶。」大明云，「天難忱斯。」義同也。是書之命詁，尤多循用雅詁也。雅詁者，代言也，如云始者，常言也，則以初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等字，擇一代之，務使煌煌文詁，典重喬皇，不失其代天告戒之權威也。故殷盤周詁，詰屈聱牙者，此也。且漢武帝時，猶明此義，史記儒林傳云，「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小吏淺聞，不能究宣。」樂書云，「今上卽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讀之，乃能通其意，多爾雅之文。」皆其證也。或曰，顧命云，「陳教則肄肄不違，重言肄肄者，病甚氣喘而語吃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劇氣蹇吃之詞，猶不翦落，何其類後世之語錄也。此說非也。司馬遷作周昌傳曰，「昌口吃，期期以爲不可。」則肄肄期期，正皆爾雅釋訓中之用語也。大抵雅詁，一出於故書雅記，二出於絕國方言，三出形容譬況，此爾雅一書所以有釋詁釋言釋訓三篇，而歲陽歲陰之闕逢困頓諸名，且爲古代西方之薩馬利亞(Samarita)語也。

故曰「物相雜曰文。」下易繫辭又曰「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釋名釋古人亦正如近世人之運用典故，及外國文矣。味者不察，因殷盤周誥難曉，而疑堯典易明，爲僞造，是豈知有質文隨世而變者哉。

僞古文尙書中有真書經二十八篇，卽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之韻命康王僅佚去秦誓一篇耳。通行孔穎達正義，蔡沈集傳，俱不如清朝考證學者之著作爲善，惠棟古文尙書考，尙簡，江聲尙書集注音疏，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王先謙尙書孔傳參正，均甚詳備。

山海經乃禹益所作，可爲禹貢之注疏，而頗有奇趣也。周書後世亦誤曰逸周書，曰汲冢周書，其內容所記，上自文武，下終景靈。劉向謂孔子刪書百篇之餘，近是。而李康運命論曰：「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辨詐之僞，成於七國。」謂是書實百家之權輿，尤有見之言也。要之，尙書文而周書質，文主飾美，質主紀實，故周書載周人種種傾商之陰謀而不諱焉。朱右曾周書校釋，劉師培周書補正俱精善。

#### 第四節 詩經

易書二經之煩累，既述竟矣，今更進論夫可視爲純然文學作品之詩經。詩經之商頌五篇，殷人作也，據鄭玄說，則其中那之詩，爲太甲祭湯時所作，尤最古也。此與見於商書者，可認爲有同一生趣焉。下至玄鳥，俱各一章而長二十二句，在古代所稀見也。商頌與商書相待，可以揣摩當時之歷史事實，其敘事之傾向，總有若干程度之頗明晰也。是故縱於本質內容，終難倫比，然於律語發展之徑路上，或與彼上古之大紂事詩，印度富夏察 (Uyara)，之摩訶婆羅多 (Mahabharata)，希臘荷馬爾 (Homeros)，之伊麗雅特 (Iliad) 等，略占同一之位置，未可知也。中國之詩至此，始有嚴密正確之意義。故胡應麟曰，「唐虞之詩，大音希聲，至商頌而百代詩法淵涵矣。」又曰，「至商頌玄鳥諸篇，閎深古奧，實兆典刑。」詩數外篇洵有見之言也。

除商頌而外，詩經之詩，殆盡周人作也。當時有采詩之官，職掌蒐集民間歌謠。然其所集者，非必照舊保存，特存其合於音樂者，餘皆棄之，或有多少加以刪改也。史記言孔子時，詩有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定爲三百五篇。此刪詩之說，紛如聚訟，度以周文物之盛，天下之大，當然三千篇，於事實爲近。孔子大加選擇，不但全篇刪去，或於篇刪

其章，於章刪其字，其證據頗分明，以大近專門，姑從省略。

詩有六義，卽風雅頌賦比興也。前三者詩之分科，後三者言詩之體制也。風謂風化風刺，主咏一人之事，其作者田夫野人也，最明晰表顯周代之民聲者也。雅述王政之興廢，因政有大小，而有大雅，小雅二種，主咏天下之事，其作者王室之公卿大夫也。最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所製之劇曲也。以上皆係順境之事，而平王東遷前後之風雅，專係逆境之事，故特有變風變雅之名焉。

比，賦，興三者，比乃全篇譬喻，卽借他物而表其義。賦不作此細工，但如原狀而表之。興蓋合併此兩者，初借他物以爲抒思之引誘，終則如狀以述事象也。此其分類，或非學問，亦未可知。然爲中國詩論家之規矩準繩，宜十分領會之也。

詩經中之詩最先者，已如前述，在殷太甲時。而最後者，則在周定王時。殷周二代，殆跨越千年。後周室愈衰，采詩之事廢，而詩亦絕矣。但殷周間，詩經以外，非無正確之詩，如箕子麥秀歌，伯夷採薇歌，皆見史記，餘多不可勝述。又若周穆王西征，與王母和歌，其譯詩與，亦一問題也。

易書二經，純然北方產物。詩經何如者？春秋時人名楚字南，或名南字楚者不鮮，由是言之，則詩之周南召南中，或有荆楚之詩也。蓋荆楚不但與北方言語土音異，其時又未赴開明，以夷狄目之。加之，昭王南狩之後，顯爲周王室之敵，故采詩之官，亦止錄其嚮化之歌詠，而全不及其本國事歟。然荆楚此後出大詩人屈原，能於北方之短歌以外，別創新體詩，自具優秀之韻律焉。

風雅頌三者之中，風始周召二南，至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諸風，普通曰十五國風，皆因地方印象與歷史影響而成。故知其國之歷史而讀之，不但易於了解，并覺有特別興趣也。而雅頌尤與周王室歷史上之事實，有不可離之關係。

詩經三百篇，大抵以四字爲一句，此當時普通之形式也。亦有雜以三言者，而其數甚少。至若成於年代較後者，四言以外，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之句，時時見之。從數理上而考之，字數少之句，排列之數少，往往能成句而不能縱橫變化，故自然之勢，必須句之字數增加也。此後至漢，取南北詩形之中，而五言成定式矣。至唐，則七言成定式矣。至於韻脚，尤須細費研究，茲概從略。



更進而詳審詩之內容，則三百篇之聚合，全然單醇之抒情詩也。曩嘗謂商頌有敘事之傾向，不過有傾向已耳，若真正之敘事詩，不妨謂中國文學中絕無有也。蓋嘗求其理因之何在，第一，中國人不知詩之真性質，第二，不能以歷史事實爲詩化也。

謂詩經之詩曰抒情詩者，此亦非真正之抒情詩，而全然教訓詩也。詩大序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誠如所言，則吾中國人以詩，應用於政治道德，春秋時之公卿大夫，奉爲交際之要具，而自是論詩家之意見，酷似冬烘先生之嚙語，故偶有機會，發生真正之抒情詩，則加以壞亂風俗一罪，而極力攻擊之，蓋本爲實際之人民，不明所謂美也。抑方今文明世界，猶或有蠢動之政府，往往出其殺風景之舉動，則無怪三千年前之中國，不爲無理矣。

北方之天然，以無詩材，故詩經之詩人，不讚賞天地之美者，當然之事也。然沙漠中亦有小樹林 (oasis)，於人間社會最美之惟一現象者，戀愛也。上古無數之中國人，不盡古怪之徒，且亦決無從未經經驗過戀愛者，其當有作戀愛詩，無疑矣。第爲道德之

法則，有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所限制，故咏出自由之熱情者，殆絕無之。嘗思孔子刪詩之標準，或亦在斯歟。故詩經中有女子被讒於男子，則守禮謝絕之，又有淪於破鏡之嘆者，則悔己之不足與而已。試以譬喻說明之，則炎炎乎戀愛之靈火，可到達於崇高瑰異之域者，動爲社會道德之唧筒 (pump) 所消滅，幸有殘餘，亦爲教化之洪爐所轉移矣。嗚呼，無情之結局乎，然此吾中國人之特色也，奈之何哉。

若夫三百篇中所發揮之美，其意志征服情之美乎。是亦非出自然而出於強制也。總之，中國之詩，乏於真情之流露，不妨謂其根本在是也。更試爲喻之，則此類之詩，正如花盆中所植枝曲若柳之梅樹也。然此梅樹一脈之幽香自在，故詩經之詩，亦仍乎其爲詩，而萬不可棄，惟有簡古素朴之風趣，斯其特色也。

欲研究詩經者，十三經注疏中之毛傳，鄭箋最要，宜合清代考證學者著書，如陳奐毛詩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後箋等書而觀之，朱子詩傳，殊難感服，而不可不一看。嚴粲詩緝頗有新創見。

## 第三章 周末文學（其一——北方文學）

### 第一節 總說

今論周末文學，首當注意者，此時之思想界，何故如其活動耶。

夫周之制度，其初固由周公制定而行施焉者。周公果聖人與，今不遑明也。總之，多才多藝，有明晰之頭腦，與豐富之經驗，一大政治家無疑也。封同姓諸侯於要地，以牽制異姓諸侯，他國封建之精神，亦非無其例。至若定服制，設井田，異常周密，未易一殫言，欲知其詳，有周禮、禮記、儀禮等書在。

然此一大問題也。大凡機械者，其組織之密緻則密緻矣，不能抵抗些許之障害者也。周公所定之制度，宏妙無疑，然以太細而過於複雜。試一言之，周官之中有媒氏者，政府至干涉人民之結婚焉。昔希臘柏拉圖（Plato）之理想國家，不意於周代得認其殘影，由此道也，在上有大手腕之人則可，若不然者，則機關之運轉，忽焉中止已。

耳。是以周室之帝權擴張而支配天下者，僅二三世之間，後有夷王暗弱，厲王暴虐，而宣王中興，亦不幸不克令終，至幽王遂爲犬戎所弑，其子平王東遷。爾後天下愈紛亂，強凌弱，大併小，戰亂無已時，風教墮地，至於不可收拾。

以春秋，戰國之騷亂，歸諸周制度之不完全者，殆極當之論也。而吾人更不忘其適切之根本最大原因何在，則人口增殖之結果，生計逐漸困難也。第從田制上之觀察，而判言之，立即明矣。因事入傍歧，姑置勿論。總之，上記社會變動之現象，一括之而立至於中央集權之破壞，及封建制度之瓦解，於是產出直接之結果，則爲地方分權，羣雄割據也。然則當時諸侯汲汲於自強策之實行，專注意於富國強兵問題，爲是一意徵求人材。既有需用，卽有供給。故天下之人物，際此喪亂之世，彬彬輩出，咸有攘袂而起之意氣矣。

然天下事，必有內外二因。諸侯聘士之風者，人材輩出之外原因也。而更考其內原因，則歸結於三代教育所造就者，發明新說之頭腦，益以諸侯去籍之事，全破壞從來因襲之習慣，一切去舊就新，從而活潑之生氣充滿也。譬之至今猶在蘊鬱之地心

勢力，忽乘地層脆弱之間隙，而轟然爆發，則燎天之勢上騰，而下降灰石於四方，復何可禦乎。

春秋，戰國合五百餘年，其間全爲競爭之社會，後世未有如是之激烈也。譬如兩軍接戰之時，初在數百邁當之距離，靜測角度，放大礮矣。後漸相近，不知不覺之間，浸成亂軍，而下「上刺」之號令，則爲最烈之格鬪苦戰矣。詳說之，則昔者國家間之競爭，今也成爲各個人間之競爭，昔者諸侯間之競爭，今也成爲各學派間之競爭矣。更一言以蔽之，則生存競爭之結果，腕力之鬪，延而爲智力之爭矣。於是乎必然之勢，爲思想繫縛之解除，爲言論自由之活動，立見新奇學說之流行矣。

既爲個人間之競爭，故周末文學，比於前代，自爲優越。何則，三代文學者，惟代表一般思想，決非有多種類也。今也因時勢之需要上，成爲民間多數人之文學，而五光十色，極盡所有變化矣。中國文學至此，而前途亦大有希望矣。

班固漢書藝文志以爲周末諸學派之興起，本諸周官之制度，「儒家出於司徒，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義和之官，法家出理官，名家出禮官，墨家出清廟之官，縱橫

家出行人之官，雜家出議官，農家出農稷之官。」誠哉！上古三代世官，積久遠之經驗，至周末而發洩精蘊。故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決非後世文人所為空談可比也。

申言之，則古之世官，皆有掌書之史，史者陳其數而不必知其義。「故記曰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郊特牲篇孔子曰：「春秋，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下篇荀

子曰：「學惡乎始終，其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勸學篇

按語：經讀禮，即博文約禮，即詩書禮樂。莊子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

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

時或稱而道之。」天下篇是故六藝百家之學者，皆從史得數而說其義者也。然周室史

臣，徧布列國，故因歷史上之關係，既有派別，復因地理上之關係，而更發生派別之派別焉。

史 別	地 別	周	魯	齊	晉	楚	宋	衛	鄭	吳	備註
		魏	韓	趙							

五帝									三代			
派	道	法	名	小	說	兵	陰陽	雜	縱橫	詩賦	墨	儒
									蘇秦			
								尸子			墨子	孔子 左丘明 孟子 子思
			尹文			司馬 穰苴	騶 奭			淳于 髡		晏嬰
		李悝				尉繚			張儀 范雎			
		韓非						呂不韋				
		慎到	公孫 龍						虞卿			荀子
										屈原 宋玉		
			惠施 兒說		宋鈞							
		公孫 鞅				吳起						子夏
		申不 害	鄒 析									
												子游
魏姑何不尉 人列國詳繚											記隨稱稱上 之意名子列	

記曰，「商者三代之遺聲也，商人識之，齊者五帝之遺聲也，齊人識之。」  
紀樂 豈惟音

樂爲然，儒墨道三代而百家言黃帝，史記五帝本紀卽文學亦有三代派，五帝派二大別也。至若周魯顯爲王政之宗，而墨翟間出於魯。齊晉同爲霸權之國，而縱橫專產於晉。史記張儀傳曰，皆三晉人也。更從他方面而觀之，則齊魯多棲遑之聖，宋楚多造微之哲，三晉多權變之士，要無不原本歷史，而又加以地方之色彩者也。

此諸派學術之萌芽，咸備於春秋之際，降而迨戰國之世，則其變已極，寧生祖述折衷之傾向，上述歷史地理關係之理因而外，個人之性癖，有偉大之勢力，及於思想上，明示時勢之逼迫也。孟荀二子之於孔子，莊子之於老子，俱祖述也。韓非其初學於儒門，然標榜申商法術，轉混入南方思想者，寧爲折衷也。春秋與戰國，全異其趣。故朱子呼春秋曰衰世，呼戰國曰亂世。誠哉，衰世者畏縮不前，往往有淚，亂世者心氣激昂，動輒發怒者也。然吾人觀察春秋，戰國，下至漢代，中國思想界之狀況，正如富家驟落，家族揮淚各別，僅餘少年主人，百計設法，欲以少許資本，恢復舊業，至市經營，贏虧不一，捨命奮鬪，而體弱權病，纏綿牀第之間，急祈求神佛靈祐，再還於健康之狀態也。總之，戰國者，中國歷史中之最盛時代，思想界之活動，正到達極頂之時代也。



且也三代文學，單爲北方之產物，然至周末，而荆楚新有南方文學興焉。此與從來之北方文學大異，比較富於理想分子，其影響及於後世者甚鉅也。就中，屈原、宋玉以優婉雅麗之詞筆，留不朽之作品，最堪注意之一大現象，而中國律語之發展上，當大筆特書者也。蓋自此以前，無專門之文人，僅憂國者或經世家之徒，有必要時，持筆直書，心氣激昂之極，無意識排列其類似文學之文字而已。至屈宋之時，乃有專以文學爲生之文人出，而大增高文學之勢力與價值於現實世界，此有真正意味之文學及文學者之濫觴也。

至於南北對峙，上古有娥二女始作北音，有娥在今山西蒲州。迨禹娶塗山女，始作南音，塗山在今安徽鳳陽府懷遠縣。更迨周末，孔子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莊子天運篇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寓音沛梁皆故宋地也。漢志沛郡莊子，蒙人也，蒙亦故宋地也。是宋以南，皆南方也，而老莊皆當屬於南方文學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左昭北九年傳曰：收南方，極請楚子，大城父，北方長

昭奚恤，墨子贊義精言墨子北之拜，亦皆可為證。是魯以北，皆北方也，而孔孟皆當屬於北方文學也。故北方文學與南方文學對立者，無可置疑也。或論者謂南北思潮之會流入秦，而成西方之文學，此殆不然也。所以分南方北方者，縱觀之也。試更橫觀之，則在此兩者之中間，為時尙較早，起於中國之東端，通過天下必衝地之三晉，而後以萬派飛流，總歸一壑而入於秦，非他，卽中部思潮之存在也。蓋管仲一派，原主關係國際經濟方面，至於文學尙為隔遠，然彼等或者為使其立論有力，往往超越現實世界，而煞費思索，從地理上之位置，自然傾向於南北兩方之中間也。此中部思潮中之人物最多，以根本既如上述，故茲所當論者極少也。

北方文學，南方文學，中部思潮三者，既如上述，茲依順序，試論周末文學之大體。北方文學孔孟荀，外有歷史家左邱明。南方文學老莊，列，外有賦家屈原，宋玉。代表中部文學思潮者為韓非，其後入秦而為西方文學者為李斯。

先秦時代之文學，其初尙從實用之意義，發生文學之萌芽，遇周末爭亂，而其趨向更明晰焉。南北兩文學之差異，卽實際之北人，以實際說明政治道德之應用，與稍

有理想之南人，以理想說明處世觀或人世觀之根柢，全皆出於實用，且表以散文也。其純粹之詩歌，轉出於副產物，雖以人性自然之傾向不可爭，而猶待諸後來發達之命運也。故中國文學與他有力之二三外國文學相異者，主在發展之程序，彼皆極自然，反是則爲不自然也。

## 第二節 孔子

北方思想之中興開山者，孔子也。後世之人，莫不嚮往之，然吾人不以孔子爲純然文學史上之人物也。但在中國文學之功勞不少，且對於後世之進步，大有關係，故不得不一言及之。

大凡一門之宗師人物，必根本有幾分偉大處，爲後世所崇拜者，加以種種文飾，至於毫無缺點，而造成之者也。孔子亦大概如此，若以慘礪乾燥之歷史考證，而攻擊之，則擴開意外之破綻，未可知也。然吾人亦何必傷億萬人崇拜之至情，而盡力於如是書齋之研究哉。實際孔子是否近於完全之人，要以人種之特質不可爭，後世多爲之辯護者，終見中國人之根性猶存也。抑且除去之，則孔子其人，或將消滅。果何謂也，

曰尙古主義之觀念也。孔子喋舌於堯舜者，殆專爲一種方便，以具體表彰自己理想之國家，態度當如是也。然不知不覺之間，流於尙古主義，使百世子孫，發生因循固陋不易移改之風，與人文進步之精神背馳，其及於文學上之影響者，擬古主義形式主義也。然則從文學上而言，孔子固無甚可崇拜也。

蓋孔子不甚知文學之真性質。試舉其例，孔子嘗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評關雎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褒其合之樂律，音調洋洋盈耳。又論樂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合而觀之，則可想孔子以所謂藝術之極致，在於美善之調和也。然此乃大謬之見也，美與善，全異其畛域，所謂藝術之作品者，不受道德上之批判者也。又不知詩之爲何物，以爲若小學校之唱歌，成教育上之一要素者，更不可也。曰：「興於詩。」曰：「不學詩，無以言。」曰：「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是寧謂之侮辱詩者殊甚。鎮座巴拿斯 (Parnassus) 山頭之謬斯 (Muses) 神，或將向東方而流淚乎，未可知也。加之，孔子於門人中，子貢舉淇奥詩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褒之曰可與言詩，子夏引碩人，則大

蒙垂青，目之曰「起予者」。南容三復白圭，且妻以兄女，作孔氏之婿。是奉詩爲學問上之一大證典，應用之道德上，發明新義而作得意狀者，始於孔子師弟之間也。其後中國之論詩家，恆持此意見，而全不知文學爲何物，於是以翫賞爲唯一目的之輕文學，進步頗遲者，豈無理哉。吾人雖知孔子之本領，固在彼不在此，然無忌諱而言之，則孔子刪詩，修書，贊易，筆削春秋，有至大功勞於文學上，同時對於後來悠久之進步，留遺幾多妨害，亦不能無疑問也。

孔子自爲記錄之書，首數易之十翼，已見前言。次則孝經，乃爲曾子陳孝道，一種設爲問答之體，或以爲曾子作者，非也。又次則三朝記七篇，孔子三見哀公所作，文辭恢宏，異於前二書，亦見孔子自有應機說教之本領也。今全見大戴禮中。他若孔子家語不傳，傳者王肅僞造，不足取。

記錄孔子之言行者，論語也。其書記孔子之言最多，自不待言，而門人之中，第一曾子，次則子貢，子夏，學而篇中，三載有子語，子張篇，大抵子張之言也，然則孔子之弟子及再弟子等所集。鄭玄曰，「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猶未盡也。論語始學而篇，終堯

曰篇，卽以代表由平民文學而進達理想國家 (republic) 之旨趣者，真儒教之一大聖典也。惟其所言，皆短文句，故文學上之結構，不留潤色之餘地。僅有其中之二三長文，例如曾點言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一章，稍近於文學之技工，甚有佳趣也。總之，論語之真義，非自己老於世故之後，則不明也。程伊川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言自有深淺之別也。然此終須稍有優絕之才力者所能，普通一般之人，仍是讀論語而不知論語，故程子又謂「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舊未讀時，是此等人，及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皇侃論語義疏，邢昺論語注疏，焦循論語補疏，宋翔鳳論語釋義，劉寶楠論語正義皆參考要書。

其餘記錄孔子言行者，先秦諸子書中，往往有之，清孫星衍有孔子集語一書備之，可補論語之不足。

禮記一書，在孔門師弟問答中，特以關於禮者爲主，兼記仁義，總集得失者也。班固曰：「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後學者乃下及秦漢之際也。原有記百三十一篇，合明堂

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劉向別錄闕喪服四制一篇，故止二百十四篇，其後僅存記百三十一篇。錢大昕曰：「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記百三十一之數」是也。惜今大戴禮記亦殘闕不完。禮記之文，作者不一，義理純駁交混，不免淺深異同，其中以檀弓，大學，中庸爲最有價值。

大學，中庸二書，後至宋代二程子，特從禮記中抽出，爲單行本，與論語，孟子合曰四書。朱子承之，作章句集注，價值忽高，爲儒家之入門教科書。便附一言者，朱子次第四書，定第一大學，次論孟，最後中庸，以中庸爲最高尙也。然學庸二書，本簿，與他二書不合配，製本時，不雅觀，遂成如今傳之順序，蓋始於明初，勅撰四書大全時也。世人全不知大學，中庸二書之真性質，故文學史上無甚關係。茲試一言之，則大學者，蓋記錄三代大學校所教倫理之精髓者也。當時之教育，以非常進取之精神而行之，畢竟涵養一種人格而已。而精神上之教育，特關於倫理者，與希臘人以七聖人之遺言爲基礎同，概取古先聖王之言而口授之，一定無成文之倫理教科書，隨處可備，終以治國

平天下，爲其極致者也。然其筆者不明，或謂自曾子傳於子思，子思筆之者，妄也。中庸子思作，乃大哲學之書，當在哲學史中論之，茲從省略。

孔門四科十哲，文學一科爲子游，子夏二哲，子夏北人沉潛，子游南人高明，蓋地理之影響使然也。子夏傳經源流甚明，而子游之傳者，幾於無聞焉。惟荀子曰：「世俗之溝猶沓儒，不知其所非，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非十二子篇據此，則子思，孟軻，實皆傳子游之學統者也。故中庸言天命性道，孟子七篇略同，亦皆顯與子游高明之性質相近也。是孟子之於子游，荀子之於子夏，皆有學統關係，而爲孔門最大二派者歟。

漢書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中庸特其中之一篇耳。孔叢子云：「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孔子家語後序云：「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二說俱不足據。其他孔子之弟子，及再弟子之著作，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今俱不傳。

### 第三節 孟子



北方思想之產物中，比於前舉論語其他，而遠有文學之價值，特占優勝者，孟子也。孟子之生地及生卒年月，頗有異說，然大要生於鄒，與齊宣王、梁惠王同時，遊說不聽，無可奈何，晚年著書也。欲知其詳，有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任兆麟孟子時事略，潘眉孟子遊歷考等書，俱可參考。

孟子欲承聖門之正統，自擬孔子之後繼人，每言羞比管仲，而罵公孫衍、張儀爲行妾婦之道，其抱負洵不凡也。蓋彼竭力發揮北方人種之特色，除既有不可動之確信，與社會國家究極之理想而外，又有宛如火燃之熱情，與敢爲蹈白刃而不避之氣象焉。或謂「孔子如麒麟，孟子如獅子」，此則戰國英偉之風尚，孟子明受時世之感化也。故彼議論從不讓人，常有擊破對談者之決心，而其究也，往往流於詭辨。如與告子論性數條，及齊爲燕敗，而自辨未嘗勸齊伐燕一事，皆是也。然孟子巧妙之雄辯，雖理窟稍有差誤，而終必達其目的。凡爲孟子所折服，而閉口喪其丈夫氣者，上述告子而外，有爲神農言者之許行，傳播兼愛薄葬之墨者，夷之，主張非戰論之宋鈞。惜乎南方思想之大哲莊子，正生於同時，何以兩人不知不見，竟無直接鬪爭議論之機會也。

孟子一書，主存其辨難攻擊之筆記也。孟子傳子思學統，前已言之，以修性爲主，故在北方學者中，有理想之傾向者也。至其人格何如，則非幽鬱冷靜之思索家，乃如前言雋拔峻烈之辯論家也。換言之，與其謂之哲學者，寧曰爲富於文學者之資格也。故空想滿而感情熾，分析不如綜合高，歸納不如演繹勝，推理之深究，不如感情之獨斷多，其所言者非出抽象，而寧爲具體者也。蓋彼爲時勢之必要上，與其出以煩累之理窟而曉喻人，毋寧力事卑近而巧弄之，速使人理解也。然其說明之方法入妙者，無他，巧用比喻也。今試取孟子書，開二三葉而卽見有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又開二三葉，則又見有曰「王知夫苗乎，七八月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如此刺刺言之不休，然再開二三葉，則又見有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要可見孟子潤色枯澹之倫理說，成爲多趣之大文學，其對於儒教之普及，不能不謂曰大有勳勞也。

司馬遷曰，「孟子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蓋七篇爲孟子自作，尙有四篇，卽外篇，非孟子作，而亦久佚矣。孟子窮詰人已甚，故後世甚有反感。最初荀子非十二子篇及性惡篇駁孟子之說，繼之者王充論衡刺孟篇復難之，林思愼不慊於孟子，自撰續孟子，以暢其意，馮休著刪孟子，司馬光作疑孟，其他李觀常語，鄭厚叔藝圃折衷，蘇軾論語說，皆嘗攻擊孟子，明太祖命儒臣刪其言之涉於詭激者，作孟子節文。然他方面幸有爲之辯護者，余允文著尊孟辨，及程朱二子列入四書中，故其後漸尊重於學者之間，莫有異論者矣。注釋有趙岐孟子注，郝敬孟子說解，焦循孟子正義，周廣業孟子四考等。批評文法者，有依託蘇老泉作之蘇批孟子，清趙大澣增補。

#### 第四節 荀子

以文學之興趣而言，則讀孟子之後，而觀荀子，正無異於啜甜蜜之後，而嚼蠟也。初孔子弟子子夏爲魏文侯師，教授西河，大張門戶，子夏文學，前已言之，乃古代之文獻學者，漢代訓詁之元祖也。其倫理說，偏傾於形式主義，重外而首崇禮。荀子旣傳其

學統，且生當戰國之最末時期，人心猖惡已極，故不勝憤慨，而主張性惡。從而盛唱導形式主義，奉禮爲規矩，畢竟不外以外部身體之動作，調攝內部心靈之發動矣耳。必不得已，用強硬手段，借高壓之勢力而行之，將亦所不辭。至是儒家之精神面目爲之一轉，不期而近接於法術家之根本主義矣。故韓非、李斯之出其門，無足怪者。

荀子傳見史記，閱歷之概略甚明。彼力守學者悠然之態度，不感染策士氣習，固不可多得。惜其人短於才，而復迂闊。然其情熾而好飾爲拗戾之理窟，故當代社會有敬而遠之者。中國笨鈍學者之起原，蓋卽荀卿其人歟。

彼旣爲社會所遠，自然之勢，爲著作家以洩不平，慮周藻密，黽勉從事。凡前此所述論語、孟子及其他，未始有意於著書，單爲問答筆記而已。然荀子異是，始勸學，終堯問，雖仿論語，而以充分之準備，及推敲而成書，其特徵卽修辭也。彼學博而富於文學，故甚若絢爛奪目，惜乎單於文句之外形見妙，旣乏氣魄，復無精神。其極也往往爲冗漫蕪雜，轉折無力，讀五六葉，輒欠伸欲起矣。時偶見痛罵，以吐氣，但如蟹噴沫，毫無勁氣。其文比孟子，下數等也。然彼在戰國之世，爲最後出，其文之所爲規律，頗易學步，

故及於後世之影響不少，忽成秦漢以後，偏尚雅麗一派之修辭矣。楊倞、荀子注、王先謙、荀子集解皆可參考。

### 第五節 左丘明

孔子以聖而萬能，故躬自據魯史官所記之材料，而筆削春秋焉。三代之間，右史筆記盡亡，是春秋者，中國正確歷史之元祖也。然春秋之名，不獨魯國有之，乃凡諸侯國史乘之名，抑且三代通有之名也。當別詳論，茲姑從略。春秋二字，後人說者不一，然實無深意味，但猶之曰年代記，或年表者耳。今存孔子筆削之春秋，全然年表體裁，而尊之爲經，蓋夫子之自誇也。史記曰：「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也。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乎。」此以道德爲標準，而去取事實，

加之置因果關係於漠視。由今觀之，則春秋雖歷史乎直年表之不良者耳，僅恃此書，決不足以明當時之社會趨勢也。孔子既以詩適用於教育，復以同一計劃，試用歷史爲道德書，均大誤解也。或評春秋之文曰謹嚴，誠哉運用道德之法律，與裁判官同，而判定是非善惡者，寧不有類於偏循一面之官令乎。至於寥寥短文句，更有何文學之價值。然有一幸事者，孔子春秋必非徒勞，則因之而使有力之歷史文學發生也。

敷衍孔子錄存不完全之年表，而明因果關係，要均作成所謂歷史者，有三人焉，卽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也。彼等之年代及產地，說者不一，然魯太史左丘明，卽見論語之左丘明，蓋學於孔子，事最明瞭。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則穀梁較先，而公羊最後，二家皆學於子夏，及學於子夏之弟子者歟。左氏傳，穀梁傳，公羊傳，皆注釋春秋，故對經而稱傳也。且傳春秋者尙不止此三人，漢書藝文志三傳之外，有鄒氏傳，夾氏傳，故韓退之曰：「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但鄒氏無師承，夾氏書不傳，今不可考。至宋代而有胡氏傳，更不足論矣。至若除左氏而外，公羊穀梁二傳往往

有引用戰國末年人語，則二傳之後，時有續益，而今本乃寫定於漢世者。

略舉前人之語，批判三傳之長短是非者，鄭玄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范武子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劉知幾曰：「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爲五短。」劉原父曰：「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崔伯直曰：「左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晁以道曰：「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胡文定曰：「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葉少蘊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朱子曰：「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以上據田學記互有一長一短，然吾人認定以左氏爲第一。

何則？公穀二子專主釋義，而以事實辨證之，反是，左氏專主事實，而亦暗試釋義。故前者議論之文，後者敘事之文也。公穀離經則爲無用，反是，左氏全然獨立，而爲春秋時代之歷史，甚多興味也，且文章之手腕，亦以左氏爲勝，其書與公穀二書異，全出

著者一人手筆，始終同趣也。要之，左氏不但有歷史價值，尤推其文學之價值，最爲卓絕。

然左傳終非吾人今日所謂純粹之歷史，仍依據孔子之主義，而書中隱垂道德之教訓，特比較不令人生厭耳。左丘明有如何之素養與學力，不能從經歷上而考之，惟既曰魯太史，則恰在適當之地位，而無愧也。三十卷左傳，最能明晰表顯春秋時代，欲知當時之風俗制度人情者，端賴此書，一展卷而見周人之殘影活動，彼巧於辭令而暗逞陰謀之人物，附隨糾紛錯雜種種事件，而陸續出現焉。抑吾人尤有感於左傳之妙者，其文致之內容一致也。寫春秋時代而非仍是春秋時代之文致，則不但映影不良，而亦必不能十分透澈。明乎此理，而可知左氏者，天成之史才也。至於左氏之爲此書，作後世史家之模範，有如十八史略之無聊乏味，亦與時代相應，而見文致之使用分明也。由此觀之，中國真不愧文字之國也。

左傳之中，有佳趣處甚多，不煩一一枚舉，比諸讀下等庸惡之小說，遠勝萬萬也。然有一當注意者，後人輒指左傳曰「浮誇富豔」，乃指其事實之近於太繁，而其文章



則爲春秋時代之標型，簡約而句短，略去繫結之用語，有不試添數字，則意義不通者。劉知幾曰：「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洵公評也。

左氏之作，外有國語者，對左氏傳名春秋內傳，而名之曰春秋外傳焉。何故？左氏同時作如此相似之二書，自來相承之說，以爲其作左傳而後，棄剩餘之材料爲可惜，故又別作一部云。然吾人殊不謂然，前已屢言三代之間，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兩兩相待矣。左丘明殆亦仍此意而作二書，故左傳全以記事爲主，反是而國語惟記言，其間非有歷史事實之連鎖也。朱子評國語曰：「萎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性理論文然是評國語之內容，非謂國語之文章惡劣也。前已言之，周代之人，有狡猾陰險之弊，其詞資亦似有道而矜重，左邱明全其史家之責任，適如原狀而記錄之，故自然之勢如此。至於描寫之精，固不能不曰大值讚賞者。是故歷史家而有不甚可樂者，雖自己以爲無佳趣之事，而亦不能不記也。要言之，則可曰「國語者，腐敗之書經，」洵足顯春秋之時代精神者也。

吾人由左傳而知春秋之歷史事實，由國語而得窺其時代精神，左邱明之功勞

大矣，譽之曰中國歷史之開祖，東洋之希羅多德（Herodotus），豈爲過哉。

前論北方文學者之遺書，皆儒家之聖典，非單純之文學作品也，故讀之亦自有法。竊嘗學讀書法於蘇東坡，東坡之意，謂無論何書，必數回讀之，例如始調查歷史，次制度，又次某，又次某，是也。吾人之心，不能八面俱動，欲免周章狼狽，自當以此法爲最善。故方讀諸書，初以爲儒門之聖典，卽道德教科書而讀之，更從其他種種方面而觀之，十分明了其內容，最後從修辭方面而觀之，以審文學上之技工，其庶可乎。

## 第四章 周末文學(其一——南方文學)

### 第一節 總說

論究南方文學，先就南方文化之發達史而有一言者，南方卽宋楚也。

宋商古字通，商不但五帝之遺聲而已也。荀子曰：「刑名從商。」正名故名家如惠施，宋鉞，兒說，皆宋人也。南方墨者俱誦墨經，卽墨家之別派在宋者也。故宋之文化，未可輕視也。宋對於周，固爲勝國之餘孽，況原始爲周移殷之頑民而居之，殷人豪厲之風，前已言之，則至周末而宋爲反周派之產地，亦自然之事也。加之，宋密邇北方，而楚人有理想之傾向者，相與歸之矣。然宋在南方之位置，實以出於歷史上之關係爲多，較諸楚在南方，畢竟以地理上之關係爲多者，稍有別焉。

荆楚之地，先爲非文明人種之苗人所居住，後歸漢人種占領。至周時，始現爲歷史上之舞臺焉。周初，封鬻熊於楚，原本楚產，爲文武周公之師，一代偉人無疑。故鬻氏

實荆楚文化之開祖也。漢書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今傳者，似非完書。

宋楚南方文化，非盡其獨創，實淵源於北方之文化者甚多。然大概言之，南人之於人種異，境遇異，不特不失其特質，後轉有使北人爲南方化之大勢力焉。

南人仍爲漢人種無疑，而與北人大異焉者，熟考之，則先北人而進入中國者歟，抑取別路，自南海方面而來者歟，學者之說尙不一定。北人與南人，一見而體格上之差異，便卽明瞭，色白，軀瘦，身低，眼細，鼻平者，南人之特徵也。故南人反於北人之剛勁健固，而爲柔和溫順也。孔子嘗對子路論南北人之差別，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形貌與氣質，有不可離之關係，南人北人之差別，大概略如此也。原來中國人至今日，尙不謀交通之便利，永住祖先之地，雖死他國，亦必歸骨埋葬，且重血統，不與他鄉人結婚，其血液極純潔，如上述之差，雖四千年後之今日，猶正有在也。

人種不同，則語言亦自然差別，古代有楚夏二音，後轉而爲漢吳二音，猶留餘影於日本。今日北京語卽官話，與廣東語之南音，全不同也。南音之特徵，比北方之音，助

辭多，大概平滑流暢也。

其次則圍繞於南人之天然，終非北人之所可夢想。南方空氣濕潤，而雲煙之變化最著，草木茂盛，土地亦肥沃也。觀書經禹貢之揚州，荊州諸條，則在古代富於天產物，常以之供給北人也明矣。且使南方一帶所謂江南之地，繁榮富饒者，全賴揚子江之福蔭也。此江長三千英里，自江口而上之一千七百英里間，大抵可溯行汽船，其流水之作用，構成沖積層之平原，廣大之面積，至今產出棉，絲，蘇，茶等，漸向外國輸出者也。要之，南方之天然，風光萬態，富於變化。試爲證明如上之論，引抄近人之句。其敘北地之物象曰：雁發寒雲，馬嘶古道，崇山峻嶺，陡開大場，曠野平林，煙火攢簇，樵斧耕鋤，隱約在目。其記南方之風物曰：蝦房蟹舍，採菱捕魚，小舟蕩漾，來往濃陰之下，柳隄花隴，盡在春光蕩盪之中，水鄉人家，桔槔聲起，牛背笛聲，兩兩歸來，此耕田鑿井餘風。

南人棲於如此之土地，生活容易，故不汲汲於衣食，而有可爲精神生活之餘裕焉。故彼等有理想之傾向，意志不強固，而富於感情，長於想像，不能不謂南方文學之勝於北方文學者，主起因於此也。要其特質，流動多致，富於變化，決不出於固定，或流

於單調。

## 第二節 老子

南方思想家之最有力者，老子也。其傳見史記，世莫不知。然有理想之傾向者，既否定歷史根據，而老子因後世誤託，崇爲道教之元祖，從而附加種種事實，造成爲一神仙。故史記傳中，亦用或蓋等疑辭，若僅見補綴之狀者。然考史記一百三十卷，其中傳人者，無慮數百，而記其生地，始其國而及其鄉縣里者，僅三處，其一漢高祖，司馬遷確爲其本朝也。次則孔子，萬古教學之祖也。又次老子，不但爲其爲道家之祖，兼示其非神靈不測之人，與其結末細述子孫之事相待，愈可斷定其無錯誤也。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聃果何義乎？許慎曰：「耳漫也。」老子一匹夫，不當有諡，又弟子諡而尊之，則更當以聖哲之美稱。然觀文選王褒洞簫賦有「幸得諡爲洞簫兮」一句，則諡非死後之追號，不過爲題名或綽名之義也。老子事周，爲守藏史，由今言之，卽帝室附屬圖書館之吏員也，是必涉獵當時人間不易得見之圖籍，而果也前已言之，黃帝銘，太公書之意趣，與老子同，其文句亦多同者。戰國時稱黃老道德之

術，史記孟荀傳漢代稱之曰黃帝老子書，亦單稱之曰黃帝書，證據甚多，不及詳述，豈以其

與黃帝書相似，而附會名之耶。今黃帝書盡亡，不復可考，要知老子承受歷史上之影響無疑也。不僅惟是，左氏記周大夫有原伯魯者，不悅學，閔騫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左昭十年傳此言恰當老子事周之時，老子唱「學不學」又曰「絕學無憂」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即其爲說之最有力者與。上無禮，下無學，此正北方文學者孟子之所憂也。當時齊，晉，秦，楚皆大，互開霸業，即以秦穆公用戎臣由余而言，由余之對穆公問，與老子語意全同，是又可知老子承受時勢上之感化無疑也。然老子雖因歷史上時勢上之關係，而其以南方人之感想，別成哲學體系，不能不謂曰一家斬新卓拔之見地也。故老子居周，與儒墨僻處東魯一隅者，結果迥殊。至於對孔子問禮，見禮記曾子問篇，蓋老子官守所在，故言之若不類也。

今雖若無此需要，然姑試述老子哲學體系。夫北方聖人之於易，專論定現象變化之法則，而老子反是，主對於宇宙之實在，加以研究，而構成宇宙本體論者也。蓋老子所謂道者，非相對而絕對者也，乃時間空間無限大靈體之抽象標號也。故是道者，

明明辨別二方面，其第一，爲萬種現象之基礎，有永劫不變之神靈存在，無形無質，終古不可感濁者也。道德經之上卷，到處論之。其第二，賦與人類及生物者，其存在之認識，可爲復歸主義之根柢者也。要之，道雖可區別天道人道，而爲其主者，當然天道也，又大多數習於單呼之曰道也。故萬種之現象，從此宇宙之本體而分出，然對此之研究，尙極粗略，雖偶有道及之，而實全不置重也。其所以然者，前言之復歸主義，換言之，則其人生觀之厭世主義所趨向歸着，以現世爲無意義之偶然假現故也。老子者，與易同出自中國固有之天地開闢說者歟，然以及於本體論之故，卽其高遠處也。

老子之哲學思想既高遠矣，然是唯比較北方之思想而言耳，若比較歐西哲學體系，則其發展之不自然不規律也，何可免哉。其學說，雖突入形而上學之範圍，有明晰之世界觀，然畢竟止於講究處世全生之方法，而其偏傾於實際，換言之，卽現世之傾向，一步不讓北方，其所差者，樂天與厭世之間而已。抑且爲其哲學究極目的之復歸主義，亦與印度民族，依於幽奧深邃之向內思索，而欲求解脫者，不可同日論也。婆羅門教及佛教，皆以依於唯心活動，而厭離塵世，或絕滅之，爲其極致。然老子乃結合



順適於大道之自然者也。故「涅槃寂靜」與「復歸」二者，雖於外形類似，而其實全不同也。要之，老子之學，其形式雖有不少之特色，然其精神猶純然立於漢人固有思想之基礎，莊列以下之爲後繼者，縱有幾分改善，終莫能打破此鐵圈也。

中國哲學發達上，老子之功績，在其消極之斷定，其思想之自由，確爲形成周末思想界之原動力。蓋彼以仁義爲出自大道之破綻而來者，否定其價值，欲從自然之傾向，而完成人性，以安送幸福之生涯，爲理想生活焉。又且憤慨當世之時勢已極，逸出因果之法則以外，而反對着想，以世上所謂道德爲不道德之原因，謂必廢棄所謂道德而後可，冀從形而上學之根據，抹殺善惡之差別焉。然則老子者與梭格拉第(Socrates)以前，行於雅典詭辯派之所說，稍有所冥契，而於維持社會之安寧，不能斷言結果無危險，其誤謬萬不能爲之曲宥也。蓋老子雖以現世爲假現，而不區分差別界與無差別界，欲以同一之道律之者，確足證明其思索之不澈底也。

老子之書曰道德經，即普通曰老子，與孟子、荀子，俱未經後人羈亂，保有極純粹之面目者也。然後世流傳之際，雖誤寫訛記，因有數種之異，而不致損作者之真意。又

雖不無一二處，脫落增入者，然與他諸子最普通，真質相混，僅一部分可信者，大異也。老子之文章，極簡潔，而動詞形容詞少，又助字亦少，極重要處，有押韻，多以對句作成之，然則單以文論，殆可曰格言之聚合也。其例雖易舉，恐涉繁絮，姑從闕略。試舉前人評語，最古者太史公曰：「微妙難識。」又曰：「老子深遠。」其次有宋李學性曰：「老子，孫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寶珍珠，間錯而不斷。」明李于鱗以之與論語孫子並稱云：「文字少而意義多。」然最詳密者，明太祖御製序也，曰：「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羣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容谷以秀奇峯，使昔有巍巒，倏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沈澄淵，鏡中之覩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况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處明鏡水月，形體雖如一，卻乃虛而不實，非著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己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

老子厭世之傾向，爲南方思潮之特徵，或以爲似印度思想，得無受其影響感化

之所爲乎。然秦火而後，古史闕亡，中國與印度之間，陸海交通之跡，甚難認定也。至於老子著書之後，去不知其所終，因造爲老子西入流沙之事，多荒唐無稽之談，爲資博聞，姑引抄之。後漢書襄楷傳「老子入夷狄，爲浮屠，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齊書顧歡傳「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乘日精，入國王夫人口中，後年而生，於是佛道興焉。」又釋道安二教論「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孔丘，光淨菩薩顏回，摩訶迦葉老子。」蓋此皆欲於釋道，或儒釋之間，設定一種關係，故妄爲此言也。

古來爲老子書作注者，稱有六十家，自韓非子之解老，喻老以下，若呂覽，淮南子，亦實老子之注脚也。然各自以意見，牽合其著書之旨趣，故採擇之甚不便也。老子注之最古者，漢河上公注，劉知幾已指駁其僞作，觀其詞義膚淺，當出王弼注之後，必非秦漢之作。次有嚴君平，亦僞作也。故今存最古者，僅魏王弼耳。四庫全書簡明日錄曰：「弼以老莊說易，論者互有異同，至於解老，則用其所長，故妙得微契。」不免褒之稍過，無已，則合此王注，與林希逸口義，及蘇轍等注，亦可稍見解老子者之趨勢乎。明大學

士沈一貫之老子通，極爲珍本，江南圖書館有此本。

自老子一唱無爲恬澹，同時歸之者，有文子，有關尹子，俱有著書。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班固注，「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稱周平王問，似依託。」唐書，魏李暹注十二卷，或曰「姓辛，名計然，文子者其字也，范蠡之師。」不足信也。文子之書，道原以下十二篇，全爲老子之注釋，其書之性質，盡於柳宗元論曰，「考其書，蓋駁書也，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文字又牙，相牴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蓋班固既言依託，已鮮歷史之價值，今更無論矣。關尹子卽勸老子著書之關尹喜也。漢書藝文志關尹子九篇，隋書，唐書已不見，其散佚久矣。南宋時，徐箴子禮得之，永嘉孫定家，定又誰傳之，不明也，宋明論者咸論斷其僞作，四庫全書提要曰，「黃庭堅詩已用關尹子語，其書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爲也。」是愈不足論矣。

### 第三節 列子

列子之事，不見於史記，故其閱歷，全不明也。高似孫曰，「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濛列缺者歟。」然尸子，呂氏春秋，戰國策，均見其名，則必非架空人物也。若見於莊子

書者，大概寓言也。或曰鄭人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辯之曰：「魯繆公之誤」未必然也。要之，列子年次，今不可考。

列子書，自來多疑之，有柳宗元、高似孫、宋景濂、姚際恆諸說，無煩一一引述。四庫全書提要曰：「凡稱子某子者，乃弟子之稱師，非所自稱。此書皆稱子列子，則決爲傳其學者所追記，非禦寇自著，其雜記列子後事，正如莊子記莊子死，管子稱吳王西施，商子稱秦孝公耳，不足爲怪。」然此說尙有未明，近人馬敘倫曰：「列子，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尸佼、韓非、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說苑、新序、新論之言，附益晚說而成之。」頗爲切當。觀張湛序中語，顯其傳統之跡，不難明矣。

夫既如是，故其文致亦不一律，有溫厚者，瑰麗者，而又有淺俗者，近易者。柳宗元曰：「其文辭頗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辨列子略中肯綮。洪邁、宋濂、王元美咸贊賞之，大概謂其記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然姚際恆曰：「莊子爲文，舒徐曼衍中，仍寓曲折奇變，不可方物，列子則明媚近人，氣脈降矣。又莊之敘事，回環鬱勃，不卽了了，故爲真古文，列之敘事，簡淨有法，是名家作耳。」此說尤有理。

列子注今存者，僅有張湛注，附殷敬順釋文，又有盧重元注。

自春秋之末，訖於戰國，老子之學說，大流行於南方，故其同道者頗多。漢書藝文志有老成子十八篇，長廬子九篇，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田子二十五篇，老萊子十六篇，黔婁子四篇，宮孫子二篇，鶡冠子一篇，若輩大抵齊楚隱士，惜其書多不傳，又稍有傳者，但斷片而已。故次老子而為南方有力之思索家者，莊子也。

#### 第四節 莊子

莊子傳，出史記，蒙人，名周，嘗為漆園吏，蒙，宋地，後隸魏版圖。朱子曰：「莊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朱子語錄此由未喻宋楚同為南方，而強以屬諸楚人也。

又韓退之曰：「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此說大概本史記儒林傳及莊子書，不難徵明。子夏為魏文侯師，居西河，子方宜得為其徒。然則莊子，宋產，密邇北方，當時嘗研究諸家之說，第從其個人之性癖，忽傾於南方思潮者歟。司馬遷稱其蘊蓄之深曰：「其學無所不

闕。」故莊子雖好爲誚詆罵詈之言，皆甚中肯綮者歟。

後世學者中，有以莊子爲非與儒家有敵意，而盛推獎之者，此其根本謬見，在於不認識事物之差別也。試舉其例，則明楊慎曰：「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之賤儒，子張之賤儒者也。」少室山房筆 焦竑莊子翼序曰：「夫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又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顧沓沓然沸不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老莊之言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歟。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卽寓於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彼老莊生其時，見夫爲孔孟之學者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有，於焉取其所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若夫仁義禮樂云云者，孔孟旣丁寧之矣。吾復贅而言之，則何爲乎，此蓋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乃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

爲有無，轉上下爲微妙，其詞異耳。以詞之異，而害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  
以病老莊乎。孔孟、老莊，閔學者之離其性也，而爲之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嘒嘒然  
異同之辨，非予之所知也。」然若是者，要爲附會之談，豈第不足取而已。苟以此論法，  
則論究之對象同一時，不關其方法與結果，概得云無相戾者矣。繩以學問上之立言，  
斷然不許。

老子思想雖已屬於出世間，然猶大多數論及社會之改善。至莊子而更進一步，  
論定人類究極之目的，其根本精神，想到死生變化之無常迅速，不外於以現實界爲  
全出無意識之一場幻夢，而講類似於禪家見獨心齋等，整身平氣之方法，以去煩惱，  
脫羈絆，應化而忘物，從而一是非，無差別，彷徨於無何有之鄉，逍遙於廣莫之野，欲以  
參透造化之祕奧焉。此誠中國上古哲學之一大進境也。太史公稱之曰：「善屬書離  
事，指事類情，洗洋自恣以適己，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洵適評也。

莊子書，本有五十三篇，十餘萬言，今存者三十三篇。郭象作注時，所刪定者，其中，  
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內篇斷無可疑者，篇名皆二字，具有深義，且整然



有論理上之聯絡也。然外雜二篇中，非無有可疑者。蘇東坡曰：「盜跖、漁父，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因欲去此四篇，合寓言之終於列禦寇篇。羅勉「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欲定爲二十六篇。鄭瑗曰：「古史謂莊子，讓王，盜跖，說劍諸篇，皆後人攬入者。今考其文字體製，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類先秦文，亦不類西漢人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卽有之，則有不可曉者。嘗觀其前，如馬蹄、肱篋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遙遊，大宗師諸篇，殊不相侔。竊意但其內七篇，是莊氏本書，其外雜等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以附之，然無可質據，未敢以爲然也。大抵莊列書，非一手所爲，而列子尤雜。」非觀然漁父一篇中，名言頗多，就中論真一段，頗見成就，非凡手所能爲者，雖力弱，元氣不振，比之盜跖，說劍篇，則遠勝也。上述四篇，郭象不下一字注脚，又時有注，似非象言，蓋象亦存疑者歟。

所謂中國文學中，可推爲天才之作品，最後雋者，莊子之書，與李白之詩乎。天下之書，汗牛充棟而未已，然其中有終身不見之而無恨者，但此兩書萬不可不讀。何則，有所不見於尋常之書故也。夫莊子之高也若是，故讀之亦甚不易。後世拘泥於儒家

說之輕才小豎，每以爲一種詭道，隱遁曲士之所修，而天下無用之骨董也。此由不善讀其書所生之謬見，固不足齒數也。然試觀若輩對於其文字之巧妙，而猶不惜盛呈贊辭，則莊子亦誠偉矣哉。

莊子之於思想辭藻兩者，俱極豐富，蓋彼有化哲理之談理，而爲具體事實之傾向也。至其選材亦極自由，不論何事，一經其筆，則發揮一種妙致，雖土砂而爲黃金，檻樓而爲錦繡矣。更有進者，莊子與孟子俱染受戰國之風，而英邁豪雋之氣，自有不可當者，故發露其激越之感情，不少顧惜，豎說橫論，而痛言快語，毫不藏鋒銜，兩者全類似，但似以人種之差異，與南方之天然，使莊子更比孟子成就文學之價值。故莊子自極端而馳於極端，一說大，則曰：「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一說小，則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蠋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旬有五日而反。」然觀其慣用之修

辭手段，最得意者，擬人法也。舉其一例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相與過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是也。至其極形容之妙者，見諸描風敘睡諸條，最明晰也。要之，莊子之筆，殆具萬能，所向無不如意，而滑稽諧謔自恣者，其間有無限之熱淚，最善動人者也。嘗思少年之士，學文者讀之，自然有所契合於其志操，而快適不自禁，且所得頗多也。就莊子之文，猶多可言者，但一時之間，必不能盡之，故舉前人之總評二三，姑告終乎。莊子卷末之天下篇，蓋成於其徒之筆，論莊子前後學術界之趨勢，兼斷定莊子之地位，大可參考也。其中有評莊子之文一條，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見之也。以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往來，不敖倪於萬物，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偉，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次有郭象作莊子注序曰：「故觀其書，自以爲己當經崑崙，涉太虛而遊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夢之人，躁進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

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暇，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蔡毅中曰：「其言雖無會而獨應，若超無有而獨存，其狂怪變幻，能使骨驚神悚，不稱文章大觀哉。」又譬之水曰：「洪濤層起，而恣態橫生，如蜃市宵燈，不可方物。」胡應麟曰：「夫莊周文章絕奇，而理致玄眇。讀之未有不手舞足蹈，心曠神怡者。故古今才士，亡弗沈冥其說。第以爲空青水碧，物外奇觀，可矣。必爲說文之，是以火濟火也。」少室山房筆總括之，則莊子之文筆，古今不見其儔匹，洵能極變中之變者也。

尙有當注意者，後世南方思潮，與山東方士之說，爲特種融化之結合，遂令道教確立，誇張其神仙尸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葆形之術者，主起因於莊子文章之奇幻，如莊子稱藐姑射神人，原以具體形容聖人爲本旨，乃庸俗之徒誤解之，遂成長生不死之仙人，是也。

莊子注之古者，晉向秀，次郭象，竹林七賢論云：「向秀爲莊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哲元德，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郭象乃剽竊向秀者，然後之學者論其必不

然，爲郭象雪千古之冤焉。郭象注，古來頗有名，焦竑曰：「今觀子玄之書，旨味淵玄，花爛映發，自可與莊書並轡而馳，非獨注書之冠也。」筆乘氏或又曰：「郭象注莊子，高於莊子一等。」要未必然也。普通讀莊子者，據此郭注，與林希逸口義，林西仲莊子因，然陸樹芝莊子雪，寧較善歟。要俱不及王先謙集解，郭慶藩集釋也。

### 第五節 屈原

與莊子相待，而使南方文學大重者，屈原也。屈原者，與周末文學發達相伴，而開中國律語之新生面，有偉大之功績者也。屈原傳見史記，世所知也。故想彼之人格，至極純潔，終不能生於汙濁之世，緣是投汨羅而死，可謂之中國厭世詩人之元祖也。

屈原之作，離騷爲首，及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一貫之以忠君愛國之情，極明晰顯著也。屈原者楚同姓，其君懷王，爲張儀所欺而失地，後囚於秦而客死，故屈原之哀怨，比於尋常忠君者之心情，更進一步焉。

試述離騷之內容，則始於作者自身之出生閱歷，繼以遇放逐而往禱於古聖王虞舜之遺墳，徜徉於浮世外之靈境，月明風清，魂飛欲近帝座矣。俄而幻境忽破，再回

歸人間界，亦厭而不能耐，故訪神巫，承其教，駕龍車，彩雲美虹圍繞之，朝斷銀河之津，夕近西極而到黃河之源。直從此路，回睨故鄉，然而絕無所見也。足徵屈原厭離此現世，翹望理想界，其性情至極忠孝，故終以不能達其目的，而懷疑煩惱之烈燄，燒滅其身，不得不自盡矣。

其他諸篇，仍有同一之內容，而潤色以南方之天然及神話焉。王逸論之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明。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彩，哀其不遇而憫其志焉。」洵至言也。

以如此感懷，與如此材料，而屈原以南方特有詩形之辭賦一體，而表顯之，班固曰，「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或之云者，疑之也，考上古卿雲歌，桀臣歸薄歌等，則南方之賦，與北方之詩，形式上之關係，非無可尋，然其發達之徑途各別，乃主因語音之異而起者。觀論語，莊子之楚狂鳳兮吟，其南方辭賦之原始體製歟。前已言之，荀卿遊楚，學其地之音而作賦，考其時，尙較早於屈原，然其所作，無詩之價值，不足取也。要之，屈

原者，改善南方之詩形，且大成焉者也。宋景文曰：「離騷爲辭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諒哉斯言。

若就屈原之作，論其修辭之技工，則可言者甚多，然茲姑告終，試引抄其總評。淮南王安之言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雅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譽，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大。舉類邈，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脫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總之，屈原之作，材料豐富，思想極自由，中國之詩至此，而始有真正之意義，其價值終非詩經之所可及也。

屈原之弟子，有宋玉，景差，唐勒等。景差賦早散佚，餘二人，漢書藝文志有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

宋玉楚人，仕爲大夫。無單行之集，其賦見楚辭，文選中也。其見於楚辭者，九辨與招魂也。九辨者，悼其師屈原忠而見放之作，其辭藉悲愁起興，幽傷憔悴，淒涼欲絕也。

招魂亦同義，屈子愁恨，散漫山澤，魂魄放佚，厥命亦將落，故欲招其魂，以延年壽也。此外僅見於文選者，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其他笛賦，釣賦，亦相傳其所作也。又有小品文，對楚王問一篇，要之，宋玉之作，似無甚散佚。然司馬遷曰：「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故宋玉者，寧近於幫閒之文士也。屈原之詠美人者，借以譬君，而宋玉以下，竟直接詠美人矣。彼等於熱情及想像力，雖不及屈原，然超離有道德意義之諷諭，而煥發其辭藻，爲使辭賦盛行於後世有力之原因，則或者亦未始不可謂之進步歟。

漢劉向以屈原之作，及後世追慕者之辭，卽宋玉九辨，招魂與作者不明之大招，惜誓，淮南小山之招隱，東方朔之七諫，嚴忌之哀時命，王褒之九懷，合爲十五卷，名之曰楚辭，其後自追念屈原，作九嘆，加之爲十六卷。迨後王逸以與屈原同鄉同國之因緣，作頌一篇，曰九思，又作楚辭章句，合爲十七卷，此楚辭傳世之經歷也。

爲楚辭作注者，七十二家，有淮南王，班固，賈逵等作離騷章句，隋唐之間，稍有流傳者，後竟盡佚，今僅存前言之王逸注，而爲最古之注矣。宋時洪興祖作補注，朱子折



中之，作集注。何喬新序曰，「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容與溪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所能及。間嘗讀屈子之辭，至於所謂往者余尙及，來者吾不聞，而深悲之，迺取王氏、晁氏之書，刪定以爲此書。又爲之注釋，辨其賦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繇是作者之心事，昭然於天下後世矣。」但朱注殊難感服，林西仲楚辭燈更不如矣，無已，則併觀古今諸家注，大抵意義可明歟。

## 第五章 周末文學（其三）——中部思潮

### 第一節 管子

前此所述南北兩思潮，皆激於時勢之紛擾騷亂而起，後雖切合於實際社會，要欲以道德改良社會，縱極重要，而危急之際，殊難奏效也。先是以犀利之眼光，觀察國家經濟方面，展堂堂政治上之經綸，而成功昭垂史冊者，管仲其人也。

周興之際，輔佐武王，成大功者，莫逾於太公望，周公旦二人。此二人之不同者多端，太公望通兵法，用權謀，反是，周公旦是否表面不可知，而要以道德爲政治之標準，且制禮焉者也。齊爲太公之後，魯爲周公之後，其國風民俗，亦仍非常之差也。據史記，則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文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民多歸齊。

案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之禮，而從其俗之爲也。」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周公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魯世此膾炙人口之史譚，親親上恩，爲魯施政之主義，尊賢上功，爲齊立法之精神，較然明也。因有此歷史之感化，故魯學者振張道德說，於齊則功利說興焉。然更有一不可忘者，齊爲東方魚鹽之國，自然養成經濟思想也。是齊出管仲，決不足怪者也。

時勢之逼迫，使管仲出其說而不能不實行，蓋當時世愈降，而國家之組織，不能不改造也。於是一國之中，昔以道德主義構成之，國家之公，與個人之私，二者之間，無甚嚴重之區劃。然人口增殖，與生計困難，之二因者，既使道德主義之政治，漸次無效，而從來之實狀，則君主之威信甚不振，終不能維持主權者之勢力。故必不能不試行相當之革新矣。又轉從他國之關係上而言，則中央集權之瓦解，成羣雄割據之時局，大兼小，強吞弱，自以富國強兵，爲首當講求之要件也。故管仲出自齊，佐桓公，始行霸者政治焉。

霸者政治，如或人言，爲王者政治與法治政治之過渡，換言之，卽道德主義政治與法治主義政治之連鎖也。要之，不過彌縫一時者耳。桓公及管仲有統一天下而爲帝王之思，亦未可知，其時諸侯之數尙多，且於表面尊周室之風猶存，終見及身之世，不能達其目的，故恃自國之富強，以尊王室爲名，命令一時諸侯也。其心或思子孫代代如此，某時行將一統乎。然此好夢終不成者，後嗣不得其人，僅一時振勢而止也。其後乃謂如是之糾合諸侯者曰霸。或論霸者之起原，遠在夏殷之間者，然此古事，今殊不明，且亦無須探究也。

管仲傳，甚簡單，見於史記。若欲知其詳，則併左傳、國語而觀之，可也。管仲之理想及主義何如者，可云其精神在於保個人之幸福，與國家之健全。故以禮義廉恥爲國之四維，國民皆社會之一員，而不能不盡其分也。特僅若此，猶仍儒教之事，而管仲之所與儒教全異者，不敢以強制命令道德之實效，意謂主權者欲國民道德之易行，須先爲相當之準備，此經濟上之見解也。管仲蓋考想人之構成社會，實行道德，而能保相互之安寧與秩序者，限於生活狀態之或程度以內，一超過其度，則道德等等，俱非

要者，制裁亦全無效，祇有出其本來之獸性，以互相吞噬已耳。故欲國家健全，令人民守道德，不可不先令其有或程度以上之富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抑此不特管仲之根本原則，亦千古不磨之格言也。管仲從是而演繹之，及於政治經濟諸論，其所說，誠極穩當，謬誤亦較少，所以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也。史記總括管仲事業，如下：曰「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桓公實北伐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管晏傳至若管仲之人物，論語見孔子之言數條，第一「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其次「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又次「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次「子貢曰：『管仲非仁者歟？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

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雖毀譽參半，而對於其功，則確甚稱贊也。然「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是未免貶之已甚也。蓋嘗思之，韓非乃真不愧汲管仲之餘流，至崇奉之曰聖人焉。他姑弗論，要知管仲否定道德之絕對價值，與強制命令，爲中國政治法律經濟等諸種實地學問之開山，大發揮其新思想，文學上亦暗中受惠不少，良足多也。

管仲所論者，應於時勢之需要，其說決無可批難者。語稍近煩，故茲結論，引抄趙用賢之言曰：「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勃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

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策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考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園法之舊章也。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直師周公之意，不襲其故，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平。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總之，管仲之變通主義，洵爲人文進步之根本最大動力，無疑也。又欲知管子之改革法制者，觀國語中之齊語，亦足明矣，若觀其自著之管子，則更極詳密焉。

然管子書果管仲自著乎，是亦大有議論，其書二十四卷，凡八十六篇。本漢成哀

間，劉向校錄。先是，管子之言見稱於世，漢初經世家賈誼，晁錯皆引據之，司馬遷且曰：「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是其書大抵完備。然武帝表章六經之後，與申韓等法術家之書，俱被黜，不甚流行。漢書藝文志列之道家，隋書、唐書載之法家之首，唐世已有殘闕，至宋失十篇，至明愈甚，今傳者明萬歷中，卽前言之趙用賢刊行。然則管子流傳，較幸於其他諸子，但既經點竄刪補，亦非劉向校錄之舊矣。

管子書非成於一人之手，亦非一時所成，前人之所同認。試舉其二三證言，葉適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黃震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諸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嚴可均曰：「近人編書目者，謂管子書多言管子後事，蓋後人附益者，余不謂然。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著。」然仍以後人附益之說爲較當也。管子中有仲對桓公遺言，又有桓公沒後，豎刁、易牙、開方作亂記事。至若曰「毛嬙、西施天下美人」，曰「吳王好劍」，俱在春秋末，顯然管仲後事也。故其內容純駁不一，然觀後人所附益之部分，則全書之價值，可推



而知也。蘇老泉曰，「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須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數子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漫不足信也。」論管仲是說甚非允當。由此言之，則莊子亦不足信，何者，篇末有書莊子死事故也。

管子書八十六篇，古人嘗分而爲八，謂其中經言九篇，全出管仲手筆，特如牧民篇，司馬遷亦引抄爲仲之說。又韓非所引者，往往與經言中之文符合。而其文簡奧，與戰國時代之作異，故可信也。然亦有不能首肯者，何則，文中有種種異思想之混合，有似儒家言者，有似墨家言者，有似道家言者，有似法家言者，且縱以是爲管仲獨得之思想，每篇之文致稍異，對於否定前說，極有力也，故管子書者，假定其或部分出管仲手筆，餘則成於先秦時代，汲其餘流者，數輩所爲歟。

然經言非全部管仲之筆，要之，春秋之文無疑也。有簡古者，有逸宕者，有質正者，而一貫之以寬厚之愛，無殺伐之風也。楊忱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若就此諸篇而評論之，則甚切中也。

管子注者，唐房玄齡注，殊淺陋，清洪頤煊管子義證，戴望管子校正，日本安井衡

管子箋釋皆可參考。

管子之思想，於當時爲必須者，其根本卽變通主義也。然管子不敢全破除舊慣，實止改善周官之制度也。故若置重於改善一端，而發明新法，則卽所謂法術家也。若猶置重於保存幾分舊時之禮文，則與儒家亦有關係也。故管仲之功利說，後分爲數派。

此數派，亦因地理之分布，而略成最明晰之三大派。第一，管仲之功利說，揉合於北方思潮，卽儒教政治論，孟子其明著者也。彼雖貶抑管仲之人物，然以時勢之窮迫，與遊齊而淹留其地之結果，遂不識不知而爲此論者歟。惜其影響之痕跡，不甚明瞭，故前人亦莫有及之也。抑荀子之傾於法治主義，亦仍不能越此也。第二，純粹紹述管仲之遺志而進步者，換言之，則土著之中部思潮，漸次擴大，以富國強兵爲主要，所謂法家也。屬於此系統者，魏李悝，秦商鞅也。由地理之位置，又通過中國之中部，而進至西方者也。第三，與南方思潮爲融化之結合，使君爲無爲，令臣爲功利，所謂術家也。屬於此系統者，鄭鄧析，齊慎到，韓申不害也。

以上諸人，皆有著述，自文學而言，價值無多，故中止其詳論焉。

## 第二節 韓非子

北方思潮，中部思潮，南方思潮，三者並流。前二者後二者各有合一之傾向，早已見之，而至戰國末，上述三者，竟有統合爲一之意味，卽茲所述之韓非子也。

韓非傳，見史記，世咸知其爲韓之庶公子，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不及也。韓非出戰國之末，日見自國之削弱，不勝慷慨，屢上書諫韓王，不聽，乃不平而著書焉。史記有言「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始皇見之，大感歎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此時韓非之同學李斯，用事於秦，曰「此韓非之所著也。」秦因急攻韓，韓王遣韓非使秦。始皇悅之，未信用。故韓非上書，今韓非子開卷第一，所載初見秦一篇，首尾數十字，曰「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

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

大王誠聽其說……霸王之名不成……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千吾家

依吳師道說，謂戰國策誤作張儀，是也。足見其抱負之大也。此書所言者，天下一統之策也，若韓非不

留意於自國之存亡者，然其胸中別有所畫策無疑也。其次存韓一篇，卽暗漏個中消

息者也。李斯、姚賈害韓非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用之，終爲韓，不爲秦。」小人之言，

常懷忌嫉，豈不信哉。始皇於是下之獄，而李斯使人贈韓非毒藥，勸自殺，未幾，始皇悔，

使人赦之，時已晚矣。此絕代之大思想家既死矣。又有一異說，戰國策曰：「秦王封姚

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

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勳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迺誅韓非。」據此，

則韓非之爲人頗鄙劣，不免自相矛盾也。然此事蓋未可信，姑以史記列傳所言爲據，

可也。

韓非書，卽世所稱韓非子也。本單曰韓子，蓋嫌其與韓愈混同，宋後始加非字也。

隋書，唐書，王應麟玉海等皆稱二十篇，與今本無異。其篇數，漢書藝文志五十五篇，王

應麟五十六篇。今本五十五篇，合於漢書之舊，韓非子全出韓非自著。然初見秦，存韓二篇，使秦時所作，餘皆其前所作也。存韓篇之中段，有曰：「詔以韓客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者。」其下皆李斯所上書也。此乃後人插入之，非韓非之文。然除此之外，餘決不混有驢入，在先秦諸子中，保有最純粹之面目者也。韓非子之主要部分，卽難言以下，本爲見韓王安而作，其末有「至言忤於耳……大王熟察之」句。

前已言之，韓非者，統合春秋以來之三大思潮者也。詳說之，則第一義，謂君主自制定法律，統治國家，登庸人材，依傍北方思潮者也。其次義，謂君主一身爲無爲之政，從臣下而觀之，若全不明者，南方思潮之影響也。最後義，謂施法精神之嚴格，毫不容有假借，主證明中部思潮之餘派，取法治主義者也。

何故韓非成爲如是之思想乎，尤有興味之問題也。彼固中部地方之產也，其國有申不害者，嘗爲執政，一時國力甚盛，其流風餘韻存焉，而彼之師，荀卿也，申不害標榜南方化之法治主義，荀子傳布北方化之法治主義，故韓非者挾有南方北方二倍之法治主義，此法治主義爲根本，而以他二大思潮潤色之者也。世人或怪韓非

出於荀卿之門，此起於以荀卿單爲儒家之謬見也。前已述之，荀卿爲儒家無疑，然其重禮之極，不期而入於法治之範圍，韓非之出其門，乃極自然而毫不足怪者。况韓非得綜合之妙，有明晰之頭腦，於其師之持說以外，而更超過一步乎。故總括之，韓非者統合時勢感化，地理影響，歷史觀念，師承之傳統，個人之性癖，而構成一大新思想，在先秦時代之思想界，占極緊要之地位，同時以之極盡所有變化，而爲思想運動之大團圓者也。

韓非之說，比他諸家，更切合於實際社會，其眼中只有國家，既見因襲道德之無意味而無必效，感社會制裁力之微弱已極，自然之勢，不得不一意崇奉法治至上主義。據其說，則善惡非絕對獨立而存在者，不過社會結局之判斷，而賞罰者，乃以人爲所加之報酬也。如是，則信賞必罰，不獨用意之良，且足以勸懲而有餘。爲人君者，苟不恃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則第一不能不明賞罰。於是乎法律至要也，申言之，則法律者，一般人民道德之標準，而指示行爲之善惡，同時可以豫定賞罰，其於維持社會，至極重要者也。然人間社會乃自然進動，而本不一定，法律非應於其情形而變革之，

則不行也。抑且賞罰云者，以罰爲之主，罰所以禁遏邪心，故尤當置重也。無論至幾何程度，其結果決無誤也。何則，輕罰所不能禁者，重罰自愈足以禁之也。刑罰既極嚴重，而世間爲惡之種，尙不絕者，無他，罪惡之摘發，尙未盡其職也。若警察機關整密，犯罪者無可潛伏之餘地，刑罰得如意行之矣。故爲人君者，專治吏而行之，足矣。

法律之威力絕對，決不容情實。故韓非以慈善事業爲大禁物，慈善者，換言之曰施與，自一方之有餘者，無條件交與他方之不足者之謂也。然試考之，有餘者，力耕疾作之結果，不足者，懶惰怠慢之自出，是世無如慈善之無意味且不公平者，決非可致社會永久公益之方法也。其次則罹於天災，誠堪憫惜，然天災固有應得者，以未嘗豫爲防備，其行事不良，亦不足惜也。簡言之，卽自業自得，無可施與之性質也。

統御人民，既若是矣，而君主何如者，要必取無爲主義，隱密言行，自外觀之，如鬼神之不可端倪，其最上也。述其條目，則卽「勿見所好惡，勿任賢能，勿信某某，勿洩密計於近臣」是也。夫如是，則君臣之間，不生何種無意味之關係，長得維持其神聖，而保續法律之威力而行之也。故爲君者，惟登庸下官，可也，從其特殊之才能，使就適當

之官職，自己虛靜恬淡，專事把持法律，使臣下得以充分發表其本能，而決不干涉之。若有不稱職者，罰之可也。然君主既神聖，在命令者之地位，非可以其自己所定之法律而加之也。人主之被人評判者，不隱密其言之過。故神聖者，惟有隱密而已。由此觀之，則韓非乃概觀古來歷史，斷定衰亂之原因，歸着於爲君主者，常違背立法精神，作夥多之除外例，誤其施治之方針，而顛倒勸懲賞罰，有以致之也。

韓非之法治主義，以法律之絕對價值，與帝王之神聖，而成立之，明爲反抗時弊而起者，但彼自信有當如此立言之重要且確實也。然韓非之失，曰過重法律，輕視人情也。以彼之論，則社會云者，僅以利害之觀念而結合之，親子夫婦之間，猶尙親則合，疎則離，別無何種之意思，乾燥無味極矣，人間有普遍而實在之同情類感，全不在其眼中，決非完全之說也。至於韓非之頭腦緻密，其論理之明晰，思想之自由，洵乎思索上之進步也。

韓非之思想，誠如司馬遷言「慘礪少恩」，真正深刻，主考察人間之醜，一方面者也。其文致亦自警峭，有萬斛熱血，從周身迸出之觀。蓋彼爲活潑之大不平家，故決不



泣不怨不苦，變而爲怒爲憤爲悶，結末乃至自殺其軀也。韓非子五十六篇，一概奇古精深，沈痛雅奧，劉勰曰：「韓非著博喻之富，」此寧當適用於荀卿，若韓非則甚不切也。韓非乃極直截明快精微者，豈單爲博喻之富哉。陳深評備內篇曰：「至以夫婦父子，俱不可信，千古以來，無此刻薄之言，其大要如末段，人臣不可借以權勢耳，爲文自是千古奇觀。」唐順之評孤憤曰：「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收拾，有照應，部勒齊整，句適章妥，誰謂古文無紀律哉。」孫鑛評說難曰：「奇古精峭，章法句法，無一不妙，」其他概可類推矣。

韓非子以危險之思想，爲拘儒輩所擯斥，但其觀察之犀利，思索之精妙，大有益於精神修鍊也。故蜀先主劉備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可觀誦之。」元何朴進韓非子表曰：「竊謂人主智略不足，而徒以仁厚自守，終歸於削弱耳，故孔明手寫申韓書，以進後主，孟孝裕亦往往以爲言，蓋欲其以權略濟仁恕耳。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伏維萬機之暇，取其書，少留意焉。」蓋由實用之意義而言，則從人之性，古人之書，有可讀者，不可讀者。對於昏惰暗弱之人主，則韓非之書，誠對症之妙藥。

也。朱子曰：「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此言可取。

要之，北方思想者，從來漢人種間所行之教義也，然應用於政治上之結果，不甚佳趣，忽成周末之爭亂，由孔孟二子，加以幾分改善，而實際仍無效也。故對抗之，而南方思潮新興焉，然其非社會主義，更實際不能適用。於是最後歸壑於中部思潮，以順適時勢爲主，而常現效果，漸次變化進步，韓非乃一括而統合三大思潮，其後爲秦始皇所實施，赫然統一天下焉。終於法治之弊，無可奈何，未幾而秦亡矣。雖然，前言漢人種特有之思想，至是而所爲變化盡矣，故爾後數百年中，全無獨立之思索，其精神生活僅見於遊戲文字之間，留其餘影而已。

顧千里 韓非子識誤，王先謙 韓非子集解，日本 物徂徠讀韓非子，蒲坂圓增讀韓非子，津田鳳卿解詁全書，太田方翼，皆參考要書。

### 第三節 戰國策

韓非子論畢，卽當及秦焚書，但有不可不一論者，戰國策與呂氏春秋也。

戰國策者，普通作史料論，漢書藝文志與史記一類，隋唐二書又從之。後晁公武

始改入子部縱橫家，文獻通考亦承之。四庫全書提要曰：「班固稱司馬遷作史記所據有戰國策，則戰國策當爲史類，更無疑義。且子之爲名，本以稱人，因以稱其所著。戰國策乃劉向哀合諸記，併爲一編，作者既非一人，所謂子者安指乎？晁氏改隸，殊爲未允，今仍歸之史部。」然熟思之，則戰國策之體裁雖爲歷史，而其論說則縱橫者流也，人雖非一家，而於大體之趨向一致也。故論內容，謂曰子類，實未謬誤。

縱橫家亦仍中部思潮之副產物，主關係於國際上，用權謀術數，而近於南方思潮者。故質言之，則術家之變形也。其元祖鬼谷子也，後出蘇秦、張儀輩，而戰國策卽類集此等策士之言動者也。

戰國策本非一部成書，乃汲縱橫家之流者，筆記其所私淑者之事跡，而選拔其精粹者也。劉向序曰：「所校中戰國策書，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遊士之策謀，宜爲戰國策。」然則戰國策者，更經劉向之手所編次者也。

三十三篇者，西周一篇，東周一篇，秦五篇，齊六篇，楚四篇，趙四篇，魏四篇，韓三篇，

燕三篇，宋衛一篇，中山一篇也。以國則十二國，以年則自周安王至秦始皇，二百四十五年。從其記言而言之，則直繼書經，國語，而爲戰國史之最可信據一大材料也。

戰國策士之風，與春秋異，最欲直接取得效果，用盡所有手段，中亦有甚卑劣者。從而其所發言，毫無忌憚，信口放論，玩萬乘諸侯於掌中。今舉前人論戰國策士之言，黃震曰：「三代既降，人才隨世以就功名，尙皆依依倣先王之餘，至戰國而後肆無忌憚也。管仲之所營者功利也，然必假大義而後能致諸侯之服從，子產，叔向之所優者詞辯也，亦必昭舊典而後能卻強國之侵暴。更春秋，入戰國，七雄爭強，風俗益變，雖使管仲復生，盟誓已無所施，雖使子產，叔向可作，辭令已無所恃，唯日夜鯁鯁然，謀所以侵人之國，亦日夜惴惴然，懼人之侵其國。利害交戰，志念搖蕩，士生其間，始習爲揣摩之術，以軒輊之，朝秦暮楚，條寒條暑，舉四海生靈之命，盡簸弄於游士三寸之舌。諸侯明知爲其所詐而不敢問，明知爲其所敗而不敢殺，何也，忤於此，必逸於彼，毒於我將滋甚也。殺其一，必杜其餘，我將無與共國也，嘻，其無忌憚也固宜。然今考其所謂揣摩，大要不過合縱離橫之兩端。要其節目，又不過獻地於彼，取償於此，或陰合以緩兵，或中

立以乘弊之數說。展轉相因，無非故智。淳于髡謂兔犬俱斃，而田父取之，蘇代謂蚌螭相持，而漁人得之。他日陳軫謂兩虎既斃，一舉盡得者，皆此類也。甚至道聞土梗之鄙語，蘇秦既施於孟嘗，再施於李兌，脅以他有美女之細術，張儀先用於鄭襄以取金，後用於鄭襄以脫身。儀秦之於戰國，所謂傑然其間爲遊說宗師者，且一說而一身襲用之，況於其餘，又可概見。特以天下分裂，辯說交馳，此之不容彼之必售。一時諸侯不得不屈以聽之，其所以念生民之禍，蓄時人之怒者，蓋非一日之積。七雄既并而爲秦，士之見賤也亦勢矣。嘗謂戰國二百餘年間，唯魯仲連正名義，止秦帝爲天下士，唯孟荀明正道，宗孔子爲萬世士，彼紛紛者不足言士。其他吳師道，方孝孺，王世貞輩皆痛論戰國策士之陋風。

諒哉，戰國策士也，夫既曰策士，自宜多非道德之人物矣。然不能因記載此類人物之言動，遂謂其無文學之價值也。抑且就事實之複雜，及策士皆稀代之雄辯家，覺更有趣味，而戰國策比於左傳，國語，不愈有文學之價值乎。

若論文學，而離卻「似而非美學者」之偏見，置重精神氣魄，或風韻，重視文字以

外有一種勾引人之勢力之存在，則先秦時代之所有文學作品中，最卓絕者，其惟莊子與此戰國策乎。莊子有仙氣，戰國策有劍氣。此決不可模倣者，其價值超絕，不待論也。

是以朱子曰，「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策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哉。」性理論文李文叔曰，「及周道衰，侵淫陵遲，幽厲承之，於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骸未易遽熄也。於是浮而散之，鍾於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

總之，戰國策士之言論者，三代蘊蓄最後之暴發也。抑且單曰暴發，猶不甚明，宜比之於風。颶風之條過也，初吹於或方向，以空氣之振動，而全體進行，忽達於中心，暫時平穩，又忽在反對之方向，發其最劇烈之強吹也。然則此正風之最後一吹，由時勢之緊逼，而更覺其強也。

戰國策者成於數人之手，實卽一部之名文選也。王世貞曰，「檀弓，考工記，孟子，

左傳，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敘事，則化工之肖物。田藝衡曰：「六經之後，便有左傳國策之文，推及本源，攻徹奇詭，闕衍無外，要眇入微，後世談士，極其縱橫變化，卒不能出其範圍，得不謂之妙絕籌策者乎。略其理而審其辭，斯固足多也已。」戰國策胡應麟曰：「國策之文，籠國語之文，細國語之氣，籥國策之氣，雄國語，左氏之末弩乎，國策，馬氏之先鞭乎。」少室山房筆叢其他可以類推。要之，戰國策者，先秦時代著名之歷史文學也。

戰國策者，後世比較不甚流行，故無善注解，唯有高誘注，及其他諸家補注耳。

#### 第四節 西方文學

先秦以前之諸子，大抵上已盡之，更講呂氏春秋等西方文學，先為補遺，猶有須費若干言者。

北方思潮之副產物，他有關於禮者，即周禮，儀禮，與禮記，合曰三禮。周禮有種種異議，總之，周初書也。其中冬官缺亡，以考工記補之。其內容雖遠於文學，而敘事精妙，非無可取者。至於漢書以晏子春秋入儒家，茲不欲論及之。

南方思潮之副產物，大抵前已盡之，故茲舉中部思潮之副產物，今存者法家有商子申子，雜家有尸子，名家有鄧析，尹文子，公孫龍子，墨家有墨子，縱橫家有鬼谷子，兵家有孫子，吳子，尉繚子，其中或有出後人假託者，要俱不可不一覽，今不遑一一說明，但就人所最不知之尉繚子，而試一言乎。

尉繚子爲何如人，不明也，其行事曾一見史記始皇本紀，要之，戰國末之人歟。其書，漢書有三十一篇，今存者二十四篇，然尉繚子殆集合兵家之格言要語而成一書，故句句精理，節節警發，或者竟可謂之一部格言集也。胡應麟曰：「尉繚子，孫武而下，他亡與匹，戰國人著無疑。」少室山房筆叢 九流精論上 誠如所言，試舉其中最精微者若干語，如曰：「治兵者若據於天，若據於地。」曰：「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皆是也。

要之，先秦諸子，無論如何鄙陋，終有後人不得模倣之神趣，時勢之感化，無可強者也。

周之時代，有特當重視之國，凡六，第一，老大之周，及其有同一歷史關係之魯，此



北方思潮之發源地也。其次宋楚，南方思潮之發源地也。又次齊，管仲之所自出。又次晉，後分而爲韓，魏，趙，中部思潮之匯合處也。至於秦，則產生何等文學乎。

考究秦之文學，卽西方文學，是當分而爲二，卽始皇以前，與始皇以後也。

始皇以前，西方文學之最古者，詩經之秦風，明示其國民之特色矣。秦人之風，極孤峭峻厲，蓋受自然景象之感化歟。秦之領地，今之陝西爲根據，并有四川，兼及甘肅之一部。吾人試過三晉平野，抵函谷關，洵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天然之要害也。由潼關而西，連蜀道，望鳳嶺之峻嶮，由畫眉關，經馬道，更由鷄頭關而入棧，其間到處山峻水激，濃雲暝霧，常深鎖而不開，無非嚴肅氣象也。此山水所涵養之秦人，自然之勢，成如前狀矣，然秦人未能十分發揮其文學之特色，而忽焉滅亡，不重可惜哉。

呂氏春秋者，惟一之西方文學，然據上述之理由，尙不能發揮其獨特之價值也。此書乃秦相呂不韋使其門下客作之。不韋傳及撰著之事實，見史記，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偉人事業，大抵黑幕中，有無名之大傑士，著書之黑幕，呂不韋其開山也。呂不韋儘有政治家之手腕，終止一商人而已，非著書真面目之人物。然此書統觀首尾一貫，成於門下士之手，不知誰爲之編輯主任，以己意去取之，而竟纂成一部書也。其結構，則每篇冒頭用抽象之議論，次舉事實以證明之，更引比喻以補證之，遂回復初論，如此組織，始爲演繹，終爲歸納，故讀其書，極易明也。

呂不韋之書，集合異思想，無妨謂爲黃老儒墨兵農之折衷也。並時見先後者，韓非亦爲異思想之統合，然言兩者之差，則韓非推進當時流行之法術主義，而達乎極端，反是，呂氏春秋所說者，有救法術主義末弊之傾向也。然其論理與思想，韓非子極自由，反是，呂氏春秋寧窮屈，從而文學之價值，亦遠不及也。

爲證如上所述，頗可厭憎，又引抄古人之言，方孝孺曰：「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

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彼與始皇母后，始終繼續私通。）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莫如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此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若是者，果有諷時君之主意乎，不明也。總之，呂氏春秋之筆者，蓋炯眼達識之士，早已觀破法治主義之弊矣。呂氏春秋之文章，茅坤曰：「其文沈鬱孤峻，如江流出峽，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氣焉。」韓子廷評後語要雖猶渾淪未分，亦可見西方文學之特色矣。漢高誘呂氏春秋注今存。

便附一言者，司馬談曰：「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班固曰：「雜家兼儒墨，合名法。」然則道家雜家無別。漢書藝文志：秦由余呂氏春秋皆雜家也，是亦有影響及於漢初之老莊學說者乎。

秦始皇讀韓非之書而感嘆，韓非者全然法治至上主義之人也。李斯亦出同門，較遜一籌，而大體之傾向，當然同一也。韓非雖死於秦，然其學說，秦實行之，而成「六王畢，四海一」之大業，韓非死而有知，當亦無憾於秦乎。

代表始皇以後之西方文學者，李斯也。其傳見史記，彼畏敬韓非，而乏於思索力，惟實行之能力有過之，但道念不固，其大缺點也。終以誤其身，悲嘆乎上蔡門外，牽黃犬，逐狡兔而不可得，竟死趙高之手。

六國之學者，自秦統一以後，幾於岑寂無聞，故李斯乃獨以有學力，有才識，且居丞相位，而手握一代文柄矣。

李斯之文，諫逐客書以下，見列傳者數篇，與散見始皇本紀之金石文字，皆是也。彼於文章，全學其師荀卿，自己之巧思匠心較少也。適麗而不奇峭，豐縟而不簡切，直

截而不枯澹。但規模大處，洵乎天下統一之氣運使然歟。至若篇中，時見對偶之句，蓋漢中葉以後所行四六駢儷文之作俑也。

其次，更當一特筆大書者，彼增損大篆，卽籀文，而作小篆，使文字之書法容易，間接大有關係於文學也。同時獄吏程邈作隸書，亦與李斯有關係。凡秦之小篆隸書，漢人概名曰今文，以與秦以前之古文爲區別。然隸書益便易而愈流行，楷行書等，皆由此出，人盡能書作文字矣。

始皇及李斯之政治方針者，君主之權無限，使人民爲絕對服從也。故祇須能理會法律，卽可矣。從來之學說，既有妨害，復鮮利益，宜悉令絕滅。此論自李斯建議，而始皇採用之，遂現出焚書坑儒之慘禍。

中國文學至此，當然來一大頓挫。然徐而考之，則焚書坑儒，固不外始皇之暴行，而實亦必然之結果。是不但從法治至上主義而產出，同時數百年間繼續活動之餘，對於疲倦之漢人種，此正不殊休息之鐘聲也。

## 第六章 兩漢文學

### 第一節 總說

疲勞者休，萬彙定律，故漢代者中國國民之休息時代也。美哉先秦數百年者，中國歷史中，最呈思想界之偉觀時代也。然人類之潛勢力，有一定之限度，決非可以永久繼續者。三皇五帝三代以來之準備與素養，殆經春秋戰國五百年間之論爭與兵燹，消滅淨盡，而無剩餘。人心倦鬪，思想疲爭，精神悴憊，腦汁涸竭，蓋戰國之末，形跡已著。故以現世爲苦痛，以休養安息爲理想之快樂，於南方思潮之厭世傾向，暗中活躍，不難推測。尤以暴秦統一，益助此勢，而焚書坑儒之慘禍，告一終局矣。其次，秦楚攻戰，項劉逐鹿，兵火流離，浩劫重重，人心益被壓迫，愈形萎縮矣。其疲勞之結果，宛如半死之人，昏迷而不能復起，姑安睡眠，以待活力之自然回復，此其時乎。

眠人之傍，置黃金而弗顧，何況深奧之哲學上，若文學上之問題哉。故漢初，除挾

書之律，有如枯草潤雨，轍魚露水，渴望安養休息之際，宜無甚效果也。加之，周末戰國之疲弊，非百年二百年所可回復也。故文景之後，國家之組織，與社會之秩序，粗略完備，外觀似可無慮，人心全歸平穩，沈靜，好夢方圓，俄而醒覺，則於物質饒富之中，求飲之食之，及其他種種肉體之快樂而已。個人與社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於是缺乏獨立之思想，更誤一步，而發生迷信之傾向，亦非無理。然則通漢代而無理想之生活，蓋絕無精神之出產也。

以上從社會心理而觀察漢初，及漢代之狀態也。尤以漢初，南方思潮卽老莊學說盛行，歷史事實之證明，確有不可易之三原因。

第一，歷史上之關係，秦之亡，當歸功於楚人之力爲最多。初，秦亡六國之際，楚最無罪，且懷王被欺於張儀，入秦客死，尤楚人之所寄同情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故山東之亂，陳勝，吳廣始國號大楚，繼號張楚，以楚爲揭。尋項梁起，立懷王孫心，諸侯皆服命，因得團結勢力，而始強大。項羽亡秦之後，自立爲西楚霸王。是直無往而不以楚之名義行之也。漢高祖本亦楚人，而好楚聲，尤關係一代之風尚。是

故楚之勢力，隱隱支配天下之人心，更無其他情事沮遏之，則南方派之老莊學說，影響於漢初之一般人心者，當然之事也。

第二，政治上之方略，秦自孝公用商鞅，訖始皇用李斯，始終一貫，勵行法治主義，而煩令苛法之嚴重，如鐵鎖者然，爲其滅亡之一大原因。代秦而副衆民之渴望，自行以簡易質朴之政治。蓋北方思潮之道德政治，周既失敗，中部思潮之法治政治，如前述，秦亦失敗。無已，則除試行南方思潮之無爲政治，無他道也。大概老莊以政治爲煩累，不置於眼中，而時偶言不得已，則簡略社會之組織，國家之制度，使人民逆戾於太古之狀態，可也。意者漢高祖雖未嘗學問，而自然呼吸南方之空氣，入關遽與父老約法三章，大博衆望。其後曹參爲宰相，猶用蓋公言，以清淨治國。抑且漢初大臣宰相，多以黃老清淨之治，爲政治之要旨。此無他，漢初功臣皆無學卑賤之野蠻人，浩瀚之書籍，終非所能研讀，惟有暗記老子五千言，尙可勉爲之，且使人淡泊無欲，大有資於修身鍊膽之助。故武帝表章儒術以前，號稱一代賢君如文景，宮庭如竇太后，猶莫不好之，雖武帝時之士大夫，如汲黯，鄭當時，直不疑，處士王生，淮南王及其客，亦皆此道。



中人也。

第三，一般時勢之趨向前已述之詳矣。漢初人民之所欲求者，首以休養安息爲消極之快樂，而老莊之學說最適合於是也。加之，老莊哲學與山東方士之神仙說，爲極奇異之一種融化之結合，構成名曰道教之宗教而後，尤當時有迷信之傾向者所歡迎。姑無論老莊學說，有幾分誤解，而其外形之知識，緣是愈得迅速廣布，時亦出了解其真義之二三真面目之學者焉。

老莊之學說，漢初既已盛行。然是學說，實不足以治天下，何則，否定道德之價值，而社會之制裁，一切非所問，此必非健全之政治主義也。加之惡戰爭而不謀進步，一任世事之所至，國家之隆盛，決不可期。諸呂之變，七國之叛，文景之間，紛亂時作，尙有需於無爲政治。然迨武帝之世，內興土木，外張撻伐，漢祚之隆盛，正達絕頂，此時確定社會之組織，國家之制度，機會已至矣。且國民之受老莊感化，而育成於浮世極淺薄之厭世主義者，至此時亦甫醒覺，急起而求心中渴慕積極之快樂，忽焉風俗頹廢之朕兆，浸淫顯見。而何以善其後，是不得不謀根本上之大革新矣。

人間之歷史，往往如環之相循。周之儒教主義，秦之法治主義，漢初之無爲主義，遞次變遷而極，又復回歸於最初之儒教主義。武帝之世，儒教新用表章，而吾民族之國教遂定矣。

自孔子而游夏而孟荀以還，儒教僅延一線之命脈，武帝好之，而漸獲恢復其勢力。建元元年，丞相衛綰上書言「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武帝制曰可。申，商，韓，非，皆南方思潮之副產物也，而爾後若何，可豫想矣。繼而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帝亦嚮之，數詔舉賢良方正之士，求天下之俊茂，故公孫弘以布衣拔擢而登相位，董仲舒以一代宿儒，而見重對策，直取其語，施諸政治。仲舒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此第三策中，請禁制異學之議也，雖爲李斯焚書之反動，而其專制之口吻，抑何相肖也。

又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

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與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此第二策中，爲振興儒學，建議學士養成策也。仲舒凡對三策，有名之天人策，是也。觀其命題議論之要歸，而去取若何，政治上文學上俱當受一大影響也。乃武帝採之，毅然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設學校，置五經博士弟子員，舉茂才孝廉，任之以職。要之，仲舒欲舉一世而入於儒學統一之時代，武帝則欲籠四海而造成人心統一之天下，一爲儒學之功臣，一爲守成之英主，兩者各有所期，忽焉相合，而見諸實行。其後公卿士大夫之間，文學彬彬稍進，學問既全統一，六經定爲儒學之根本，而百家雜說，悉被擯斥。不能不謂曰：對於思想之開展，與以不少之障礙也。

今夫坎阱之水，瀦而不流，則子孺舞其間矣，故孤獨之思想亦然，非墨守卽腐敗，必無可幸也。古來思想之進步活動，端賴有異論雜說，互相辨難攻擊，切磋琢磨之間，而始可見也。仲舒一代之儒宗，熱心於其學之普及天下，不暇考察乎利害得失，以法令禁止異學，殊非所宜。爾後之思想界，爲之無比較選擇，趨入於偏狹之一途，活動

之氣全絕，枯槁之色早顯，其弊之極，冥冥中貽禍及於政治，前漢爲王莽之篡奪，後漢成黨錮之爭亂，吾民族尙在元氣（——活力）未全恢復之中，蹶然起而從事爭鬪，依自然之勢，宜不能抗敵慄悍蠻族之侵入，遂致偏安江左，愈益捲入厭世之潮流矣。然則據仲舒所規畫，表章六經，其害也，決不亞於始皇之焚書坑儒，均之出於國民思想統一之期望，特其施行之方法，有寬猛之差耳。加之，自漢以後，歷朝相因，以儒學爲國教之結果，謂曰大蠱害吾民族進取之氣象，決不甚謬。更無忌憚而言之，則前有周公，後有董仲舒，此二人之締謀，大不可也。若仲舒而有豫察百世而後之明，既已表章儒術，又以他方法，併存諸子之說，則漢代之思想界，經過若干時期後，必然之結果，得再回復生氣，大可見也。同時於政治史上，亦不致引起如彼其紛亂，而轉極順利，未可知也。

夫北方思潮，既經表章之後，而南方思潮何如者，則真面目之老莊哲學，忽不流行，其變形之道教，武帝既自好之，而爾後漢代帝王，大都如是，依然流行於社會之內幕也。

是故南北兩思潮，表裏異面，並流於漢代，雖偶或調和，而大概言之，則仍各自獨立，保有舊日之面目也。

漢代思想界一般之趨勢，大略如是，其將發生何等文學乎，則比於前代之價值遠遜，不待言也。更詳論之，則既表章儒教而後，文獻學之研究，盛行於學界，時承秦火之後，收拾餘燼，良非易易，故有精力，有學殖，且態度極誠篤真摯之學者，應時世之需要，而從事訓詁。是亦實際至緊要，當然必不可少之學業，所惜者殊嫌爲之已甚也。換言之，則儒教之表章，使漢代有爲之學者，全廢其獨立思索，併力而趨於是也。韓愈之言至允，足盡當日之情狀。曰：「至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闕，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與孟尙書

要之訓詁者，不過屋上架屋，闡明原文之意義，若於思想之開展，殆不認有何等

之價值也。故漢代學者輩出，研究家若注釋家雖有不朽之價值，而可記於哲學史文學史中之人物極少也。縱偶有之，亦在第二流以下，爲戰國諸子執鞭極矣。

是故欲論漢代文學，幾費鑽研，總不能發見有何妙法。但以極簡單之方法解決之如次。

## 第一 硬文學

### 一 漢代諸子

### 二 論策家

### 三 史家

## 第二 軟文學

### 一 賦

### 二 詩

### 三 小說

以下循次分述之。

## 第二節 漢代諸子

漢代之硬文學，首數諸子。當漢初世，武帝以前，老莊哲學盛流行，其可爲紀念物者，淮南子也。此書乃淮南王劉安使其門客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晉昌等八人所作，其著作之情形，與呂氏春秋同一黑幕也。王世貞曰：「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危音苑要之，其書首尾一貫也。原題曰鴻烈，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漢書藝文志又有中篇八卷，漢書本傳今傳者內篇而已。劉向始名之曰淮南子。黃震曰：「凡陰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瓌奇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黃氏日抄是足明其極駁雜矣，但其根本所在，形而上學也，以道爲結合一切萬物者，以虛靜爲其性，斷言人性亦宜然，兼否定仁義也。若是者，在漢代思想界之寂寞，固至可珍貴，但就文學而批判之，則價值殊少，其文辭華麗，浮夸之詞多，而精要之實少，不及老莊二子之半也。揚雄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法言君子篇此言頗中肯也。

至若儒家之產物，最初陸賈新語，爾後則有董仲舒春秋繁露，揚雄太玄法言，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桓寬鹽鐵論，荀悅申鑒，徐幹中論諸書也。其中揚雄太玄法言，爲敘述彼之哲學體系者，前者論定宇宙現象之進動方式，後者自其心理學之基礎，而論及教育倫理政治諸實際方面，蓋謀南北兩思想之調和者也。世人不甚知彼之人物，及著作之由來，一概貶視之，諡以新莽大夫之汙名，又以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咎彼僭越，實不甚當也。明焦竑謂「雄沒年，遠在王莽篡奪之前」是卻不然，揚雄家牒云，「子雲以甘露元年生，以天鳳五年卒」藝文類聚四十一，並引。御覽五百五十八，並引。實則雄作劇秦美新，以暴秦諷莽，非阿附權勢者比，其遭際固可憫也。然其書皆文字艱澀，緣是不甚流行於後世，不能造成思想界之勢力，未免乏於文學之價值也。

王充論衡頗有特色，而急於述一己之怨憤，動輒煩猥瑣屑。刺孟一篇尤痛快，而近於謗書一流筆墨，其態度實不免鄙劣也。胡應麟嘗論之曰，「蔡邕祕弗視人，葛洪贊弗容口，劉子玄槌提班馬，不遺餘力，而獨尊信是書，何哉？秦漢以還，聖道陰沉，淫詞日熾，不可勝記。充生茅靡瀾倒之辰，而獨岌然自信，攘臂其間，剗虛黜增，訂訛斷僞，敢



淫之旨，遏截弗行，使後世人咸得藉爲口實。不可謂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尙其神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辯才，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倫，上聖大賢，咸在呵斥，闢邪之功，不足以贖其橫議之罪矣。少室山房筆記 九流緒論中

申鑒者一名小荀子，其大概之傾向，與荀子相似，主本儒道，所言醇正，詭道者少，漢代儒家者流之著作，當首屈一指也。

### 第三節 論策家

就硬文學之他分科，卽論策，而試考察之。漢代大舉民間之俊秀，時復破格登庸，故論客輩出。雖與戰國時代遊說之士頗相似，而世方太平，歲月悠長，乃有野心之經世家，欲以筆代口，動天子之聖聽，一舉而成驚天動地之偉業，超登卿相萬戶侯之崇位者也。尤以漢初，國家制度尙未定之際，出論客最多，其後表章儒教，以考試方法，擢取人材，遂不甚出矣。

漢初，論策家之偉傑，洛陽少年賈誼第一，號稱智囊之鼉錯第二，天人策之董仲舒，殆未足云駢斬其間也。

賈誼傳，見史記。年二十餘，孝文帝召爲博士，大有所建議，當時爲元勳絳灌之徒所忌，遂出爲長沙王太傅，後爲梁懷王太傅，居數年，懷王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卒，年僅三十三，尙少壯，真可惜也。

賈誼不類年少者，實罕見之經世家也。宋蘇老泉蓋嘗私淑焉，曰：「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上韓樞密書又曰：「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哉，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上田樞密劄是其推尊賈誼，比於九鼎大呂之重矣。賈生之才，宜爲王者之佐，今使稍更閱歷世故，則管仲之流亞也歟。然彼乃早熟之天才，非命運之寵兒。故以新進少年博士，資望尙淺，方未見信於絳灌諸大臣，而輒仰首伸眉論列曰：「可爲長太息。」冀聳動天子之聖聽，豈彼不知進言之禮歟，抑彼自信之念太深，不能嘿爾而息，故雖明知觸大臣之忌諱而不顧歟。後說近是。又讀誼傳記，冥想彼之人物，必神經質，感情既強，重以年尙少，故心未鍊，一念有爲，遂不能自抑制。

蘇東坡對於賈生之命薄，甚表同情。其言曰：「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

其才也。夫君子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遊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賈誼論他若朱子輩，亦嘗論及此事。

賈誼所著新書，有名之治安策及過秦論亦在其中。漢書藝文志，賈誼五十六篇，其爲自著無疑。治安策乃從中抽出一篇，上疏於天子者歟。今本不甚整理，頗有議者。

朱熹曰：「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藁耳。」通考

紀曉嵐曰：「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爲標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數，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僞，朱子以爲雜記之藁，固未核其實。」四庫提要然此書當爲賈生自著散佚之殘部，非出後人拾集他書所成者。治安策，過秦論以外之文，亦非可一概蔑視，如道術篇，六術篇，道德說篇，皆訓詁之事，有得於正名爲政之學，不特如解詩之騶虞，易之潛龍亢龍，深得經義而已也。

賈誼之才俊拔，其文雄偉，大要似孟子而稍新。漢代文豪，賈誼之於議論，司馬遷之於敘事，皆極品也。賈誼又作賦，以時勢之感化，與一身之境遇，使彼爲北人，而歌詠南方之厭世思想焉。今傳弔屈原賦，鵬鳥賦，旱雲賦，及惜誓諸篇。

次論晁錯，彼嘗從濟南伏生受尙書。然彼之本來面目，在中商刑名之術，如蘇老泉所云往往近於詐術。吳楚七國之亂，政治上之一大變也，實起於彼一人之手，願操守不堅，汲汲於求一己之安全，故結果慘澹，卒爲讒臣所誅殺，而留千古之遺恨焉。東坡嘗論之曰：「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

天子將恃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問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此雖爲譏諷當時之人而作，其本意非必在錯，然猶且肖錯之爲人也。錯之文，亦其人格峭直刻深之反映也，規律森嚴，而光芒氣燄，終不及賈誼。蓋較諸荀卿而稍警敏者歟。

賈晁二人之後，董仲舒之天人策，終非其倫比。但亦不至於與其所著春秋繁露，俱束諸高閣。自是之後，下迄東漢之末，雖稍有以論策奏疏知名者，大都文勢平直而乏於曲折，直令人讀之欲睡矣。蓋漢初，因社會改革之急務，爰有賈晁二人之論策家興焉，其後既無甚發生大變動之機會，故論客亦遂極落寞歟。

#### 第四節 史家

繼論漢代之史家。夫漢史，唐詩，宋文，元曲云者，恆人之口禪，而限於其時代之特殊產物也。然漢史實止司馬遷一人而已。

試略述中國歷史之歷史，其起源甚古。自黃帝時，訖於夏殷周三代之間，左史記

事，右史記言，其名存者有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摯，周史佚，太史伯陽，太史儋等。其書不傳，而左傳引夏訓，注者曰夏書，又有曰夏殷春秋者焉。書經者三代右史記錄之拔萃也。春秋時代，見於列國者，左傳云，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衛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又有晉之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之太史兄弟二人爲書崔杼之罪而見殺，楚之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皆其著者也。又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是列國俱有記錄可知也。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丘明又從而廣集各國史料，作左傳，國語二書，蓋以繼古左右二史撰述之旨也。此外，真正之歷史，有記錄黃帝以後，至春秋時，帝王公卿大夫系譜之世本十五篇，與陸賈作之楚漢春秋九篇，惜二書俱不傳。於是司馬遷乃以所著，爲見知後世之第一史官矣。

司馬遷之閱歷及生涯，觀其著史記末篇之太史公自序，與漢書本傳，所載詳矣。彼既爲世襲之史官，以其父談激勵之結果，大有志於撰述，尋遇李陵之難，處腐刑，遭人生之大不幸，遂愈益發憤，欲以文章垂千古不朽之盛業。然自表面而言之，此時漢祚正極隆盛，威武震及諸蠻，亦可謂誇張昭代鴻業之書也。

凡大著述，必有大準備。彼以世襲之史官，徧搜集所有史料而去取之，然猶有大者焉。彼年二十時，出而旅行，必爲史蹟之實地考察無疑。據所自記，則「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屢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蓋身歷漢以前列國興廢之故壤，大概一周矣。彼既積有當時學術之素養，文學哲學不待言，天文土木之末，亦所通曉。彼本北人，而窺老莊之學，對於諸學派之長短高下，有公平批判之識見。且以是素養及準備，而筆足驚天地，泣鬼神，所以爲偉也。質言之，則彼乃古今所稀見，天成之大歷史家也。竊謂碧眼赤髯之史家，古昔希羅多德 (Herodotus) 近世奇逢 (Edward Gibbon) 麥高萊 (T. B. Macaulay) 見彼，直將跣足而逃耳。劉知幾者，有名之史論家也。論「作史有二長，曰才學識，缺一不可，」足以當之者，司馬遷一人而已。

吾國人偏於實際之傾向，故視歷史，與以詩爲教訓者同格，直奉爲褒貶之宣告，而用以口誅筆伐亂臣賊子者也。司馬遷亦不免有此弊，而未至已甚耳。蘇洵曰，「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春秋論 誠如所言，司馬遷史記名爲

紹述春秋，而實與孔子春秋及其關聯之三傳，迥異其趨，寧近於純粹之歷史。蓋爲彼創意所作之紀事本末體也。

司馬遷欲使人知史記爲何如書，彼於末篇之太史公自序，曾自說明其書之性質及價值。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史記百三十篇，司馬遷死後，失去孝景紀，孝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成列傳，褚少孫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



傳，日者列傳，不免狗尾續貂之誚。又鈔撮荀子禮論樂論以填補之，其陋益不足論矣。

以冷靜峻酷之態度而批判之，則著作之動機，或且可論甚多，然觀司馬遷答任安書，要不惜爲彼一灑同情之淚也。曰：「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爲一二俗人言也。僕雖怯爽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倂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戾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饋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作爲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其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

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如是，則彼待知己於千載而下，其抱負之偉大，不誠可欽慕乎哉。

僅以史家言之，彼之見識卓絕。如以項羽列本紀、孔子升入世家，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彼不漫以成敗論人，比諸迂腐之儒教見地，超加一等矣。他若時代年次之推度，有所未盡，要以一人之手，而成千餘年之歷史，其缺點非不可恕也。

史記之內容及規畫，既如彼，今更進論其文致，則彼之筆，縱橫無盡，不論何事，靡不巧於敘述。如項羽本紀、張良世家、刺客列傳、淮陰侯列傳、游俠列傳之豪放雄壯，不待言矣。試一觀魏其武安列傳，雖飲酒喧爭，尋常猥瑣之事，亦一經其筆，栩栩生動，宛如目覩。故舉古人評語若干例，呂祖謙曰：「太史公之書法，其指意之深遠，寄托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意於彼，若有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史記評林黃履翁曰：「子長措辭深，寄興遠，抑揚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少就於籠絡，彼孟堅摹規倣矩，甘寄籬下，安敢望子長之風耶。」史記評林茅坤曰：「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而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

之文也。」史記  
詳林

次司馬遷而爲漢代有名之歷史家者，漢書著者班固也。其傳見後漢書。司馬遷史記至武帝之世而止。班固續撰前紀，綴緝所聞，上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十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永平中，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乃成。

漢書殆半部直錄史記，稍加修正文字而已。記事之確實，體裁之完備，以當然之結果，自足勝之，然於文章，終不及也。史記之文，人間之活現，漢書之文，則傀儡之起仆也。司馬遷之文辭，含蓄而多趣，班固則刻露而乏味，程伊川嘗就班馬二家，下極公平之評曰，「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之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辭俱盡，此班馬之分也。」焦氏  
舉引

漢書者，正確之歷史也。然不能謂曰俊雋之歷史文學。漢書之得行者，賴有顏師古之注。熟復其注，則漢唐以後文章家所用文字，大抵可以明究其意義矣。

班固又作賦。兩都賦最有名。彼蓋勤於造作律語，故其文輒有齊整平熟之趣，而潛成四六駢儷之勢。文選首篇即兩都賦，有以哉。

先乎班固者，西漢之末，有劉向焉，以宗室之親，校理中祕書，撰七略別錄，又類集歷史事實之斷片，作說苑，新序，列女傳。前者久佚，後者今尚存。班固稱之曰：「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漢書楚元王傳贊。顧其文明媚近人，而較司馬遷有洪纖之別，曾不敵其隻腕也。

### 第五節 賦

漢代之歷史文學，出於兩漢最盛時期，辭賦亦然，自武帝之時而大流行，蓋貴族文學之標榜，而當時社會人心淫佚放縱之反映也。

司馬相如者，漢代賦家之第一人也。史記本傳著之甚詳。彼殆嗜酒好色，第文才過人之一輕薄才子，比諸今小說家中之斯文無賴，而稍進化之人物也。會貧無所業，時適臨邛一富豪卓王孫之女卓文君新寡，因與之勾引同奔，又從而巧獲多金，則真鄙夫之行矣。終以消渴疾（即慢性淋病）死，當由色慾太過，其恣行肉體之快樂而外，

無所事事者歟。

司馬相如者蜀人也。荆楚與巴蜀相鄰接，其民情與風俗亦甚類似。故賦家興焉者，宜也。然因時勢之感化，與人格之性癖，司馬相如無高潔之理想，故不能為南人之精神生活，專謳歌物質之饒富而已。簡言之，則比諸宋玉景差而更墮落矣。

故彼乃武帝之幫閒文士也。今舉其所作，見於司馬文園集中者，

(一) 關於田獵者

子虛上林

(二) 關於神仙者

大人

(三) 關於戀情者

美人長門

(四) 關於回顧者

哀二世

是其題目，足徵當時之嗜好矣。

彼之賦，但敷衍目前之事而陳述之，理想則絕無有也。故以內容而論，殊甚乏味。至其筆力，堪推古今獨步。彼不愧有藝術之良心，極意經營慘澹。王世貞評曰：「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有其意。」

而無其材，班張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又曰，「屈氏之騷，騷之聖者也。長卿之賦，賦之聖者也。一以風。一以頌。造體極玄。」藝苑又揚雄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答桓西京雜記曰，「長卿賦，時人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

要之，司馬相如者，其人物不足取，碌碌無嶄新奇拔之思想，惟長於修辭之技工，洵中國賦家之冠冕也。

與司馬相如同時者，有枚皋，東方朔，皆幫閒文士也。然東方朔一片傲骨，而與浮世之滑稽家，稍異其毛色。所作七諫，猶留屈子餘韻，其人物可想矣。

大抵漢代文士，多喜爲賦，既乏思想，而措辭亦不及相如，不足論矣。漢末，蔡邕負盛名，有曠世逸才之目，然亦無甚特色，餘概從略。

### 第六節 詩及小說

漢之詩，對於當時貴族文學之賦而言，則平民文學也，且新體詩也。四言之詩既亡，漢中葉而五言興，遂成定式，七言亦間見焉。

五言短歌，春秋時之優施歌猶未全，至秦築長城民歌，項羽美人虞姬和歌而全矣，猶僅四句也。世言五言起於蘇李唱和，不足據。有名之古詩十九首，雜集兩漢時代之五言詩而成，其中數首，爲枚乘之作。枚乘雖武帝時人，而死於蘇李二人話別河梁之前，尙甚遠。又其中「明月皎夜光」一首，以夏曆八月白露氣候，而曰玉衡指孟冬，明爲武帝未改太初曆以前，沿用秦曆亥月爲歲首時之作，亦在天漢二年李陵兵敗降匈奴之前。故五言決不起於蘇李。要起於武帝初世，或中世之際也。

摯虞文章流別謂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二句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

九言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五言七言者，於俳諧倡樂多用之。藝文類聚五十六

其說近是，詩者自然之人聲也。漢世社會之淫佚放縱，鄭衛之聲，盛流行。禮樂志故自

然四言一變而爲五七言，四言失之板滯，增一字三字而爲五言，便覺流麗，七言更形流麗矣。又自他一方觀之，則可謂五言者，折中南北兩詩形，而有普遍之性質者也。上古北方之詩，四言旣往往有增字者，而南方楚賦之句，名詞多，動詞少，於五字以上之詩，除去兮字，卽爲五言七言。故五言詩之發生，可謂之依時勢之進步，而南北詩形之

混同和合也。然七言間見於司馬相如琴歌未成定式。柏梁臺聯句，出後人依託，日知錄論之，已明確矣。故猶止五言盛行，而七言非至唐無可觀者。

漢五言詩，普通稱曰古詩，此外，又有曰樂府體者。樂府多爲長短雜言，但不能謂長短雜言曰樂府。古詩與樂府，二者非體制上之規則，乃用途上之分科也。樂府者，武帝時，置樂府官，特別作詩，所謂樂章也。然爾後樂府之意義多端，凡有左之八種。

(一) 製詩協樂

(二) 采詩入樂

(三) 古有此曲，倚其聲而成詩

(四) 自製新曲

(五) 擬古

(六) 咏古題

(七) 杜陵新題樂府

(八) 詠史樂府



樂府之原始意義，即以協樂爲樂章，最初僅二者而已。他六者，皆因種種關係，後世所出之副產物也。然終以副產物多，而樂府全離去樂章之本義矣。樂府之命題至不一，有名曰歌，曰行，曰歌行，曰引，曰曲，曰吟，曰辭，曰篇，曰唱，曰調，曰怨，曰歎者，大抵樂府也。

更試略評漢代詩歌之今存者，夫集周代之詩歌者，有詩經，而漢固無如是之專書。古詩紀，古詩歸，古詩源，古詩錄，古詩賞析諸書中，觀漢之一部分，大抵同一爲略集，而舊有文選，玉臺新詠二書所收，詩數雖少，然足領略古味古色矣。蒼萃自漢訖隋文士詩人之集，則有漢魏六朝一百三名家集，爾後有全唐詩，全唐文。自宋以下，亦多有歷代之總集。然自漢而後，各家之專集，要不可不涉獵也。

從時代之遞降而述之，則漢代最初之詩，高祖大風歌也。次有唐山夫人房中歌十七章，評家或妄褒譽之，殊難感服。呂后時，有趙幽王幽歌，戚夫人春歌。他若韋孟詩二首，一曰諷諫詩，一曰在鄒詩，要皆風氣未開，無甚特色。

古詩十九首，（中有東漢時代之作）郊祀歌十九章，皆有價值之作，尤以前者，後世稱之曰「風餘詩母」。陳繹曾曰：「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至情。」

王漁洋曰，「十九首之妙，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願求之鍼縷髮績之間，非愚則妄。」  
堂詩話卷四 藝輯類 其價值可知矣。

漢多女作家，烏孫公主，王昭君不待言，卓文君白頭吟，班婕妤怨歌行，蘇伯玉妻盤中詩，秦嘉徐淑夫妻贈答，蔡文姬悲憤詩二首，胡笳十八拍，皆傑作也。其中尤以文姬被虜，沒爲南匈奴左賢王婦，後曹操贖之歸，爲最薄命之女詩人也。

蘇李之詩，擬作無疑，然要爲漢詩也。乃若張衡四愁怨篇，定情，同聲，蔡邕飲馬長城窟，孔融雜詩，雖氣格漸下，而或興趣深微，或憂怫沈痛，或荒淒悲涼，猶俱稀世之珍也。

然漢詩以樂府爲尤多佳趣。長歌行，短歌行，相逢行，戰城南，孤兒行，等俱有一種沈痛之詩趣，而最有名者陌上桑，羽林郎，盧江小吏妻三篇也。

盧江小吏妻者，中國詩歌中之最長篇，凡一千七百四十五言，有琵琶行之三倍也。其內容則盧江小吏焦仲卿之妻曰劉蘭芝者，不爲仲卿母所悅，強遣之，蘭芝歸家，其父兄改嫁與貴家子，蘭芝投水死，焦仲卿聞之，自縊。兩家合葬之，塚生連理樹，雙宿

鴛鴦，夜夜悲鳴云，論者或否定此詩之價值，然要足珍重寶愛也。

漢代之詩者，當時之新體詩，且平民文學也，故最足以明白表顯一般之思想傾向。夫物質之快樂，例無善果，驕者不久，如風前之燭，富者終亡，似春夜之夢。然不解精神生活之漢代人民，渴於信仰，沈於懷疑，雖知無益，而猶欲求之也。世間萬事乏味，緣是人生不得開口而笑，更不可也，終日慙慙，所忙者何，自宜有酒當飲，有女當抱，而醉生夢死，成爲最普通之構想，簡言之，則至淺薄之現世快樂主義之福音也，而曷足稱哉。

漢代文學之副產物者，小說也，固非今日之所謂小說，然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百家百三十九卷，雖原書盡亡，第據命題觀之，周說殆下儕於後世三國志演義之倫，而百家比於諸子百家，亦有歷史之關係也。世或以漢武內傳、飛燕外傳、雜事祕辛諸出後人依託之書，誤認爲真漢代小說，則非也。

## 第七章 魏晉文學

### 第一節 總說

漢後魏，蜀，吳，三國鼎立，魏臣司馬氏篡立，爲西晉，一統天下，未幾滅亡，東晉新興，不得已，偏安江左，傳及宋，齊，梁，陳，所謂南朝也。拓跋魏之後，分而爲東西兩魏，東魏傳於北齊，西魏傳於後周，後周并北齊而傳之隋，所謂北朝也。其後，隋滅陳，遂混一南北，未幾而唐興焉。普通稱五胡十六國，諸蠻夷侵入中國，亂建新邦，朝興暮仆，紛紜錯雜，然其大勢之所趨，略如上述矣。至若謂吳，晉，宋，齊，梁，陳曰六朝，連稱之曰漢，魏，六朝，而世俗通行之文學史及哲學史，以自三國始，訖隋終，便宜稱之曰六朝。今將論六朝文學，願決非一次可了，故更暫分之爲魏晉文學，六朝文學二者而論之。且此二者雖自有共通之時代思潮一貫之，然嚴密言之，則其間可截然劃分鴻溝者，前者當認爲道教之影響，後者乃特受佛教之感化也。

六朝之思想，確爲傾向於厭世，是有內外二因。一則上通漢代，社會流行之道教所爲，又一則國家爭亂之結果也。東漢末葉，黃巾叛後，禍難相尋，國運甚不振，社會窮促，天下不能享一日治安之樂，姑弗論矣。先是光武帝以下，代重節義之士，及炎運旣傾，遂令盡罹黨錮之禍，罕有能全其終者。迨至晉惠帝昏騃荒淫，廟堂執政者，器宇褊狹，竊弄威權，以猜疑構陷爲唯一之作爲。於斯之際，受動之厭世思想興焉者，極自然之事也。

漢代一般之好尚，驕奢也，魏晉以後，一轉而爲淫柔。要之，當時之人，志氣薄弱，羣安纖細。故真實學問，已全絕跡，文學雖特流行，而亦止於軟文學一體而已。

魏晉時代之根本思想，在於與前代同之老莊哲學，其腐敗而爲清談派，及神仙說，頗可注意也。且清談派何爲而作，極重要之問題也。伊古以來，學者詞人之徒，概乏於世間之勇氣，而厭世之紛亂者也。如前所云，是當日之情勢，與人心之好尚，愈以激成之而不堪也。彼等本不滿於當世，其衷情之隱曲，懷有不少之憤念無疑。然慘禍迫於眉睫，雖睡夢中，亦不敢出冷嘲熱罵之語，重慮永久之社會狀勢，故蹂躪當世之痛

快行爲，絕對不可嘗試。然則何爲而可，莫如避世全身爲第一。而適合於是者，老莊哲學也。是故漢代道教者，投合於迷信之傾向，而魏晉清談者，產出乎處世之需要也。其對象，同爲老莊，而根本動機則殊，故兩者全異其觀也。曹植七啓曰：「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足徵當時厭世之傾向矣。迨至王弼、何晏，專弄虛無恬淡之說，以蔑視人生，更降而及夏侯玄、荀粲，且以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矣。由彼等之根本主義而觀之，則天地萬物，一切皆無，人生亦無，以無構成之世界，不當有道德之存在。人生五十年，宜在世外，享盡十分快樂。故如竹林七賢者，相會飲酒，蔑視禮法，藉口虛無幽玄，全忘世事矣。要之，彼等乃有意識之隱於酒者也。其所爲甚不足以服人，而考其境遇，則誠非無理也。丁南湖曰：「史譏七賢放達，至於輕蔑禮法，遺落世事，固可鄙矣。然此特謂其竹林會飲之時則然耳。若乃地非竹林，時非會飲，則其執法而慎世事者不少也。故觀山濤竭事母之孝，守廉官之節，阮籍辭曹爽之召，卻晉武之婚，嵇康悟養生之道，絕選部之舉，此皆名教之所係，不可概以醉客忽之也。阮咸、向秀、劉伶雖無足錄。而要皆託飲以自全，不失爲智士。獨怪王戎之好利，而顧亦稱放達。」

焉，謬矣哉。」故竹林七賢，大概賢士也。尤以若阮籍者，生於盛世，誠不愧一代鴻材。不幸使彼斷送如此無聊生涯，時世之罪，而無可如何者歟。是故清談者，在賢士洵爲需要，然使天下滔滔，此風普及，則其弊有不堪言者矣。

自古炯眼達識之士，反抗時勢之風潮，而確守其持說者，何世無之。魏晉之間，痛論清談之弊者不鮮，傅玄、裴頠其尤著者也。傅玄爲晉諫官，慨當時士風頹廢，上疏諫曰：「先王之臨天下也，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節錄晉書本傳裴頠著論，乃對於老莊之無而主張有，與郎匪羅 (Longfellow) 之詩曰：「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稍類似者也。論曰：「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己分，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

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是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己有之羣生哉。」節錄資治通鑑 二人之意，均至剝切，第僅以常識立言，未足攻破老莊哲理之無也。譬諸礫石障水而水益激，勺水注火而火轉熾，毫無補於時局，徒任其江河日下而已。

清談派猶爲高尙，然神仙說則難言之。其元祖葛洪，著抱朴子一書，中爲二部分，前者屬哲學之議論，後者全記載仙藥調合之法，不倫已甚，殊無足取。

老莊哲學，爲高人達士之玩弄物，頗見佳趣，而不能爲一般人間之教義，況於其腐敗者哉。於是東漢以來，積漸輸入之佛教，齊梁而還，殆以若決江河之勢，盛流行矣。蓋惟弘大之宗教，庶足以根本刷新一國之思想也。

## 第二節 魏詩

魏晉文學，詩爲主要。賦亦有名作，然實不及漢代，全屬詩人之餘技，猶漢代賦家之作詩，而今適成其反對之傾向也。魏晉之詩，各有所異。前者漢之餘派，猶剩幾分質厚之處，後者齊梁之先驅，已見滿貯綺靡之趣矣。



魏之詩人第一，曹操也。彼不僅爲三國第一英雄，亦實中國史中罕見之豪傑也。嘗對劉備有言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然此不過儀式之辭令，蜀先主必非其敵。赤壁一敗，頹然喪沮，自兗州牧，入爲丞相，領冀州牧，封魏公，造銅爵臺於鄴，進爵爲王，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時已全奪漢天子之權，誠不免暮年之無聊也。曹孟德之詩，純爲漢音之餘響，沈雄俊爽，時露霸氣。其「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二句，蘇東坡賦亦引之，在赤壁戰前，月下橫槊所作也。時方舉大軍八十萬，欲併吞江東，而發如彼其淒楚之音，殆盈滿之懷，已達極度，凜然自顧，不覺興盡悲來者歟。然孟德第一傑作，在冬日冒雪踰大行山作之北上行一首，讀此詩者，殆可聯想及拿破崙踰亞爾伯山（Alps）。今試舉其冒頭數句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行，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是杜甫石龕詩曰：「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狻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全本孟德此詩而稍改其面目者也。孟德詩又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不但必傳之名句，亦見彼

老當益壯之氣概，流露於字裏行間也。且更可注意者，後世李白詩借古樂府，以諷咏時事，此法蓋始於孟德。孟德所作薤露篇，乃漢末實錄，寫何進以誅宦官爲名，召董卓入宮廷，而轉致覆滅之禍者。蒿里篇，乃敍袁紹袁術討董卓，舉義兵，而功卒不成者。薤露，蒿里原出田橫客之作，漢代樂府相和歌辭之一，非孟德自命篇名。

曹操子曹丕，卽文帝，亦好文。其詩以便娟婉弱爲主，變乃父悲壯之習，巧於描寫人情。然比諸其弟曹植，必不能及。彼常忌植之多才，至今有豆其之咏，固其宜歟。然燕歌行一篇，爲七言體，每句押韻，徘徊掩抑，節奏之妙，有天然之趣，植詩中，不可得而見也。

曹植者曹操之少子，世稱曰陳思王，乃魏文學之巨擘，上接漢代，下通晉宋齊梁，陳隋而獨步之高材也。唐代李杜諸賢，莫不師其風骨。故鍾嶸曰：「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羣，嗟夫，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詩品沈德潛曰：「子建詩五色相宣，八音朗暢，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蘇李以下，故推大家。仲宣、公幹、烏可執金鼓而抗

顏行哉。」源古詩徐植卿更以比諸乃兄而言曰：「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粟，亦有憾焉。」談藝錄卷三十三，說郛要之，植之詩足稱者，在於風骨之高，氣象之廣也。其樂府體中之名都，美女，白馬諸篇，皆措辭贍麗，用意極周匝，但天然之古質，已非漢代遺音，而自成一家別調矣。故陸時雍曰：「子建樂府，豐贍有餘，精彩不足，如陳羹宿飯，咄嗟立辦，求其新味，無有耳。」古詩鏡此近苛論，然不可謂全不切也。今存陳思王集，詩之外，文賦二者可觀者不鮮，洛神賦特有名。

武帝父子兄弟共好文學，故文士雲集於鄴都者宜也。其中最著者，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世稱之曰七子。除徐幹一人無傳集，其他諸人並有傳者，卽孔少府集，陳記室集，王侍中集，阮元瑜集，應德璉集，劉公幹集，是也。

關於七子之品隲，詳言之，則殊煩累，故茲引二三人之言，以略明之。魏文帝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團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謝靈運曰：「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陳琳、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徐幹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應瑒、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泊之歎。阮瑀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文選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序然七子之中，論其巨擘，則姑推王粲、劉楨乎。乃若談菑錄所評曰：「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箴銘語耳。應瑒巧思透迤，失之靡靡。德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鏘，非風人度也。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削割曳綴懸，並可稱也。」徐楨此論多舉其缺點，亦足供參考。

王粲七哀詩，描寫漢末亂離之情況，得之目擊，其中若「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願聞號泣聲，揮淚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直與詩經之「我躬不閱，遑恤

我後「二語同意，令人不堪酸鼻也。」杜甫之三吏，三別全祖此，無疑。鍾嶸評王粲曰：「發愁愴之詞，文秀而質贏。」觀此諸篇，謂曰質贏，未確。

王粲有七哀詩，曹植亦有同題詩。曹植有三良詩，王粲亦有同題詩。以此推之，意者當時鄴下，文運隆盛，翰墨徵逐，殆無虛日，每一題出，互相倡和，各誇其才者歟。其中亦惟曹王二人，工力殆相匹敵，故研鍊精思，互欲凌駕者歟。三良詩者，悲秦之三良，殉死穆公，後世咏史之濫觴也。七哀詩則王粲所賦，專主時世之喪亂，曹植所賦，唯道別離之情緒。文選注云：「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呂向注其說雖近附會，亦聊備一解也。

尙有特當注意者，今傳三曹七子諸集，無一非殘闕不完。其真正之價值，及相互之比較，殆有未易言者。然鄴下詞人，咸偏傾於綺靡之風，創所謂建安體，詩賦雖成就，而文章則確爲迷入於一種邪徑也。別詳後論。

### 第三節 晉詩

晉代詩人第一，竹林七賢之一，阮籍也。於彼可見清談家之真面目，純爲亂世全

身而非本心，佯作蠢愚之狀，韜晦以求容也。觀彼登廣武古戰場而嘆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是彼眼中，且無劉邦項羽也。世之最無意趣而可憤者，莫如才高不投俗人之機，時乖難遂丈夫之志也。阮籍正卽其人，自後世而思之，殊不堪憫惜也。其作咏懷八十二首，導源離騷，資以小雅怨誹而不亂之旨，而所詠者，司馬氏方逞篡奪之陰謀，魏明帝庸愚暗弱，愈啓奸雄覬覦之事實也。然其表面之措辭，何等婉曲，毫無忿世嫉俗之語，而繾綣之情，自在言外，抑何其妙也。然則此固古詩十九首以後之大文字，而唐代陳子昂感遇三十八首，李青蓮古風五十九首，皆學之，有以夫。

嵇康者，與阮籍同爲竹林之友。劉勰論二人曰：「嵇志清峻，阮旨遙深。」然觀鍾嶸以峻直爲嵇康病，謂其「傷淵雅之致」，則必非阮籍之敵矣。嵇康辭章，頗見成就，至其詩想，殊多散漫。更有一餘事，阮籍大人先生傳，嵇康養生論，皆述清談家之人生觀，文辭亦自相應，頗足觀也。

阮籍二人，當魏晉代興之際，時代較早。若求其純粹爲晉之詩人者，傅玄及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卽張華，張載，張協，陸機，陸雲，潘岳，潘尼，左思，皆於詩賦二者擅一代之

聲名，有數之文學者也。然此輩與鄴下詞人及前述阮嵇二人，兩者非常差異。換言之，則風氣之變遷，無可強者，詩之辭章，漸次流入綺靡，骨力愈卑，氣格愈下已。

阮嵇二人，爲之境界線，其上，則漢魏之詩，專主造意，其下，則晉代之詩，唯止造詞而已。由今言之，則前者重內容，反是而後者專注意外形而已。恰與漢之中葉，楚賦腐敗而後，同一情形，至晉而五言之詩，又漸顯腐敗之朕兆，其原因亦全相似也。大凡文學，原爲對我作品，成於患難流離之餘者，必有佳趣，若一轉而爲對他作品，徒供恬安娛樂之用，則蔑有不如此者，古來之市價，一定而不可易也。其故無他，成於患難流離之餘者，自必直抒寫胸臆，無暇復問文字之如何，純然肺腑中語，故能感人深微，若供恬安娛樂之用者，專練文字，研聲律，鎚肝琢肺，務欲力以精巧勝人，故纖密而無氣骨，秀整而乏精神已。風氣之變遷，馴致詩格之昇降，無論何等大作手，殆不能免時勢之感化也。西晉既顯如是之傾向，後至齊梁而愈甚，自唐以前，終無挽回之機會，任其江河日下而已。

張華之詩，自昔評曰，「兒女情多，風雲氣少。」鍾嶸此二語，已成千古定案。例如其

雜詩曰：「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纈如懷冰。」刻劃寒夜燈下獨坐之神理，十分盡矣。然亦可謂天然之致，空靈之妙，全亡失矣。又其情詩篇曰：「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二句，偶然誦及，自以爲必傳之名句，然比諸其原本漢末蔡邕飲馬長城窟中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二句，其氣象之大小，語句之強弱，音節之高下，不可以道里計矣。傅玄之詩，以有妍媚宛轉之趣見稱，尤長於樂府體，然於氣骨，似不甚致意者。潘岳以貌有名，陸機以才有名，皆煥發英華，塗飾膏澤，大概相似也。夫如是，則所謂「蓬萊文章建安骨」者，逡巡全歸澌滅也。

張、潘、陸之詩，大略如是。其間甲乙上下之議論，殊爲冗長，茲俱不談。然四家之詩，亦非全可棄也。何則？詩以外形內容之調諧爲理想，而完全者，大都不可求，常偏傾於一方者也。漢魏之詩，偏傾於內容，既爲詩矣，晉代之詩，偏傾於外形，設不爲詩而何歟。無手之隻臂，猶得呼之曰人，無足之一脛，亦仍是人也。故於詩而過重氣骨者，不能不謂曰甚狹隘之見地也。張、潘、陸，縱有缺點，固詩人也，抑且大家也。其影響之甚大者，六朝之緣情綺語一體，四人實其開祖也。唐代之溫李新聲一派，四人實其導源也。



之四人者，總之，貽典型於後世，固有大功也。故劉勰曰：「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文心雕龍 誠然乎哉。誦六朝之詩，或且學之者，當三復斯言，以爲左券。

夫如是而四家綺靡之音，大行於世，雄健俊邁之作，邈不可得，然衆人皆醉我獨醒，別有意氣，不捲入時勢之潮流，而超然歌出雋雅之詩賦者，左太冲之挺拔，劉越石之清剛，郭景純之豪儁，皆其選也。王漁洋稱之曰：「晉代三詩傑，宜矣。」

左太冲者，以三都賦博得洛陽紙貴之一大詞豪也。謝靈運曰：「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鍾嶸則是以洪號與纖響，同一視之，真不相當之愚論也。鍾嶸曰：「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詩品亦未爲允。沈德潛曰：「太冲胸次高曠，而筆力又復雄邁，陶冶漢魏，自製偉詞，故是一代作手，豈潘陸輩所能比埒。」古詩源此則洵非虛譽矣。其詠史，招隱諸作，詞偉格高，允爲千古絕唱。其云：「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二句，直可移以爲其詩之總評也。

劉越石聞雞鳴曰：「是非惡聲。」蹶然中夜起舞，洵乎一代之豪傑哉。鍾嶸列之中

品，或見有幾分不滿，亦未可知。然元遺山論詩絕句曰：「曹劉虎嘯坐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其意恨不使劉越石生建安時代，與曹子建、劉公幹輩，一角其才也。沈德潛又曰：「越石英雄失路，萬緒悲涼，故其詩隨筆傾吐哀音無次，讀者烏得於語句間求之。」源古詩蓋觀越石重贈盧諶詩之結尾數句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吾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轡，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則可悟元沈二家之言，必不我欺矣。

郭景純有中興第一之譽，晉氏中葉，偏安江左而後，凡前述老莊虛無之學，大流行之結果，詩人輩亦咸化之，潘陸華麗之風，又漸一變而爲崇尙浮誕虛玄之習焉。若袁伯彥，若孫承公，皆染受此病者，其辭章，則鮮明緊健，能脫凡俗，一望楚楚可觀，而其意象，大抵出於一揆，惑溺於虛玄之旨，故無甚足道。然惟郭景純夔乎異是，其所作有名者游仙詩十四章，名雖曰游仙，而實則與阮籍咏懷，左思咏史，同一用意，並有千古之價值焉。彼詩曰：「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是其高潔之詩想，殆可稱古今獨步。抑又何以題曰游仙，此必爲矯正當時詩壇之弊風無疑也。

上所述諸家，皆有遺集，詩之外，復有賦，若欲觀其概略，則求之文選足矣。然此諸家之賦，構思固多清新，而於文辭一端，萬不及漢代，故茲亦概從省略。

#### 第四節 陶淵明

魏晉以後之詩，始爲綺靡豐縟，次成浮誕虛玄，其變化殆已極矣。於是天特降一大偉人，使晉詩見重於百代，是爲誰，則陶淵明也。

陶淵明傳見晉書，宋書，南史，又觀其自作五柳先生傳，則其爲何如人，不難立辨，無煩瓊縷而述之也。彼仍染受時代之感化，以老莊虛無之道，保身全生。然其本來面目，極富於感情，且甚真摯。故雖未爲宏大，而其鏘鏘自成冲澹洒脫之趣，萬不可掩也。咏荆軻詩曰：「千載有餘情。」或追懷商山四皓，其次擬古九章，寄無量之感愴，有吟「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由此觀之，不愧爲亡國遺臣，幽憤之念，自不可抑制，而常纏綿無盡也。

彼有時或以苦悶之故，豁然大悟，自建其世界觀，而保持樂天主義。換言之，則成就主觀之考察而後，向自然界，樂天然美，得悠然安送其一生。此其所以爲中國之一

大詩人，又且爲田園詩人之開山祖也。

清談家之多數，未真了悟人生，藉口老莊，故蔑視禮法以自高，然淵明則與之全異，此其所以爲真正之詩人也。故肥遯田園，以高尙之意趣，觀察天然，以溫厚之情感，與之同化。觀其東籬採菊，悠然見南山，一剎那間，風景之謀目合意，非已達到天我契合之聖境者乎。故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以人間之語言，極不完全，無以述宇宙之神祕耳。

彼又似有優秀之想像力，蓋吾國之詩，殊失之狹義，復無充分運用之機會，然淵明有之者，關於詩人之資格，大值一考察也。一篇桃花源記即足以證明之，桃花源者，淵明一家之烏托邦（Utopia）也。此本南方思想家之理想，見老子篇末，亦見莊子胠篋篇，今既無甚大相異，更構成具體之規模，不能不謂出於淵明想像力之結果也。

然淵明無論如何，不能解脫人生，彼其真摯之性使然歟。譬若風雨陰寒之夜，舊創傷痕之發痛，彼一念及國家人生，悲哀之情，不禁中來，歌「窮通靡有慮，顛顏由化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無可奈何，則飲酒以遣之，又歌「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

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矣。故酒之於彼，極爲需要，彼非以酒爲旨，特以爲一種安慰精神之作用也。韓愈送王秀才序曰：「及誦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者也。」可謂知言矣。

更推而論之，淵明於實踐方面，尊重道德，乃使彼人格高尚之最大原因也。吾人嘗於文士品性問題，有所議論者，以詩人藝術家，遊於美之靈界，故道德必須優良，而排斥夫過作寬恕之論調者也。何則，人格之高下，關於其作品之氣韻故也。但此所謂道德者，非煩瑣之因襲，或拘於地方之道德，而爲合理，且合於世界之道德也。故不啻醇酒婦人之小說家，而亦決無餘勇，爲詩人之有風聞犯強姦竊盜罪者，強作辨護。抑且不問詩人與否，苟旣爲人類矣，而於道德不有明晰之觀念，及實行之能力者，尙生存於此社會，不亦顏之太厚矣乎。如是，則淵明偉矣。「曰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曰「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曰「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遠，孰敢不至。」故陸象山稱曰：「有志於吾道。」陶靖節集卷端其深譽之，不亦宜乎。

如是道德堅固之田園詩人，故或以爲淵明者，不過一極古怪無情人也，然此大

誤也。世以唐人句曰：「願爲輕羅著細腰，願爲明鏡分嬌面。」在述情之辭句中，妙絕無倫，而愛誦之。然若見淵明所作閑情賦，定必一驚。其賦曰：「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愁夜之未央。」又曰：「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乃至言「願在髮而爲澤，願在眉而爲黛，願在莞而爲席，願在絲而爲履，願在畫而爲影，願在夜而爲燭，願在竹而爲扇，願在木而爲桐。」愈出而愈不窮，更一轉而曰：「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悽悽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悵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癡情憨態，描寫如畫，洵非有豐富之想像力者不辦。

淵明之人物及思想，大略如是，至於措辭之技倆若何，則不用意而自工也。但其集所載之詩，殆半爲碎屑，蓋編者未甚汰除之故歟。其詩之最高者，以光風霽月之懷，鍾山川清淑之氣，抒寫邱壑煙霞之真情與妙趣，一片天機，興會爲主，筆隨意下，毫無滯澀窘束之苦，不煩繩削而自合於規矩也。更從體形上而論，則其四言尤有高致，直

可追隨三百篇之後，五言則體整意洽，並古體之上乘也。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作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不及也。」見陶靖節集卷端黃山谷曰：「謝康樂、庾義成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見陶靖節集卷端其他古今諸家評語，不勝枚舉。總之，觀唐代王、儲、柳、韋諸家，以彼其才學，極力摹倣，然僅得其性之所近，已自不得不滿足，則淵明之大也，可知矣。

淵明非第爲詩人而已，又且可爲一代之文宗。其特色，在不染當時一般之弊，實能維持古文之命脈也。歸去來辭，膾炙人口，歐陽修曰：「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又若昭明太子評淵明之文曰：「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

### 第五節 魏晉文

然求漢後之文章家，諸葛亮第一，陳壽，杜預次之，而後及陶潛乎。蓋此時代之詞人，欲構成堂堂大文章，均甚乏於識力氣概二者也。

東漢以後，文章之衰，全繫乎四六文之盛行。換言之，則詩賦侵犯文章，使之腐敗也。何謂四六文，其語四字六字，其辭偶儷，其聲諧協，一名曰駢體者是也。四六駢儷，自修辭上而觀之，頗見佳趣，偶一爲之，大類溶溶春水，上浮數片落紅，自有難言之風情。吾民族以浮華好文，皇古時代之修辭，已有此觀念，原出於無意識之運用也。例如易書，詩三經，均易發見之，先秦時代有數之文學，老子，左傳，孟子，莊子，韓非子，雖非駢四儷六之文，時加工綴之煊染，而文彩之傾向，愈明晰也。但未嘗爲是而降下文章之氣格者，概出之自然而不踰矩也。或謂四六者，出於人性之自然，必有可行之情勢，然漢代辭賦，方張貴族文學之赤幟，文章亦全爲辭賦化，浸淫久之而非四六不爲矣。譬之砂糖之甘，而充餐飯，則確爲誤解四六之性質，而失之過用也。「萬綠叢中一點紅，惱人春色不須多」，用之多而厭，不猶惡乎紫之奪朱哉。更進一步言之，四六文本不惡，實中國所獨有雅整秀美之詩體也，無韻之律語也。且四六文自有適合之美文題目，



若叙記論策而亦謂非此體不可，則斷然謬見也。故曰漢魏以後文章之衰，在乎四六之濫用也。

秦初，李斯之文，已開此潮流之初源，如諫逐客書者，盛飾華辭之結果，可見古人之風浸衰矣。西漢賈誼，司馬相如，枚乘，鄒陽，揚雄之徒，無不濡染此風，除司馬遷一人而外，其文盡有辭賦之趣致。東漢浸盛，班固命世之文豪，其作封燕然山銘，短篇文字，殆全以四六成之，至蔡邕而彌甚，故四六使用之發達，至明白也。其後鄴下詞人之文，循自然之勢，全成駢儷，文氣之凌夷極矣。然此出於時勢之好尚，無可如何者也。故三曹七子，可名之曰詞人，而決不可稱之曰文豪者，由此故也。

諸葛亮者，古今稀見之大人物也。羽扇綸巾，破強敵於談笑之間，神計妙算，愈出愈不窮之謀略，姑置不論，當其受遺詔於永安宮，輔六尺之孤，數出兵，圖恢復中原，惜哉炎運已盡，星隕五丈原，空勞定軍山之經綸，不愧忠良循直輔弼之名臣。其遺文，今傳諸葛武侯集，出師二表之外，可觀者決不少。要之，其集雖於文學之緣因不相近，然以其保持古文之氣格，則自有歷史價值之存在也。其次，陳壽三國志，其書多可議者，

或持偏激之論，詆之曰穢史。然其史筆，直摩馬遷之壘，較班固實高一籌也。又其次杜預亦有數之文章家，但其所作左傳注，非其倫，此不欲論之。陶淵明文，已詳前論。

諸子者流，有劉劭人物志，傅玄傅子，葛洪抱朴子，要俱不足上比前代也。

## 第八章 六朝文學

### 第一節 宋詩

魏晉兩代之詩，略如前述，更降而述宋，忽又一變矣。此無他，性情漸隱，聲色大開，簡言之，則置重形式方面，而修辭之技工，特發達也。古人曰：「詩自宋一大變，氣變而韶，色變而麗，體變而整，句變而琢，蓋於古漸遠，於律漸開也。」洵非無理。王世懋曰：「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是作者，多入史語，然尙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主，」執例 概餘此論更爲切實。要之，自宋之世，謝靈運出，而建安以後之文運，又改面目矣。

謝靈運者，陳郡陽夏人，少好學，博讀羣書，文章之美，稱江左莫逮，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彼性喜豪華，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然爲人偏激殊甚，多愆禮度，故

朝廷惟以文義待遇之，不任以要職，靈運心甚不平。其後受命撰晉書，粗立條流，終不能成而罷。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但文帝愛其詩書，稱曰二寶，不令登庸重職如故。靈運愈益怏怏，多稱病不朝，未幾攜家族東歸，遊娛宴樂，夜以繼晷，與族弟惠連、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呼曰四友，其遊法，異常粗暴。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穿通山澤，縱橫無盡，不知者大驚，或因訴其有異志。後爲臨川內史，有司糾之，將召捕，故靈運逃亡與兵，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尋追討被擒，徙廣州，尋棄市，其人物殊難感服。

靈運之詩，彫章琢句，奇麗醒目。鍾嶸曰：「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詩品要之，彼詩成於慘澹經營，洗鍊之後，不留雕琢之痕，是其妙也。沈德潛評語最爲切中，曰：「前人評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經營慘澹，鉤深索隱，而一歸自然，山水閒適，時遇理趣，匠心獨運，少規往則，建安諸公，都非所屑，况士衡以下哉。」古詩源要之，靈運以修辭爲生命者也。然實不認有

斬新之構想，起因於時勢之影響，及人物之癖性而然歟。

彼詩概乏完璧，然拾名句，則無限也。試舉其二三例，如曰「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著語何等悠曠。曰「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何等清芬。其他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曰「密秋含餘清，遠峯隱半規」曰「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曰「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日明」曰「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皆必傳之名句也。更當注意者，彼詩特富於對句，中有徹首尾而一貫者。初唐沈宋律詩之起原，實在於此，迨至梁沈約唱四聲八病而後，愈益流行，自然發達而致確立近體詩之定式也。

總之，謝靈運者，宋代一大家也。彼與陶淵明比較，亦一有趣之問題。陶詩吞吐自然，所不可及者，在真厚二字，謝詩雕琢而返之自然，於是所不可及者，在新俊二字。陶詩高處在不排，而謝詩則以排擅勝也。二人並稱，固有宜然，然公平言之，則謝終不能不遜一籌。陶詩天籟也，而謝詩則其佳者，地籟也。謝之精工，窮其技之所至，不能及陶之自然。

與謝靈運同時，有顏延之者，世並稱曰顏謝。字延年，瑯琊臨川人，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當要路，心甚不平，曰：「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延之性既偏激，又有酒過，惟肆意直言，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郊野獨酌，其適意時，旁若無人。大要似謝靈運而稍高，然以詩較之，又稍不及也。

湯惠休嘗評二家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然鍾嶸評顏之失曰：「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蓋填綴之工，往往傷真氣也。簡言之，則均爲彫琢，而洗鍊之妙，不及謝也。然其所作，如五君詠，秋胡行，並足當清真高逸之目。」

立於顏謝二人之中間者，鮑照也。字明遠，東海人，元嘉中，河濟俱清，時以爲瑞，作河清頌，因是知名於世。嘗謁劉義慶，未及見知。將欲獻詩言志，或止之。鮑照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哉。」遂奏詩，賜帛二十四匹，其後文帝召爲中書舍人。文帝好文章，甚自

誇，以爲莫能及，故照悟其旨，其後爲文，特多鄙言累句。然觀今所傳集中，未見此作，蓋止施諸當時公用之文書者歟。

鮑明遠得意之作，樂府是也，所謂「如五丁鑿山，開人世所未有，後太白往往效之。」古詩源試舉其一例，如行路難中之一首曰：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腸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其五言古詩，彫琢之處，與謝相似，自然之趣稍不足，而其高者，遠軼機雲，上追操植，自成一家之格調也。杜子美以俊逸二字評之，殆確不可易之公論也。若求其失，則筆力矯健可稱，而每以尙巧之極，陷於險俗之弊，是也。當時固以顏謝並稱，由今觀之，則宋之詩，當推謝鮑二家耳。

## 第二節 齊詩

茲更進論齊之詩，總之曰豔。然其歸也，過於纖巧，甚難感服。蓋均是奇麗，而其間麗豔二者，大有區別。宋之詩，猶尙麗也，及其腐敗而爲齊之詩，則豔矣。故色澤益濃，而性情之真，愈不見矣。必不得已而求齊代之大家，則謝朓固當爲第一。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嘗爲宣城太守，故稱曰謝宣城。然彼乃不幸之才人，遭亂世之排擠構陷，而無以自免，年三十六歲時，死於獄中。

謝玄暉聲價之高，後人稀及之。梁武帝重其詩，謂「三日不讀，便覺口臭」，常愛誦之。簡文帝稱之曰「文章之冠冕」。同時沈約亦曰「二百年來無此詩」。李太白者，唐朝第一，亦中國第一，世界有數之大詩人也。至其論詩，目中無古人，獨於謝玄暉，數數稱服，嘆美不置，曰「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又曰「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王漁洋亦有曰「白紵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論詩 故後人謂謝詩全篇似唐人，沈德潛曰「玄暉靈心秀口，每誦名句，淵然冷然，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妙理」。古詩 今試觀其詩，則專工發端，爲唐代岑參，高適諸人所規橐，然往往首尾欠貫徹，不免龍頭蛇尾之病。故鍾嶸評曰「意銳而才弱」。詩品 至其詩曰「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曰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曰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曰餘雪映青山，寒霧開白日。皆以起筆有千鈞之力，特堪傳誦也。



又當一注意者，其時有短詩，可名曰豔曲者，甚爲流行。謝玄暉亦從時代之好尙而作之，試舉其二三例，以便於讀者之背誦也。玉階怨曰：「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金谷聚曰：「渠碗送佳人，玉杯邀上客，車馬一東西，別欲思今夕。」有所思曰：「佳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是也。

謝玄暉之外，有王融者，好作豔句，刻飾塗澤，務以聲色勝人，然神色既隱，可觀者少。對於謝詩，可以文章傳者，孔稚圭北山移文也，別詳後論。

### 第三節 梁詩

梁在南北朝之間，文運最盛之時代也。上有武帝，文帝，元帝，昭明太子作文選，劉勰著文心雕龍，鍾嶸撰詩品，皆品隲六朝文學者，其盛可想矣。梁書文學傳曰：「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然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廷而獻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然此時刻鏤愈盛，渾厚之意全闕，沈約拘於聲韻，江淹過於模擬，詩之變，蓋已極矣。李白曰：「梁陳以來，豔藻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孟啓本 洵如所言，格

律既重，風趣愈失，極自然之事也。

梁武帝一學者也。少篤學，洞達儒玄，萬機之暇，手不輟卷，及晚年，信正法，耽梵典，亦頗有所造詣焉。古來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學如帝者，實所稀有。梁之君臣，多文學之才，其餘風使然歟。武帝之詩，以風華勝，亦有幾分渾厚處。西洲曲，河中之水歌，其傑作也。尤以前者之結段，曰「飛鴻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闌干頭，闌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其宛轉之聲調，初唐張若虛劉希夷輩，蓋極力摹倣之。

武帝尙可，簡文帝好作豔詩，江左化之，於是所謂宮體者，始流行焉。沈德潛曰，「詩至蕭梁，君臣上下，惟以豔情爲娛，失溫柔敦厚之旨，漢魏遺軌，蕩然掃地矣。」古詩源四溫柔敦厚，果詩之本領否，姑措弗論，詩至梁而衰，不可爭之事實也。簡文帝臨高臺有句曰，「草樹無參差，山河同一色，」真能窮極登高望遠之神理，然比諸唐杜甫之「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則自有洪纖之別，不能不謂之規模甚小矣。他若納涼詩曰，「落花還就影，驚蟬乍失林，遊魚吹水沫，神蔡上荷心，翠竹垂秋采，丹棗映疏砧。」可見

纖巧已極，專以堆垛，強排局面，殆無足取矣。

武帝時代之有名者，沈約，江淹，范雲，任昉也。古人曰：「沈江饒體料而乏性情，范任足性情而短體料，」而巨擘則仍推沈約乎。沈德潛曰：「家令詩較之鮑謝，性情聲色，俱遜一格矣，然在蕭梁之代，亦推大家，以篇幅尙闊，詞氣尙厚，能存古詩一脈也。」古詩源四蓋可與江淹何遜共成鼎足。但沈約詩雖富於名句，氣格猶高，終以唱導聲律，漸入近體，稍一修飾，便成律詩，入之唐人集中，殆無以別白矣。試舉其例，如曰：「生平少年日，分手易愆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此可見其爲漢魏古詩，及唐代沈宋律詩，二者中間之連鎖也。

江淹盡力修飾，然其風骨實不高。

次有庾肩吾，聲色臭味俱備。陸時雍評之曰：「肩吾椎鍊精工，氣韻香美，當是聲律絕技。」古詩鏡蓋其風神秀朗，愈以促進唐律矣。柳惲何遜亦爲特勝，冀去豔靡之習，摭寫其本素，然大廈之傾，非一木可支，二子雖有志於古，而自然之勢，尙存偶逐時好之跡也。

#### 第四節 陳詩

陳之作家，陰鏗，徐陵，張正見，江總也。此數人，大抵承梁之餘風，無特爲詳論之價值。陰鏗者，何遜之流亞也，故世並稱陰何。彼與他詩人同，僅巧於琢句，其詩無魄力，而氣格之卑，不待言矣。後杜子美曰：「頗學陰何苦用心。」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特就其句而言之，非稱許其格也。

徐陵嘗集玉臺新詠。其詩綺麗而有佳趣，然氣韻殆無可言。陳後主亦好詩，而淫奢亡國之闇君也。其爲太子時，與江總等，作長夜飲，卽位後，起臨春結綺望仙等樓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名木造之，以金玉珠翠爲飾，珠簾寶帳，以下服玩，無可比類，其樓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奇木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貴妃張麗華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造複道於其間，以便往來。江總爲宰輔，然不持政務，日與孔範等文士，侍宴後庭，呼曰狎客，使諸貴嬪與客唱和，君臣酣飲，自夜達旦，不恤國事。當時聞隋兵侵入江南，後主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孔範亦和之曰：「長江天塹，豈能飛渡哉。」故後主以爲萬全之事，奏伎縱酒，作詩行樂，隋大將韓擒虎夜自采石渡。

江，乘守者醉，遂從新林進，入朱雀門，後主大驚，自投景陽井中，隋兵欲下石，聞叫聲，以繩引之，則後主與其愛妃張麗華、孔貴嬪同乘而上。嗚呼，真全無心肝之亡國天子哉！古來以荒淫失社稷者幾何人，希見有如是者，然固是六朝最後之帝者也。

後主之詩，難言輕靡，如曰：「愁多明月下，淚盡雁行前。」曰：「妖姬臉似含花露，多屬於品評宮中之美人者。同時狎臣之作，亦大抵類似，誠不足齒數。

### 第五節 北朝詩及隋詩

專論南朝文學既竟，更當就北方文學而略述之。然北方詩人無多，最可傳者，唯庾信而已。庾肩吾之子，元本南人，及後事北朝，文章一變，擅勝於蒼涼蕭瑟一體，六朝最後之大詩人也。杜子美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又曰：「清新庾開府，」決非過褒之言。杜子美之於庾信，殆正如李白之於謝朓也。故胡應麟曰：「供奉之癖，宣城也，以明豔合也，工部之癖，開府也，以沈實合也。」外詩載蓋陳隋詩人承梁陳餘風，唯欲得名句，獨彼一人於琢句之中，清氣尙存，其有力處，猶優拔流俗也。沈德潛嘗數其名句曰：「如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山池云：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和宇文內史云，

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軍行云，塞迴翻榆葉，關寒落雁毛。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酬薛文學云，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峯。和人云，早雷驚蟄戶，流雪長河源。園庭云，樵隱恆同路，人禽或對巢。清晨臨流云，猿嘯風還急，雉鳴潮欲流。冬狩云，驚雉逐鷹飛，騰猿看箭轉。和人云，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詠畫屏云，石險松橫直，巖懸澗豎流。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夢入堂內云，日光釵影動，窗影鏡花搖。殆少陵所謂清新者耶。

六朝轉瞬興亡，陳滅隋興，隋倒唐起。隋之唯一詩人，煬帝也。彼亦以荒淫驕奢亡國，然比陳後主，有幾分豪健處，於詩猶留其餘影也。帝始習藝文，專仰梁陳之餘瀝，頗能深入，及卽位，一變其體，冀存雅體。然復古之功不全，其風格僅成，而精萃未備。如飲馬長城窟及白馬篇皆傑作，爲當時之模範也。其七言全與唐律無異，不妨謂沈宋律詩，其時已成也。此外有楊素者，本武人而亦奸雄，其詩格頗清遠，有似高人處而稍不明。盧思道薛道衡之徒，殆不足論。

六朝之詩，頹靡若是。初唐四傑王，楊，盧，駱輩猶承其風，沿冶麗之習，沈宋二人附

和之，迨陳子昂出後，其格漸變爲蒼古，張九齡繼之，其辭更益沈雄，李杜二大詩聖出而全革新焉。

### 第六節 六朝樂府

齊，梁，陳三代之詩，皆乏於風骨，但當時之樂府，卽軍中馬上所用之橫吹曲，以成於武人之手，其音多鏗鏘，在六朝文學中，放一種異彩焉。如企喻歌，隴頭歌辭，折楊柳詞，皆其適例也。

北方地近沙漠，其詩殆似胡語，或雖非胡語而以胡景載之詩者，如斛律金之敕勒歌，古昔頗有名，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雖極短，而其爲高古之神趣，直可謂曰漢代之遺響。

至於木蘭詩則古今絕調也。沈德潛曰：「事奇詩奇，卑靡時得此，如鳳凰鳴，慶雲見。」古詩其詩述一少女木蘭，代父從征，中有云可汗云天子者，梁師都以一人而兼有可汗天子二稱也。魏大梁考定，見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二號。本北方之詩，而後世以爲梁樂府者誤也。其敘遠行一段曰：「朝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

濺。且辭黃河去，暮宿黑水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嗚啾啾。」聲調宛轉，誠足極盡歌行之妙趣。

日本賴山陽之書後題跋中，有書勅勒木蘭二歌後，尤激賞之，曰「余嘗愛勅勒歌，雄勁蒼茫，自是北音，迥異齊梁綺靡之習，漢魏歌謠一派，至是而絕響。僅二十七字，文字如含風雲之氣，其中三言四言七言相錯，併歌行之結篇立章，鍊句換韻，開合頓挫，諸法皆備。雖一首可敵下半部文選也。勅勒短而妙，木蘭長而妙，熟此二歌，則歌行之法，不待他求。杜詩似多從此悟入。如孔雀東南飛，絮絮可厭，猶如此間情死演詞耳。」又其日本樂府跋曰，「漢魏歌謠，短節勁音，至勅勒歌而絕響，繼之者唯杜韓耳，而張王接武，其餘大抵不過陳套相襲。」雖非無過譽，然亦可推知此詩之價值矣。

### 第七節 六朝文

論六朝之散文，諸子者流，有梁元帝之金樓子，僧祐之宏明集，歷史則有范曄後漢書，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魏收後魏書，卷帙甚衆，然比諸前代，皆不足較論。

尙當附一言者，酈道元之水經注也。水經者，中國記述河流之狀勢，一種地理書



也，其作者不明爲誰。注之者有晉之郭璞，及後魏之酈道元，前者今不傳，道元之注，亦漸散軼，然清朝學者，盡力整理之，今幸尙存。道元之注，文字流暢，明媚可愛，且曲折自在。水經注中有曰，「淶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見游魚，類若乘空」數語，此固柳宗元小石潭記所云，「潭中魚可百許，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布影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之藍本。可知其文致之一斑矣。

孔稚圭北山移文，奇思逸趣，足以驚倒一世，然文字過於彫琢，恰備六朝文學之真面目也。此外文章家，要皆染受四六駢儷可恐之流行病，無足觀者，唐之韓柳以前，殆復古絕望。

文心雕龍及詩品皆批評文學，此批評文學之興起，與梁代佛典之翻譯，二者多有可論，然大近於專門，概從省略。

## 第九章 唐代文學

### 第一節 總說

佛教流行之結果，大概情況，畀與以厭世之動機，然其高尚深邃之教理，一般人萬不能普及，徒一轉而促進其至淺薄之浮世主義，主爲耳目快樂諸種藝術之發達而已。况吾國人最重實際，故均是曰佛教，小乘教殆不能行，而大乘教獨存，常與現在互保緊密之關係，自更宜得如上述之傾向矣。是以六朝亂離之間，詩歌以下諸種藝術，卻盛流行，及唐而欲誇張四海統一之大業，愈以增其勢焉。

唐者，中國文學之極盛時代也，然猶承六朝餘風，依舊硬文學不如軟文學之盛，而其詩乃古今無與倫比也。文章至此際，雖已見復古之氣運，然實止詩之附屬品，除二三人外，固無特可置論者。

何故詩至唐而極乎如彼其隆盛也，固由代代天子好之，而更有一大原因在者，

則以詩爲一種取士法也。苟於詩爲能手，即可一舉而得美官，作天子之大臣，則否，必不能擅一代之盛名，而成就何事也。於是唐代文學，遂成畸形之發達，惟詩之獨張而已。詩之五言，在六朝之間，已極其變。故七言新體，最爲流行。要之，時勢之自然所使也。

既以詩取人材，故詩人之數，多於天空之星。清乾隆帝欽定全唐詩總集，唐代之詩，全部九百卷，二千二百餘家，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姑無論此書成於千年之後，其詩人之不幸而湮滅者，固已多矣，實際之數，尙當十倍或百倍於是。惟唐之詩，今存者，大抵收入此書，篤學之士，座右必備一部也。其次，記詩人小傳者，有唐才子傳，錄逸事者，有全唐詩話。又若諸大家詳密之傳記，有新舊兩唐書本傳可據，其評論諸家者，有乾隆御選唐宋詩醇，趙甌北詩話，茗溪漁隱叢話，其他諸種詩話，各家選本所插入之評語，大概已甚詳明也。然茲事體大，尙在研究之中，姑從後世評家論唐詩之時世，可分爲左之四期。

(一) 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開元初，凡百餘年。

(二) 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大曆初，凡五十年。

(三) 中唐——自代宗大曆元年，至文宗大和九年，凡七十餘年。

(四) 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至昭宣帝天祐三年，凡八十餘年。

然或以自初唐經盛唐，或以自盛唐入中唐，每謂不能設有截然之界劃者，尤以盛晚之區別，議論不一，然此但爲討論之便，別無深意義也。其間以盛中二期爲最盛時代，出李杜韓白四大家。

## 第二節 初唐詩

唐初詩人，概承六朝纖麗之習，故宛轉之風調可歌，而氣格未高。獨魏徵以開國佐命功臣，其述懷之詩，已開唐詩之初源，在當時，洵爲異數之作也。選唐詩者，必以此詩爲冠首，已成定例。同時有虞世南，褚遂良，王績之徒，太宗亦時有所作。

更轉而他求，所謂初唐四傑者，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也。王勃以滕王閣序「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落鴉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名句，盛傳爲天才，歿時年僅二十九歲。楊炯無甚驚人之處，少嘗舉神童，爲弘文館學士，幾經升沈，後終於盈川令。盧照鄰乃一不幸之厭世詩人，蓋罹遺傳性梅毒而成廢人，浮

世之交際，尙不能焉，爰作五悲文，其後手足不遂，遂與親屬訣別，投潁川水中死。駱賓王在徐敬業幕中，參與討則天武氏，圖恢復唐宗社，作檄文，有「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句，武后驚異。亂後爲僧，隱於西湖靈隱寺，相傳其吟滄海浙江之句云。此四人雖同爲一時之傑，而各異其面目，王有天才而數奇，楊有俗氣而虛傲，盧乃幽憂之情殷，駱則功名之心熾，詩爲人格之反映，明留其痕迹也。當時裴行儉嘗評之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唐書 文苑傳後果如其言。然此就處世而言耳，至於人物之高下，文章之價值，乃適相反也。楊炯不嫌於四人合稱，嘗自言曰：「吾媿在盧先，恥居王後。」唐書 王勃傳彼實四傑中之最劣者。持平言之，其才思清奇者王勃，人物純潔者盧照隣也，餘二人，概當屈從下陳。

然四傑依然四傑也。杜甫嘗曰：「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決非過譽。陸時雍評曰：「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隣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詩鏡 總話子安，王勃字也，總之，推彼爲

魁首也。至若楊駱二人，不免一種慣用之癖，楊好疊古人姓名，故世呼曰點鬼簿，駱好以數字屬對，故世呼曰算博士。

四傑以同時之人，而大概之規度亦類似，故其所作，絕相肖也。然詠同一題目，而各因性格之所異，自然顯露。最堪注意者，盧之長安古意，與駱之帝京篇，無異班固左思，同賦帝都，而出於七言一體，可謂以新體詩，詠舊題也。此兩篇俱見唐詩選，無容錄示全篇，惟舉長安古意之結段，曰「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只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表示盧之厭世觀念，最爲明晰。而帝京篇之結段，曰「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楊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遭迴，汲黯薪愈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傅，獨負洛陽才。」顯出駱之功名野心，亦宛然如畫也。

此四傑者，無一能脫六朝豔冶之餘風。至能一掃時習，直接建安體者，當歸功於陳子昂爲唱首。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文明初，舉進士，武后擢爲左拾遺，聖歷初，解官歸，其後爲縣令，殷簡以宿怨，置諸獄，憂憤而死。子昂集中，最可推爲傑作者，感遇詩

三十八首，殆逼近阮籍咏懷也。彼嘗說明自己之立脚地，有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無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頽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與東方左史  
與修竹篇序蓋使唐之詩所以盛者，陳子昂與張九齡，李太白三人之力也。故沈德潛曰：「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爲最。」說詩  
碎語抑且子昂之文，亦不染駢儷之習，而作古文，遙爲韓柳二家之前驅，洵初唐文界唯一豪傑之士也。

六朝之後半期，爲沈約、庾信二人所漸造成之詩律，初唐經沈宋二人變化之，不獨五言，雖七言亦音韻相和，約句準篇，馳巧競工，當時僅稱曰沈宋體，後乃名之曰律焉。律之短者，普通八句，中四句爲對句，餘四句則不對也，擴張之而爲長律，卽排律也。至若絕句，有謂任絕其半，卽四句所成之律詩，故命以是名者。（但有反對說）要之，律者通唐代最盛行之詩體，而確立此詩體者，沈宋二人，在文學史上，有不可沒之功也。然此二人者，實皆無聊小人也。沈者沈佺期，比較尙可，宋者宋之問，初媚事武后，昵臣張易之，至爲之奉溺器，後受武后恩寵，卒以口臭見棄，不遂所志，緣是興悲，作明河篇。

未幾，張易之敗，之間逃匿張仲之家，俄而仲之將殺權臣武三思，因泄其計略於三思，贖己罪，由是擢爲鴻臚主簿，遂媚事太平公主，然末路遭貶謫之苦，終爲御史所劾，賜死。初，之間奪其婿劉希夷作「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希夷知而泄之，之間大怒，以土囊壓殺之，故之間之死，爲希夷之報云。雖此事真僞不明，總之，可見之間乃一性情酷薄，利欲以外無所覩之小人也。故之間有小才，而無高潔之想，加之局促於字句聲律，故亦絕無雄渾獨出之氣焰也。沈宋友人有杜審言者，詩聖杜甫之祖父也。

次有賀知章，包括張旭，張若虛四人，稱吳中四士，實初唐之殿也。賀知章，張旭者，李白之先輩，且酒友也，於飲中八仙，俱留浮名，而不以詩見重。獨張若虛以豐富之想，瑰麗之筆，遠駕沈宋，排除初唐輕靡之調，鼓吹純粹之唐音焉。其所作「春江花月夜」，布置排列，無一點缺漏，蟬聯相承，而聲調宛轉，殆無間然。蓋彼詩之存於今者雖多，止此一首，足以傳千古不朽之名矣。是故多作非可褒，文學之價值，固在質不在量也。

### 第三節 盛唐詩



當唐開元，天寶之際，唐朝之隆盛已極，而將變爲衰替之時，歷史於此，遽見崇巍之象。蓋六朝文學，煦濡於唐初之太平，至是俄然隆興，而造乎其極。然此乃李杜二人之爲，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也。

詳述李杜二人傳記，可成一鉅著，世既多有之，大略可覩，故茲從省略，但就其人格，及詩之技倆而論之。

李白者，蜀人也，有南人性格，甚富於熱血，而功名之心極熾。幼時爲人倜儻，喜縱橫，好任俠，嘗手刃數人，輕財重施，不事生產，宛似戰國時代人物，故慕魯仲連，張良。嘗上書安州裴長史曰，「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常橫經藉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極蒼梧，東涉冥海。」由是觀之，彼實爲博取功名而遠遊也。晚年入永王璘幕，被議處叛賊之罪，蓋亦欲實行其胸中之經綸而失誤也。然彼常因其失敗而不成功，故又復甚喜道家之說，自強抑其功名心，使天性灑落豁達，冀忘浮世之艱苦焉。前者卽功名心，後者卽出世間之願望，不啻冰炭，李白一身，卽此矛盾之凝固體也。故彼爲

澆除胸中種種塊壘而縱酒，飲中八仙歌曰：「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描寫狂態如畫，蓋通一生而常若是，毫無所變異也。

李白者，謫仙人，豪快人，血性人也。其詩才，則全出天授也。彼功名之心，勃然而起之時，恆發家國興亡之感，然其所咏，多在天然，在風月草木，在神仙虛無。故其詩以氣韻勝，縱橫自在。然正惟天才之詩人，故能不期而協於法，有森嚴不可犯之規度也。趙甌北嘗評之曰：「李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亦不勞勞於鏤心刻骨，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若論其沈刻則不如杜，雄鷲亦不如韓，然以韓杜與之比較，一則用力而不免痕跡，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此仙與人之別也。」甌北詩話

李詩以氣韻勝，不爲對偶等區區小巧細工，故近體不如古體，樂府尤最得意，集中凡一百五十首許。王世貞評之曰：「太白古樂府，杳冥恂怳，縱橫變幻，極才人之妙，然自是太白樂府。」藝苑卮言 篇篇皆佳作，而其中遠別離，蜀道難，梁父吟，烏夜啼，烏棲曲，

將進酒，囊陽曲，鳴皋歌等尤見其妙也。其次五古，以古風五十九首爲第一，與阮籍咏懷，陳子昂感遇同趣。沈德潛曰：「太白之詩，縱橫馳驟，獨古風二卷，不矜才，不使氣，原本阮公，風格俊上，伯玉感遇詩後，有嗣音矣。」別唐詩又次七古，以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爲第一，有曰：「餐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袖長管吹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當筵豪氣凌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遙，余旣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神氣自暢，情文並高，故沈德潛曰：「太白七言詩，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波浪自湧，白雲從空，隨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所及。」別唐詩此非阿好之談也。又次律詩，前已言之，其數極少，五律七十餘首，七律十首而已。然其對偶，亦自工麗，別含一種英爽之氣，沈宋輩所不及也。至若絕句，本從六朝清商小樂府而來，乃太白之長技也。其七言絕句，古今獨步，無與爲敵，卽眼前景，口頭語，而絃外之音，使人之神也遠。其例不可枚舉。

次論杜甫，與李白並稱，詩天之雙星也。大概偉人必無獨有偶，殆一奇事歟。杜甫之人物，與李白全異，彼純然北人，世間而非出世間，且情極厚之人也。故無論如何，不

能超離世間，忠君之情，每飯不忘。天寶亂後，流寓諸處，其間思君憂國，偏狹躁急，至以成性，常吐不平之音，慷慨淋漓，悲傷時事，兼嘆自己之薄命。故世稱其詩曰詩史，以詳於當時紛亂社會之內幕也。

杜甫之詩與李白異，乃專以思力得之者。趙甌北評之曰：「其真本領，仍在少陵詩中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句。蓋其思力沈厚，他人不過說到七八分，少陵必說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筆力之豪勁，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無淺語。」甌北詩話

彼經營慘澹，千錘萬鍊而後成句，故世傳其受李白飯顛之嘲云。然彼詩於句法，字法，章法，篇法，極盡所有變化，且描出一切姿趣，故可謂曰集古今詩之大成者也。惟其本來面目，在乎沈鬱雄奇，第觀登樓一律云：「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即此，可以窺豹一斑矣。

循例，關於各體詩，舉沈德潛評語。其五言之評語曰：「長篇意本連屬，而學問博，力量大，轉接無痕，莫測端倪，轉似不連屬者，千古以來，讓渠獨步。」唐詩別裁其七言之評

語曰，「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膝行而前，不敢仰視，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集，別於盛唐諸家，獨稱大宗。」別唐詩其五律之評語曰，「杜詩近體，氣局闊大，使事典切，而人所不及處，尤在錯綜任意，寓變化於嚴整之中，斯足凌轢千古。」別唐詩其七律尤最得意，評曰，「杜七言律有不可及者四，學之博也，才之大也，氣之盛也，格之變也，五色藻績，八音和鳴，後人如何髣髴。」別唐詩獨絕句一體，雖有衛護之者，終不免粗率之誚。

杜甫集中之詩，無一首可棄，五古如赴奉先，北征，七古如洗兵馬，七律如秋興，諸將，詠懷，古蹟諸篇，尤可見其本領也。

李杜二人同時，而其性行，思想，詞章，無一同者，然同留大名於千古，真不可思議之事也。李如仙，杜如聖，彼爲出世間，此爲世間，彼理想派，此實際派，彼受道教之感化，此循儒教之經綸，彼以氣勝，此以情厚，彼一氣呵成，此苦心經營，彼放吟於自然之間，此感慨於時事之中者也。彼時時樂天，此常常悲觀，彼放縱，此狹窄，故彼以縹緲空靈之趣擅其勝，此以沈鬱頓挫之致極其技也。括言之，則彼海也，此山也，言才則數李，言

學則推杜，此二大詩聖而欲軒輊之者，爲愚者之事，亦未可知，但吾人則讀詩好李白，及自作詩，願學杜甫也。

有就李杜之優劣而論之者，要不甚當也。第以詩言，則縹緲空靈者，與沈鬱頓挫者，從人之所好，不能曰誰勝也。當中唐時，元稹作杜甫碑文，中有李杜優劣論，謂「李尚不能窺杜之藩籬，況堂奧乎？」是崇杜同於九鼎大呂之重，而實不知李之爲何者，當時韓退之早已譏之曰：「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調張籍清乾隆帝亦嘗詳論之。或又有以杜每飯不忘君，而李乃染於神仙，爲不可者，然此畢竟儒教之見地，非審美之批評也。至若二人作詩，一遲一速，李如杜甫歌曰「斗酒詩百篇」，運筆如飛，語語皆豪，反是而杜如李白戲嘲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唐孫苦心刻意，甚非易易。凡制作之遲速，必不關於作品之價值，自不能執此而論，昔枚皋速而拙，司馬相如遲而巧，然則李以速而美，此其偉之又偉者也。要之，兩人之間，決不能設上下之別。蓋偉人固深自知己之爲何者，同時以海闊天空之量，而悅服他人之美，李杜二人交情固極親密也。惺惺惜惺惺，英雄識英雄，故李白晚年坐永王璘罪，流夜郎時，杜有作

夢李白一首，又有天末懷李白贈李白諸篇。更檢李集，則有沙丘城下寄杜甫曰：「思君如汶水，浩蕩寄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一律。是詩天之雙明星，互相輝映，秋毫無所犯也。

如無數星辰，繞日月而並行，如幾多丘陵，起伏於泰華二嶽之間，故與李杜同時諸家，亦決非無聊之詩人者流。但中有直可追隨二家之後者，其王維乎。李杜王三家，王漁洋比之仙聖佛，徐而菴比之天地人，余竊欲比之魏蜀吳。然李杜與王，自有截然區別者。李杜二人，一飄逸，一沈鬱，此雖大異，而均重根柢，獨王以興會為主。故李杜二人，以才力之雄厚，互有所出入，而王則全立於別途，以才之清，成名百世者也。蓋王維之詩，如何體式，如何情趣，咸存在也。古詩律絕皆上乘，高華，闊大，雄渾，無不備，而其本來面目，則在清腴也。彼學陶淵明之一種淵深樸茂，純以自然爲宗，一片天機，妙造自然，正極上上品也。其自含有清旨微言，恰當滄浪嚴羽所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詩話又合於司空表聖所謂「飲食中之鹽梅，美在鹽酸之外。」蘇軾書貧子思詩後，蓋本司空者也。近世王漁洋爲神均派之開祖，目

杜甫五古爲變調，於古詩選不載其一首，於唐賢三昧集則以王維之作爲壓卷焉。要之，王維者，開神均派之初源，能發揮李杜所不見之一種妙致者也。有與彼略相似者，同代之孟浩然，儲光羲，更下則韋應物，柳宗元也。皆陶詩之高調，成一種別體，而搖曳於唐三百年之詩壇者。

此外有名之盛唐詩人，則張九齡，上繼陳子昂，以品行醇正見稱，王昌齡以情之篤深見推，尤以其絕句，堪與李太白匹敵也。其次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乃至王灣，崔顥，綦母潛，王之渙，裴迪，賈至，丘爲，皆一時之傑也。

#### 第四節 中唐詩

立於中唐之初者，有劉長卿，然無甚特色。次舉大曆十才子，其姓名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燁，夏侯審，李端，盧綸也。評之者曰：「錢起體製新奇，理致清瞻。盧綸如三河年少，風流自賞。吉中孚神骨清虛，吟咏高雅，宛然神仙中人。耿燁才思俊爽，意氣不羣。韓翃興致繁富，如芙蓉之出水。司空曙屬調幽閑，如新花之笑日。其餘崔夏，李苗四人亦皆詞采炳然可觀。」此外郎士元與錢起齊名，世稱錢郎願，况，張



繼戴叔倫，李益等亦皆頗有名者。然比之盛唐李杜時代，則洪響既滅，纖音乃起，有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格調雄健，足以橫絕太空者，不可復聞矣。故嚴滄浪嘗有言曰：「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之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下之詩者，曹洞下也。」滄浪詩話

唐之詩，大曆以後，長此以降乎，而又不然。元和長慶之際，再返於隆盛焉。是爲誰，則韓愈、白居易二人也。韓愈者，世莫不知彼爲文章家，然彼固又爲詩人也。故茲先論詩人之韓愈。

李杜之詩者，中國律語之傑構也，李乃天授，終不可學而能。故韓白二人皆學杜甫。杜甫之本色爲沈鬱，其他變化多端，尙非無可用武之餘地。於是韓愈以驚人之學問才力，注目於杜甫之奇險處，白居易則垂意於老嫗都解，專學杜甫之平明和易處焉。

趙甌北論韓愈曰：「惟少陵奇險處，尙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關山通道，自

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故時見斧鑿痕跡，有心與無心異也。詩話北實則韓愈之詩，風骨峻嶒已極，豪放有餘而深婉不足，究有散文化之跡也。可爲其詩之標本者，衡嶽廟，南山詩，元和聖德詩也。此外於律則有著名之一封朝奏，又於絕句，則出人意外，亦有可供吟誦者數首，例如「丘墳滿目衣冠盡」，「不覺離家路五千」，「韶州南去接宣溪」，「天街小雨潤如酥」，「風光欲動別長安」是也，不審其技倆之何以致是。

白居易之詩，乾隆御批所言已盡之矣。其言曰：「蓋根柢六義之旨，而不失乎溫厚和平之意，變杜甫之雄厚蒼勁，而爲流利安詳。不襲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彼詩甚易解，原出於苦心作成如此者。蓋當時之詩，競擬漢魏，甚者至肖詩之雅頌，強自鳴高，而炫學博。白居易獨以入俗耳爲主者，顯爲一種反動，洵具有慧眼卓見者也。今觀長恨歌，琵琶行，皆無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詩在當時，大行於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嫗，莫不玩誦之。白居易者純然平民詩人也。嘗記彼與元稹書曰：「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道，孀婦，處女之口，

每每有咏僕詩者。軍使高霽寓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漢南主人娛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此決非自衒之法螺也。元稹又序長慶集曰：「禁省觀寺郵堠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摹勒，銜賣於市井。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輒能辨別之。」白居易之詩，不但中國，行於朝鮮，更行於日本。日本嗟峨天皇御府珍藏一本，以其中之一句，試小野篁詩才，藤原岳守上元白二人詩筆，獲敍從五位下，此日本史上之事實也。至若影響於日本之和歌，可無俟言喻。是故白居易之詩，有絕大感化，及於東亞半面大陸之思想界，較諸碧眼赤髯之詩人，未見其例也。

然彼詩本自有缺點。彼真如其名，樂天之男子，和平簡易而已，故若豪放，若高古，若精深諸趣，均所不解也。陽春白雪之調，人鮮和者，詩至極高，固不易使之了解。反是而若萬人可以諷誦，則雖寥寥數語，如項羽垓下，漢祖大風，亦不能不謂之千古絕調也。或呼彼詩曰白俗，爲後世一派論者所蔑視，決非無理。然彼革新中唐萎靡之詩壇，

而創立一派之別調，頗足稱偉也。

白居易詩今存者三千八百四十首。爲唐人詩中之數量最多者，約三倍於李杜之詩也。蓋彼性善製作，而取材卑近，時常作詩也。今日亦有類此無聊之詩人，博當世之稱揚，作士女之導師者，總之，俗眼甚低也。抑若此者，或於詩爲瀆冒，而將逢彼巴拿斯 (Parnassus) 山頭繆斯 (Muses) 神之怒也。

然彼亦有不少深厚之精力，故於古體得恣其巧。長恨歌八百六十字，琵琶行六百十六字，遊悟真寺詩一千三百字，中國詩中稀見之長篇也。至若新樂府秦中吟諸篇皆傑作，而律絕亦時有可觀者焉。

奉少陵一人爲標準，韓更欲高之，白更欲低之，然各以其才力，若用心之結果，與謂曰練意象，不如曰重修辭，與謂曰事內容，不如曰主外形。詩壇之遞次變遷，大抵同也。過猶不及，故韓、白二人偉則偉矣，終不能及杜甫何。

元稹字微之，乃白居易之密友，有如荷包者然，其詩風亦相似，然其爲人則輕薄才子，殊難感服。當時擅盛名，獲稱曰元才子，其所作連昌宮辭，與長恨歌，同詠開元，天

寶宮掖之事，世美之曰聯璧焉。然微之終不及居易者，趙甌北嘗曰：「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敵，然香山自歸洛以後，益覺老幹無枝，稱心而出，隨筆抒寫，并無求工見好之意，而風趣橫生，一噴一醒，視少年時，與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競勝者，更進一籌矣，故白自大家，而元稍次。」

韓愈之門下，才子頗多，其中以詩成名者，賈島，孟郊之寒瘦，李賀，盧仝之怪詭，張籍，王建之平麗也。

孟郊，東野者，韓愈之高足，韓作送東野序曰：「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又詩曰：「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能躡其蹤，我願化為雲，東野化為龍。」是於詩於文，屢推賞之，且使聯句以鬪其才焉。然其詩非甚可褒者，韓愈出於愛才之至情，頗表欽服，要不免嗜痂之癖也。東坡嘗有詩曰：「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孤芳雜荒穢，苦語餘詩騷，要當門僧清，未足當韓豪。」又隱居詩話曰：「孟郊之句，蹇澀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嚴羽曰：「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懽。」詩話元遺山曰：「東野窮愁不休，高天厚地一詩

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十詩三千秋公評，自有定論。至若賈島更其次也。

李賀者，千古之鬼才也，以二十七歲死，傳集亦殘而不完。彼於詩，費盡嘔心之苦，然要止以修辭之技工，故意拗戾而言之也。例如殘絲曲之「綠鬢年少金釵客，纏粉壺中沈琥珀」句，不過咏少年男女，以青白色壺酌酒，別無何等意味也。然其構想，亦有帶鬼趣者，如神絃曲卽其例，而尙爲極少數耳。韓愈嘗評之曰：「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沼沼，不足爲其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園陔殿，梗莽邱隴，不足爲其怨恨悲愁也。鯨吸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怪荒誕也。」杜牧詩引蓋其詩較有變化，自以鬼趣爲其獨闢之方面，然長處卽短處，徒以少年死，未能盡發揮其妙也。以公平之詩眼，檢彼詩集，摘取名作，則李憑箏篋引，雁門太守引，金銅仙人辭漢歌，將進酒，美人梳頭歌，皆鬼趣之少者也。盧仝亦略類似，對於李賀之魂詭，則彼寧爲怪誕也。月蝕詩最有名，而較無佳趣。如有所思，樓上女兒曲，秋夢行，雖非本色，

實佳作也。繼李盧二人之後者，劉義冰、柱雪車二詩，稍著聞於世。

張籍者，韓愈弟子中之最親密者，而其詩全異矣。彼與白居易亦曾相親，故其平麗處，乃轉相似也。彼所長者樂府，故白居易有詩曰：「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世少其倫。」同時有王建者，世連稱之曰張王。

中唐人之偉者，此外尚有劉禹錫。彼初與韓柳交，後與元白唱和。其詩雖無甚特色，而詞氣豪逸，才情縱橫，當時有詞豪之稱，於諸體兼擅其長。金陵懷古「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一聯，石頭城「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一絕，俱可稱絕調也。

### 第五節 晚唐詩

晚唐之世，國家衰替，故其詩亦甚不振。在其初之偉者，李商隱、溫庭筠也。韓白及其門生，從事修辭之風，至是愈盛，而此二人，徹頭徹尾，以修辭爲務者也。李商隱雖稱杜甫之嫡嗣，然本豔才綺骨之詩人，而僅得其典麗處，其特色在豔靡綺麗而已。其詩大抵以典故砌成，爲是頗費苦心，故或呼如楊炯之點鬼簿，又別名之曰獼祭魚、錦瑟。

一律，卽其標本，諸家箋釋紛如，至今擾擾不明。元遺山詩曰：「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論詩三十首王漁洋詩曰：「獼祭曾驚博輿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秋毛鄭功臣在，尙有彌天釋道安。」絕句詩要之，彼乃刻苦之修辭家也。反是而溫庭筠乃修辭之天才也。其得意之作，樂府是也，其奇豔處，尤古今獨步也。唐末之有溫李，猶建安以後之有張、傅、潘、陸，在當時稱之曰新聲，大行於世焉。溫李之外，有段成式，三人排行皆爲十六，故世稱曰三十六體，後衍至宋，名曰西崑體，風靡於東坡以前之詩壇。

李商隱與溫庭筠，並稱溫李，又與杜牧合稱，曰李杜。杜牧者，聲名等於溫李二人。其詩豪縱，異於晚唐柔靡之風，但家數尙小，故不能成爲詩界之一大勢力。略與杜牧同趣者，有張祜、趙嘏。

此外晚唐之有名者，許渾七律，鄭谷絕句也，次之則羅隱、司空圖、韋莊輩也。若乃皮陸唱和，徒誇篇什之富，其詩固極粗笨也。

韓偓創香奩體，極有名。香奩體者，無他，主關閨閣之情事，以豔靡之體爲之，然吾



國儒教主義之論詩家，非常排斥之。沈德潛嘗加貶視曰：「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爲豔情發也。雖三百以後，雖騷興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咏，然辭則託之男女，義實關君臣友朋。自子夜讀曲，專咏豔情，而唐末香奩體，抑又甚焉，去風人遠矣，淫哇私褻，概從闕如。」唐詩別裁集凡例然香奩集中，見有不堪者，殆絕無之，則此評語，可斷言曰酷也。如曰「繞廊倚柱堪惆悵，細雨輕寒花落時。」曰「羅帳四垂紅燭背，玉釵敲著枕函聲。」曰「宵分未歸帳，半睡待郎看。」曰「正是落花寒食夜，夜深無伴上空樓。」曰「若是有情爭不哭，夜來風雨葬西施。」曰「桃花臉裏汪汪淚，忍到更深枕上流。」曰「此身願作君家燕，秋社歸時也不歸。」曰「水精鸚武釵頭鵲，斂袂佯羞忍笑時。」豔則豔矣，而決非猥褻。蓋若是者，前人集中，時偶見之，但韓偓專盡力於此方面，故其詩之數量，乃特多耳。至於其人物何如者，據唐書本傳考之，當昭宗之世，立朝爲骨鯁之臣，中流之柱，不畏朱全忠專橫，乃以忠誠奉國者也。要之彼爲至情之人，故於詩亦時咏豔情者歟。試誦其感事三十四韻之數聯，有曰「晉讒終不解，魯瘠竟難痊，祇疑誅黃皓，何曾識霸先，嗾蔡翻醜正，養虎欲求全，萬乘煙塵裏，千官劍戟邊，斗魁當

北圻，地軸向西偏，袁董非徒爾，師昭豈偶然，中原成劫火，東海遂桑田。」慷慨悲憤，如別出一人手，雖後世之文天祥，猶恐不及也。更觀其「水自潺湲日自斜，盡無雞犬有啼鴉，千村萬落如寒食，不見人煙空見花」一絕，則對於亂後光景，而孤臣拭淚零丁之狀，宛然如見矣。竊謂取韓偓之詩，不如其人物也。

#### 第六節 方外及女詩人

唐代釋道方外之士，亦多詩人。其中詩最多者，寒山子也。大概以佛教大乘之思想，而貫通宗教或哲學之詩歌也。道士呂洞賓稍有可傳者，其詩有劍氣。如「獨上高樓望八都，墨雲散盡月輪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咏飛過洞庭湖」二絕，極雄放高古之趣，尤吾人所愛誦也。女流詩人則蜀之名妓薛濤及女冠魚玄機最有名。乃若自唐中葉，創出一種填詞之詩形，最可注意，茲以從便，讓至下章詳說之。

#### 第七節 唐古文

自漢魏至六朝，全無文章，四六駢儷之濫用常盛，偶有炯眼達識之士，出而反抗

時勢，作古文焉。諸葛亮，陳壽，杜預，陶淵明之事，前已言之。陳末，姚察撰梁史亦用單行散文。次則北朝周主宇文泰，與其臣蘇綽，懲四六之弊，仿書經作詔誥，使羣臣文筆皆遵之。又次，隋李諤亦論四六之弊。然一般世間之好尚，甚不欲廢棄此豔體文詞。自唐初，王，楊，盧，駱以下，蘇頲，張九齡，陸贄輩咸以一代雋才，猶用四六也。一部陸宣公奏議，堂堂政治上之論策，尙概以對偶作成之。

迨至韓柳二人出，而成革新之業，然此二人決非不待文王而後興者。韓柳以前，有幾多之前驅者，不可忘也。唐之文章，韓柳以前，凡經過三大變。最初首出者陳子昂，脫陳隋以來纖豔之陋習。韓愈詩曰：「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士又於送孟郊東野序，稱之爲善鳴者。柳宗元曰：「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忤者，梓潼陳拾遺。」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後世陳振孫曰：「子昂首起八代之衰。」直齋書錄解題宋祁曰：「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尙，子昂始變雅正。」新唐書本傳此唐文體之第一變也。其次則張說興於玄宗初年，其文雖未全超出俗習，然實克以宏茂，推波助瀾，此唐文體之第二變也。又次，元結興於天寶末，晁公武曰：「其文如古鐘聲，不諧俗耳。」高似孫曰：「其文章奇古不蹈襲。」爾

後踵武者，有獨孤及趙翼曰：「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史記十二尚有蕭穎士、李華、梁肅輩，此唐文體之第三變也。要之，武德貞觀之後，經此三大變，文章始近於古，自然之風氣所趨，遂胎孕韓柳二人，韓柳二人之傳記甚冗長，當別詳論之。

韓愈者，以儒家之忠臣羽翼六經爲己任，自言得孟子之正傳。然其獨立之思索，尙爲極少，僅可曰鋪張儒家古義，革新當時社會者耳。其所作原道、原性、師說，以下數十篇，謂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欲以佐伯六經，實則甚淺薄也。柳宗元有幾分了解佛教，其思索較之精微多矣。

與李杜之歷史相同，韓柳二人亦生同時，以親密之交，俱成名當世，然其人物，性行，主義，本領，文致，則全相反對也。韓如洋洋長河，柳如孤峯嶄峭。韓大無不容，柳稜稜角立。韓經先後三次坐貶，猶百鍊之鋼，毫不挫折，晚年使河北，面叱叛臣王庭湊，柳坐二王之罪而後，啜泣而已。從學問上而言，則韓保守，柳懷疑。從主義上而言，則韓樂天，柳厭世。更就文章上而言，則韓爲論理，出自經中，柳爲記事，出自史中。韓說盡其意，宛如倩麻姑搔癢，柳不說破，使讀者自有所會。韓縱橫，柳變化。蓋一可謂之大，一可謂之

高前者以議論奔放，氣魄雄大見勝，後者以敘述精微，筆致雋潔競秀也。韓之詩，散文化，而柳之文，則詩化也。

至若評韓柳二家之文，試舉前人評語，廖道南曰：「高山大川，雄峙奔洶，雖不見其零虧湮塞，而其秀挺迴紆，不可盡藏者，韓文也。巍巖絕湍，峭奇環曲，使人遐眺留睨，而其靈氛怪氣，固克籠罩者，柳文也。又平原曠野，大將指揮，天衡地衝，自有紀律者，其韓之變，而問道斜谷，翠颺掣電，不可方物者，其柳之變歟。」羅大經曰：「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

二家之工力相敵，故觀於各自集中，亦有欲相角者，然柳之山水遊記，遂不可見於韓之集中，此不獨使唐之文界見重，并證明吾國文字之擁腫不靈，亦善使用之，則能言甚細密之事也。中國文學中，敘山水之形勢者，始於禹貢，次有酈道元水經注，然至柳宗元而漸確立一體焉。試舉其例，如小石潭記曰：「潭中魚可百許，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如袁家渴記曰：「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蒸勃香氣。」如石渠記云：「風

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非皆可稱觀察之精微奇警者乎。要之，永州八記之文，中國文學中之絕品，試求之外國，殆亦莫或能之也。

韓柳以後，唐之文人，李翱之外，無可特言者。李翱者，韓愈之姪婿，其文如何，觀紀曉嵐評語，大略可觀已。其言曰：「才與學，皆遜愈，不能鎔鑄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太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觀、劉蛟諸人，有矜心作意之態。」蘇舜欽謂其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誠爲篤論。鄭獬謂其尙質少工，則貶之太甚矣。四庫提要

然古文復興，乃一大事業，固非可完成於區區數人之手者。故以爲韓柳二人已盡舉之者，太誤也。自唐經五代，入宋，四六之迷夢未醒，駢儷之陋習猶存，聲偶排律之文，常得世之尊重。楊億、劉筠、王禹偁、徐鉉、范仲淹以絕代之雋才或名臣，莫不皆然，其間僅有柳開、穆修、尹師魯、蘇舜欽數人而已。爾後歐陽修崛起，研究韓文，作典雅清妙之古文，考試場中，亦以古文取士，於是蘇氏父子三人，曾南豐、王安石繼興，而古文經一千餘年，始見真正之復興焉。然則韓柳二家爲改革之中堅，而猶有待諸後世也。故曰：時世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韓柳二家亦豈能逃此公例哉。

### 第八節 唐小說

唐代之文，韓柳二三家之外，殆無可觀者。諸子及歷史之類，雖或有之，然於文學之價值，概等於零。無已，則小說乎？此大概收入唐代叢書，五朝小說，龍威秘書等叢書中。頗多佳趣者，如李鄴侯外傳，李林甫外傳，東城老父傳，高力士傳，虬髯客傳，杜子春傳，劍俠傳，梅妃傳，楊太真外傳，長恨歌傳，霍小玉傳，章臺柳傳，步非煙傳，枕中記諸作，皆後世傳奇之藍本，有當一讀之價值。

然最有名者，會真記也。會真記成於元才子之手，與司馬相如美人賦，略同一結構，但以散文敘述之，既極意鋪張，而又凝鍊文字，良有足觀。元代西廂記即本之於此。其中敘張生熱戀一美人崔鶯鶯，成一夜歡會，朝來覺後，翻疑成夢處，「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瑩瑩然，獨熒於茵席而已」十數字，使千古有情人，一讀魂銷，全篇大概如此文體也。

## 第十章 宋代文學

### 第一節 總說

有宋一代，在吾族之人文史上，當大筆特書之時代也，思想界之活潑狀勢，次於周季，所謂性理之學風，披靡一世，而發生新研究之結果，頗足觀也。今試回顧前朝，漢代學者以一經爲專門之對象，師弟授受，墨守舊說，無別出之創見，馬融、鄭玄、王肅，雖皆稀代之學者，然其所爲者，不過該綜衆說，註釋諸經，囿於時勢，寧爲愚者之機械事業，以斷送其一生者也。降而六朝之間，雖有消長起伏，然要無甚可醒目之事，更至於唐，又漸回復漢代之故狀，在帝室監督之下，成立五經正義，經學乃以欽定而統一之。當此之時，雖有色彩稍異之學者，然終囿於時勢，而無可如何，其所撰著，概止啜先聖之糟粕，亦無甚可崇拜也。漢揚雄固一魁偉之學者，其著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隋王通亦復如是，一卷文中子，自首至尾，摹擬孔子口吻。唐韓愈自任孟子以後之一人，然



所作原道，原性，師說，實甚平凡，無足重視。是學界之趨勢，一千年來，相承如舊，道喪文敝也久矣。然所謂物體者，決不能長保同一之狀態，物理學上之法則，凡動必有反動，斷無可疑，果也。宋之學者，起而反抗漢唐之訓詁，甚精勵而巧妙，以唱道其新研究焉。此畢竟爲學之工夫與精神全異，一反古來從文字上而解釋儒教，卽此番改變態度，欲從精神上而闡明之，誠出於勢有必然者也。

南北兩思想，其發源遠在先秦時代，魏，晉，六朝之間，雖時偶顯混同融合之趨勢，然浸淫流入於宋，遂成爲新研究之基礎焉。此外若始輸入漢代，熾於六朝，至唐而隆盛達於絕頂，有印度思想之佛教者，亦與上述之思潮，合而爲之幫助，故宋儒之所謂性理說者，以此數者調和之規畫，及批判之研究爲主，從而開展焉者也。

何故宋之學術如彼其盛也，一則帝室獎勵之，又一則以優遇隱士，與朋黨相爭，二者因果關聯，轉足以助長之，雖至末造，猶未已也。崖山舟中，忽然冕旒將作魚腹之鬼，而陸秀夫尙在幼帝前，講說大學，誠足巧傳箇中消息者乎。然學術之盛，對於國家，利害兩有之，夫舉一國之民，盡成一丁不識之野蠻人，宜大窮屈無疑，然盡成道學先

生之理窟，亦終非福也。宋人之公明正直，良爲大佳，而失之過度，既毫不寬假他人，又惟口頭之達者是尙，一切出之以議論，學派之抗爭，繼續而爲朋黨之分爭，兄弟鬩牆之結果，不能外禦其侮，而二帝蒙塵，寒煙荒草，五國城之慘禍立至，斷由學問之弊也。所幸猶有善者，養士三百年，當國祚沈淪之際，四方義徒競起，雖僅一日而猶延社稷之運命者，名教之餘澤，而正學問之益也。然一加一減，原等於零，則其事之待論，固甚非一言可盡者。

唐宋二代，大端全異。前者以詩，後者以散文，前者以風流才子，後者以道學先生，各異其所長，普通亦稱曰唐詩宋文也。蓋宋人如前所云，大發揮研究之精神，耽於思索之結果，故修養美之情操，亦無其設備及機會，更有大者，唐以詩取士，反是而宋則以散文，卽理窟之論策取士也。是則宋於文體之變遷上，實劃一新時期，當古今之關鍵，故或者不妨稱爲足貽百代之典型也。

個人而兼擅詩文者，古今所難，就一時而言，亦仍兩者不可得而兼也。蘇東坡，黃山谷，陸放翁，范石湖，楊誠齋，皆一代鉅匠無疑，然其所作，拗戾太過，與唐代無名之婦

豎，尙不期而得留千古之絕調者，全不可較論也。要之，時勢之遞降，變唐人能詩之特性，而爲宋人能文之特性也。

宋之詩，全不足尙，然宋人於律語，有爲千古所重者，何歟，曰詞，卽填詞，大成於此時也。世俗之文學史家，全不顧此填詞，然不知此填詞，則至元代特有文學之雜劇，傳奇，而論究其發展，必不甚明也。抑填詞者，特以聲調之嚴見稱，爲中國律語之一體，布種於六朝，抽芽於唐中葉，生長於五代，至宋而開花爛漫矣。何故宋人之善於詞耶，則詩自唐中葉之韓白時代，漸成散文文化，至宋而更甚焉，故雖偶有佳趣之詩想，亦終不爲妙歌。夫然而詞比於詩，尙隔一間，故爲避陳腐而標榜清新，雖爲之稍不易，而於事宜爲善，此其所以擇用此體歟。南渡以後，散文旣衰，於是一代才人藝士，舉全力以注之，故詞亦愈盛矣。宋之詞家有名者，周美成，柳耆卿，姜白石，蘇東坡，秦少游，陸放翁，辛稼軒，史梅溪，吳夢窗諸人，分南北二派。其詳讓諸後論，宋人之特長，在文與詞，此詞在律語發展之徑路上，不可輕易看過也。

## 第二節 北宋初詩文

爲宋文學之中心者，蘇東坡也，然在其前者，歐陽修也。故自然之順序，當從歐陽修以前，卽宋初之詩文而概論說之。

前已言之，唐之中葉，雖有韓柳二公興，而入代之衰，未全回復，宋初之文，依舊四六駢儷，此亦承五代衰殘之餘，宜甚粗率而無足觀矣。當此之時，反抗時勢而唱古文者有柳開，其所著河東集，紀曉嵐嘗稱之曰：「其文力滌排偶，轉成艱澀，然有宋一代，矯五季之弊，而振興古體者，開實先導之。」四庫提要要之，其志誠可嘉，而力有未逮，故尙爲強自刻苦者也。然彼言文之宜爲何者，亦甚可知，其言曰：「古文者非在詞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於古其理，高其意。」河東集由今言之，則外形卽修飾，尙在其次，內容卽構想，首要洗鍊也。彼有功於宋之文學者，不在其手腕，而在其見解也。

他若穆修，有穆參軍集。彼全師韓柳，而其才力，仍與柳開相似，非第不甚高，復多拗戾之議論，如崇拜曹操之類，然以系統上而言，極占重要之位置，一傳而爲尹洙，再傳而爲歐陽修也。尹洙著書曰河南集，其文極簡嚴。歐陽修之文，出自洙，見邵伯溫聞見錄，據此，則知修初從時世之好尙，作偶儷之文，甚爲能手，然於河南遇洙，見韓退之

之文而大悟，遂以古文唱導一代，其法盡得自洙云。然師弟不必相似，上云洙文極簡嚴，卽簡淨嚴正，然修乃曲折抑揚，其結體迥異也。緣是而有一趣談可述者，錢惟演留守西都，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建臨園驛，命修洙二人作記，修文先成，凡千餘言，洙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記。」及成，修服其簡古。邵伯溫聞見前錄夫文章之妙，必不係於篇幅之長短，諄諄言一無聊之事，固文之至拙劣者也。修作醉翁亭記曰：「環滁皆山也。」如此筆法，殆學之於其師者歟。

### 第三節 歐陽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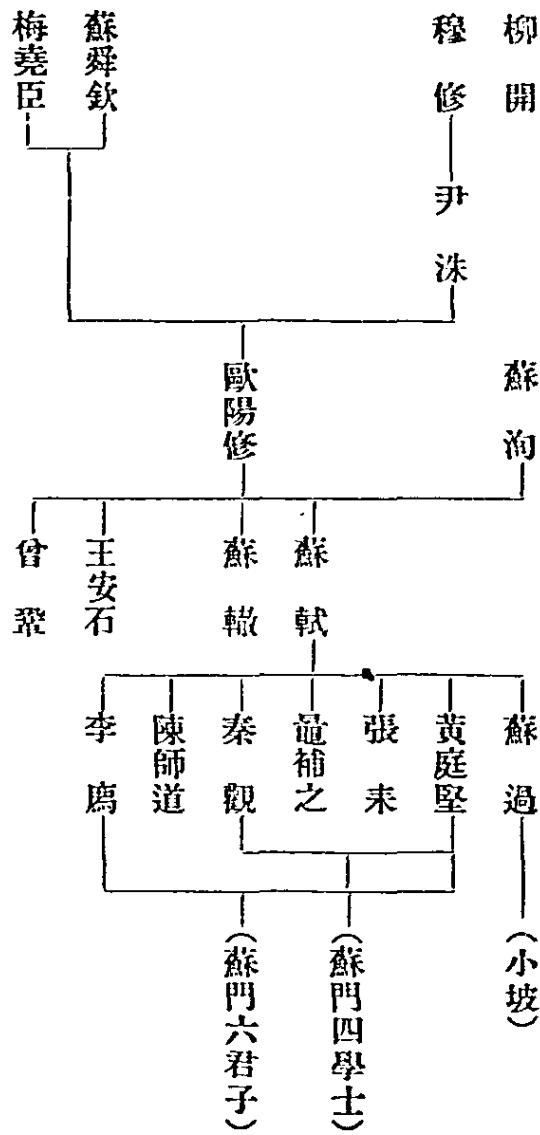
茲卽專論歐陽修，彼不特爲文章家，而亦兼作詩人也，故不能不將詩之一事，插入言之。

宋初之詩，與文正同，染五代荒廢之習，毫無可取，至西崑體之流行，又漸添一厄矣。楊億，劉筠，錢惟演三人，於文主駢儷，同時於詩亦尙修辭之技工，自然之結果，不得不學李商隱。此三人唱和之作，有西崑唱酬集，當時輕薄者流，名之曰西崑體，盛摹倣之，幾於非此體不爲也。西崑體之特色，專在使字面鮮麗，詞體妍華，譬之「百寶流蘇，

千絲鐵網，」只求眩目而製成之。其究也，爲文字而枉曲意義，亦所不顧，終於純然成一造花之技工。更有狡猾者流，全從李商隱集中攘竊以欺人者。試述此事之趣談，一日，宮內設宴，優人有扮作李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所擗擻，故至於此。」當時聞者大噱。詩話今此一場笑談，亦可以推測當時之詩壇何如也。

於是有爲改革此弊風之新詩人者二人興焉。曰蘇舜欽，梅堯臣。舜欽字子美，官至湖州長史，年四十一歲死。堯臣字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不得一官職，晚年與歐陽修等，同修唐書，既成，未及奏而死，年五十八。此二人皆歐蘇二公之前驅，甚爲重要，正無異唐世陳子昂，張九齡之出於李杜二人之前也。二家之詩風全異，蘇豪放，梅古淡，子美以筆力俊爽，超邁橫絕爲歸，聖俞以覃思精微，深遠閑澹爲宗，蓋一近高岑，一與韋柳稍相似也。然並擅名當代，稱曰梅蘇。歐陽修常與二人友善，故自爲詩，亦全蒙其蔭也。

已論及歐陽修，而依於便宜，示以下講述之次序，兼爲一目瞭然於宋世詩文之系統，列表如次。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喪父，母鄭氏有賢德，矢志守節，親自教誨之，家貧無貲置筆墨，至以荻代筆，畫地學書焉。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神宗本傳勤學之結果，年二十前後，名聞天下。未幾，舉進士，試南宮第一，選甲科，調西京推官，實仕進之始。爾後宦途履歷，煩不勝舉，具詳宋史本傳，可檢而知也。彼明有經世家之本領，通於經綸國家之大體，尤以為人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而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而志氣自若也。若其襟懷之灑落，則嘗自說明別號六一居士之由來，

曰「藏書一萬卷，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可想而知矣。抑且與韓愈無異，鑑於自己之經歷，竭力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蘇洵父子，曾子固，王安石，皆蒙其游譽識拔，而得立身成名者也。由此觀之，則歐陽公之人物性行，文章道德，氣節操守，無一可以非議者，誠千古不朽之模範政治家也。然吾人尤不能忘彼爲文學家，更益偉大也。彼學問之基礎，在精該之經學不待言，然其特色，尙在以史學上之知識而附益之，其筆則敘事議論兩擅也。雖新唐書與宋祁等共修之，僅得分任本紀及志表，未足發揮其筆力，然猶在全書中，見爲最佳者。至其自撰五代史，世幾以亞於史記漢書，爲稀見之歷史文學，正有一定之評價也。大抵其文致，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鶩，衆莫能及。宋史本傳用筆極細密周到，而毫不煩絮，加以其品之良，而有雍雍長者之風，尤最難學者也。試引昔賢評語，以證斯言之不謬。歐陽公生存之時，蘇老泉上書曰「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所謂惟英雄能識英雄，洵確論也。後



世文家之批語，萬不能及此數字之簡而盡也。其次又有蘇東坡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詞賦似李白，此非予言，天下之公言。」居士集楊東山曰：「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又便與司馬子長並駕，蓋得文章之全者也。」羅大經鶴林玉露二子之言，決非諛辭也。王安石以政治上之意見不同，雖嘗蒙推引之惠，而從後推陷，毀罵歐陽修如亂臣賊子，然作祭文，稱其文章絕妙，有曰：「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間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故彼之文，大略如此。

次論其詩，彼與蘇梅二家相親，梅聖俞死後，十二年間，爲文界之霸王，同時於詩壇，亦握節鉞之權焉。彼於文學，韓於詩亦仍私淑於韓，更進而窺其源於杜之藩籬，爲破除西崑之弊風，務以氣格爲主焉。試比之蘇梅二氏，則意言之外，猶存幾分餘地，全

爲人格之反映，所以凌駕二氏，拔戟自成一隊也。評之者曰：「如春服既成，春酒既釀，登山臨水，竟日忘歸。」又曰：「如四瑚八璣，止可施之宗廟。」故陶孫臏翁詩評要之，以平遠疎暢制勝者也。彼與多數之文人同，作詩亦短於近體，而長於古詩。其中有自鳴得意者，廬山高，明妃曲二篇也。不愧一種神解，確能在前人蹊徑以外，別闢境地，必非尋常家數所及。然則若歐陽公者，詩文兼擅，至少有不可模倣之特色，宜乎在文學史中，有特佔數十頁之權利矣。昔司馬遷有言曰：「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吾人對於歐陽公，亦欲云然。其著述，如前言唐書，五代史之外，有集古錄者，總集周漢以降金石遺文之斷篇殘簡，而考證其異同，中國考古學不可缺之一大證典也。其餘瑣瑣者，不遑縷述，其詩文集曰歐陽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龐然一大部之書也，足表示其學問之該博，識見之卓越，文章之高雅，更加一精力之壯健矣。

#### 第四節 三蘇父子

次論蘇東坡之父蘇老泉，名洵，字明允，蜀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雖應試進士，不幸落第。爰焚平生所作文，益閉戶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一下筆，卽數千言

立就，攜二子軾轍入都，文名藉甚，周旋於名公鉅卿之間，遂任祕書省校書郎，曾與編纂太常因革禮，書成未及奏進，天子而死，年五十八。老泉本生長於蜀之山中，其性樸直，其才橫矯，流輩莫能與之抗手，沈酣古籍，爲文獨出新意，不蹈時習，誨二子作古文，使蘇氏一家文脈，千古不絕者，真一代之英豪也。蓋蜀者與山東之齊正同，集南北兩方之奇僻者，高士或策略家之人物所自出也。蘇氏一家仍受地理之感化，其家學不偏於儒教，而帶有老莊出世間之臭味，又且加以古代縱橫之術焉。故老泉之眼光，頗極犀利，能以幾分預言者之態度，而妙論天下之大勢，此有事實，足證其先見之明，於辨姦論，早看破王安石之肝膽，又如卜其愛子二人之前途，皆其最著者也。老泉之本領，盡於權書，衡論，皆以明自家之本領，且如李太白之以古樂府，諷詠時事，託諸古代之歷史事實，而論當世之時勢者，西漢賈誼二氏之後，所稀見經世之文章，不朽之論策也。權書篇目，曰心術，法制，強弱，攻守，明問，孫武，子貢，六國，項籍，高祖。衡論篇目，曰遠慮，御將，任相，重遠，廣士，養才，申法，議法，兵制，田制。二書合二十篇，自信能審天下重輕之勢，故以權衡二字分冠其書者甚明也。至於審勢，審敵二篇，言宋朝患北虜之禍，後

果際靖康之變，其驗愈顯也。老泉之文，內容大抵如此，顧其文章上之技工何如，則概從先秦古文而來，中亦有尊崇孟子者。曾有一趣談，東坡、穎濱二子尚少，並牀而寢，於父枕中取出，以爲奇書，視之則舊本孟子也。謝枋得亦嘗評老泉春秋論曰：「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蕩者也，精熟孟子，方有此文章。」故老泉學孟子，於譬喻之妙，尤甚肖也。然老泉所學者，必不止此，乃集諸家之長而同化之，其文古勁簡至，就中鍊句鍛字之手段，非二子所及。嘗上韓魏公書曰：「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之形勢也，至自比於賈誼。」又上田樞密書曰：「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哉，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此皆卽說明自己之本領及地位也。曾子固曰：「明允之文，侈能約之盡，遠能近之見，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如決江河而下，引星辰而上。」亦適切之評也。彼文如是，詩才亦非無之，但傳者極少耳。蓋旣晚學，復較早死，故不遑兩道兼擅，僅能盡心

於文而已乎。

蘇東坡者，古今東西所稀見之大才子，此殆莫有持異論者。名軾，字子瞻，曰東坡者，中年以後，居黃州時，所定之別號也。彼之文才，出自遺傳，然因自修而得者亦不少。幼穎悟，十歲時，父洵遊學四方，恆不在家，故東坡專受其母程氏之教，自好讀書，才識日進，二十歲時，博通經史，屬文日數百言，好讀莊子、賈誼、陸贄之書，此三書，即東坡學問文章之根柢也。嘉祐二年，與弟轍同試禮部，主司歐陽修得東坡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置第一，猶疑其客曾鞏之作，但置第二。當時場屋舉子文章，猶存駢儷之餘習，皆過於拗戾，奇澀怪險，或全不成語。故歐陽修決心古文之復興，必欲改革此弊，凡涉於彫琢之文章，盡黜之，故當時有名之劉幾不得及第。當榜發時，其弟轍亦在選中，仁宗皇帝讀其兄弟對策，曰：「吾爲子孫得二宰相矣。」以來自蜀山中之布衣書生，而得天子知遇如此，洵乎未有之榮譽事也。他日以書見歐陽修，歐陽修謂梅聖俞曰：「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地。」公言其非所及，則屬望後來之成功者甚深也。尋除大理評事，僉書鳳翔府判官，入判登聞鼓院，俄直史館，神宗之世，王安石專權，創

行新法，東坡力持反對之態度，不願立於小人之朝，請以西湖之勝，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移徐州、湖州。然坐烏臺詩案，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此極有名且重要之事件，惜無餘白，姑從省略。此時以詩案遭貶黜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之多，似此文字之大疑獄，在他國歷史，殆不見其例也。東坡赴黃州之後，築室曰東坡，因以爲別號，其間躬耕賦詩，藉除窮苦之感。遊於赤壁，亦此時也。又徙常州，未幾，哲宗卽位，召還，擢起居舍人，任中書舍人，敍翰林學士，兼侍讀，召對便殿，於是宣仁太后曰：「卿之官遽至此，原出先帝之意，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實無可用之機會耳。」東坡聞之，不覺感極而哭，不知所對，哲宗太后及左右侍臣，無不涕零。因命坐賜茶，入夜，命撤金殿燭，送歸院。以區區儒臣，而辱天子恩遇如此，誠異數也。此時東坡之聲望可知也。然東坡嘗與道學先生程伊川一輩人，不相容，忽引起蜀黨洛黨之爭，故四年後，請外出，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其後出入數回，徽宗卽位初，提舉玉局觀，除朝舉郎，未幾死於常州，時年六十有六。東坡宦途之略歷如是，願其爲人，有節概，強毅不屈，數遭貶謫之苦，而終如百鍊之剛，無稍挫折。然一片至情，常滿其間，藹然可親，有使人難忘者。

以其對弟轍觀之，則見友悌之情誼，以對於愛妾朝雲觀之，則見閨中之恩愛。且尤篤於交遊之道，六君子之徒，皆從之遊，各傳詞名於後世。其他在官而景慕之餘，同行止出處者，無慮數十人，至林下交遊頗多，中且有從患苦，至死不悔者。抑不但當代慕之如此，至於銘葉借笠之瑣事，百世後猶豔稱之，無非起因於其人格之高尙故也。

東坡學問極該博，儒釋道之書，靡不涉獵通曉，且承家學之餘風，夾有幾分鬼谷子之術數。故其胸中深自徹悟，綽有餘裕，處荆天棘地，任何患難，亦談笑而出之，泰然自若也。是以毫無恐懼，其炬眼洞察當時政界之事情，不憚對之，公言其大經綸也。要之，彼自身之本領，在爲摯實熱誠之政論家，亦未可知，願見重於百代者，乃在爲飄逸灑落之文士詩人也。是故彼有全異之二方面並存，而不因以發生矛盾，能自巧於統治，惟其識力高古，熟於古今事，故所發言，不但一一奇拔，且根柢極牢固也。東坡詩文，一篇中，必有特異之驚策處者，主起因於此也。

彼之人物，偉大若是，有學問，有文才，有詩想，有機智，而其趣味，乃極爲多面，詩文專門不待言，通於音律，且兼工書畫。而各造其極，所以爲大才子之大才子，全由天賦

也。故斯人者，古今東西史中，亦驟求而不可得也。夫然而既有乎內之基礎，發之於筆端，首要文章之技工，卽手腕何如者，仍不愧學於乃父，而更得出藍之譽，終不能真似也。然竊謂「寓新意於法度之中，出妙理於豪放之外」二語，足以包括其文之全體也。蓋彼之文，萃古人之衆長，而集大成者歟。前言其少時好莊周，賈誼，陸贄之文，故其飄忽變化似莊子，其俊逸雄健似賈誼，其圓轉周到似陸贄。不僅唯是，其他古代名家之長處，不期而可於其所作中之適切處，發見類似者焉。抑且單謂曰似，則全如鸚鵡，無甚可崇拜，而東坡乃一身兼擅諸家之妙，與之同化，自然巧妙使用，卽此一端，在文學史上，占特絕之地位，不妨謂中國之散文，至東坡而已極盡其變也。更就其文而不必數諸家評語，偉人固善自知。其自評之語，尤最中肯綮，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遇山石曲折，隨物赴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東坡集六評文自東坡之文，不但曲盡姿致，并於題目亦論策敘記以下，徧諸方面，長者一萬言，短者數十字，無一不備，王安石爲舉生之政敵，猶嘗劇賞其文，時或奉爲一字師焉。願



其文集中最可觀者，所謂海外文字，有老氣橫秋之概也。

東坡於文既秀，同時於詩亦爲特勝。蓋中國文士必兼染指詩文兩道，然熊魚欲得兼，而文人之詩，詩人之文，殆非合格。柳柳州，歐陽公固已，韓文公亦其詩比文，大見拙劣，然惟東坡別論，兩者殆占同等之地步，其才之大，愈益顯矣，此於其父及弟，亦所不可見也。沈德潛曰：「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颺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說詩趙翼曰：「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哀如爽隼，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爲一大家也。」詩話北其詩之特色，嬉笑怒罵，自然成韻，境地高廣，兼之長於譬喻而恣諧謔也。然有幾分散文化之傾向者，時勢之影響，而無可奈何者歟。攻擊東坡之詩者，大抵注目此處也。東坡又長於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闕，與柳耆卿之「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並稱於後世，是也。

次論其弟蘇轍，字子由，晚年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其履歷從略，直論其人物，彼

與東坡異，而深沈恬澹。東坡亦曰：「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然彼一腔熱血，蘊鬱胸中，至以名節立朝，諤諤讜言而不諱，決不讓於乃兄。如乞誅呂惠卿狀，何等痛切，筆鋒千古。如爲兄軾下獄上書，何等悲愴，情誼真摯。彼亦一極感激熱誠之人，但比東坡有幾分韜匿焉耳。彼之文，與兄異，才氣不及，而轉以法度制勝。至如策論，得諸家學，甚足追步父兄之後塵也。

### 第五節 曾鞏王安石

三蘇方擅名當世之際，與之並立而鳴於一時者，曾鞏、王安石二人也。

王安石者，世莫不知其作新法之人也。緣是後世是非之論紛如，然公平考察之，則確爲當時傑出之一大政治家，無疑也。攻擊之對象曰新法，是不但必非惡事，以今日之法律思想判斷之，則寧爲意外之美事也。然則其惡者安在？曰：安石之爲人，缺德望一事，其最大缺點歟。彼本意志太強之人物，而敢於剛愎爲非，此所以失人望也。仁宗朝，王安石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樸盛鉤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鉤餌，一粒則止之矣，食之盡，不情也。」邵伯

溫聞見  
後錄

此雖瑣事，然亦可推察而知其性格之一斑也。故曾鞏謂安石曰：「吝於改過，」如彼其執拗固僻，內乏雅量，宜乎與當時所謂正人君子，全不相投也。故對於歐陽公爲最初之知己，猶且轉戈相向，貶斥之，若亂臣賊子，他人不待言矣。至其視爲若義子者，呂惠卿之徒，純是小人，橫稜兩可，惟竭力迎合安石之意，欲有所貶斥，則起大獄，從而迫逐政敵，所以招衆怨也。更就新法之施行而論，亦若預定期限，而與以十分準備，則或見意外之易行，然旣以羣小廁立其間，徒占自己之利益，概取強硬主義，故一般人民不及思新法之爲何者，而竟拒絕其執行也。要之，安石學識經驗俱備，併有法理家之頭腦，及理財家之手腕，但其人格，不能引起他人之同情，卽此一端，爲其部下所誤，滿朝名臣，天下人民，咸起誤解，惜哉，千古歷史遺留不可拭除之汙名，誠遺憾之事，由此觀之，則爲政治家者，不能缺乏德望及雅量，安石之一生，洵萬世之龜鑑也。

安石之詩文，本是餘技，非其本來面目，然備一種特色，仍不外其人格之表現，富於拗折峭深之趣，是也。其中如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滔滔數千言，無數見解，無數話頭，衝口而出，議論愈歧，而文心愈細，真不愧大家手腕，歐蘇諸公之外，確占獨絕之地位。

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況於安石，非必爲奸邪之賊臣哉。是以紀曉嵐評之曰：「菁華具在，其波瀾法度，實足自傳不朽。」朱子楚辭後語謂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與生平行事心術，略無毫髮肖，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斯誠千古定評矣。」四庫提要由今觀之，則殊難表同情，以成敗論人，不猶嫌太苛酷乎。安石之文既如此，其詩亦可觀者不少。彼學杜子美，與文無異，稍得拗戾之趣，然其最高者，如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宛然杜甫矣。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牽率排比之處。而尤以作小詩爲最巧。可云「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詠之，便覺沆瀣生於牙頰之間。如「一鳥不鳴山更幽」及「綠陰幽草勝花時」諸詩，至今膾炙人口也。

王安石所作種種議論，均以有氣魄而見佳趣，然至曾鞏（卽南豐），殆唐宋八家中之最下劣者歟。彼其人物既以孝友著聞，學術亦極醇正，而以近於道學之徒，其文稍乏才氣，典雅有餘，而精彩不足，無甚佳趣也。況讀三蘇文，而次及之，無異與快友談罷，更逢紗帽惡客，安得不悶悶乎。要以無才氣之故，總極鄭重論事，而其究，徒趁庸熟，

明王遵巖，清方望溪皆學之，爲儒者得意之文，而實絕無足重也。

### 第六節 蘇門六君子

更回論及前者，東坡之子邁，迨過，三人皆善作文，少子過爲最，世稱曰小坡，著斜川集二十卷。蘇氏一門，如是祖孫三代，疊出高名之文人，殆萬國文學史中，少有其例，宋文學，或中國文學，將爲之增若干價值，亦未可知。

蘇門高弟卽六君子，人人能詩能文能詞，莫不三者兼擅。然於文終不及其師。至詩雖似同，而亦能稍自變異，其中以黃庭堅（卽山谷）爲一派之詩祖，尤重要也。

山谷之詩，生新奇巧，本學老杜，變而爲深刻，其失也，稍流於生硬。蓋山谷不慊於當時一般之詩，爲散文化，而欲矯之，故以拗峭自高，概不屑作尋常語矣。東坡評之曰：「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陳后山曰：「魯直學杜，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林艾軒亦評蘇黃曰：「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許多粧裹，此坡谷之別也。」許彥周詩話沈德潛更以與陳后山比較論之曰：「江西派黃魯直太生，陳無己太直，皆學杜而未躋其裁者，然神理

未泯，風骨猶存。」碎語合觀諸評，則山谷之價值可知矣。至以山谷爲江西派之祖，始於宋之呂居仁，嘗列山谷、后山以下二十五人爲傳詩統者，而作圖焉。然選擇不精，議論不公，要之，無論何事，概喜黨派，原出宋人之弊，固非山谷之意，且甚可笑者也。

更就其他蘇門君子而略述之。陳師道（卽后山）亦學杜甫，但反山谷之脫穎而出，此獨沈思而入，寧拙毋巧，寧樸毋華，雖非中聲，而不失爲高格，其古文亦簡嚴密栗也。次有秦觀之詩，如時女步春，遂傷婉弱，但晚年變爲高古莊重，其少年時所作策論，鋒鋌銳利，且亦長於詞也。又次有鼂補之，最長於古文，波瀾放闊，足與蘇氏父子相馳騁，各體詩亦風骨道上也。其他張耒、李廌二人，參伍其間，決不少遜。

### 第七節 南宋詩文

以上所述，皆北宋之末也，未幾，有南渡之變，爾後國家多亂之秋，而雄健俊爽之氣，幾於餒盡矣，加之冷靜之理學盛行，大害文學之發達，殆無可觀者。故南宋惟一之文學者，陸放翁也。茲於將欲論列之前，試概舉其他者而略述之。

南宋文家必不少，王十朋、呂祖謙、陳亮、朱熹、葉適皆是也。其中之偉者，陳亮（卽

龍川)與朱熹(即文公)同時。朱以道學風靡一世，陳以事功自期，其文雄鷲。要之，朱之學，非陳所及，而陳之文，亦非朱所及，其論策尤最得意，在同代，足以追隨蘇氏三家之後，或進而漢代，亦有逼近賈誼之勢，其文粗枝大葉，充滿一種蠱豪之氣。嘗與朱文公書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倅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第據此言，可見彼之氣概操守也。

次有宋末文天祥，謝枋得二人，今存詩文集，雖無本色，而有甚大價值。天祥稍傾於詩，枋得似長於文，便附一言及之。

南宋詩人，除陸放翁，當數楊誠齋，范石湖，尤梁溪，蕭千巖四人。其詩，試先就各人交相評贊之語而觀之，楊誠齋嘗序千巖摘藁曰：「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緻，皆予之所畏者。」尤梁溪又曰：「近世士人，喜宗江西，溫潤有如范至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

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杼，豈有可觀者。」若輩人盡名家，而其所長者，止於論事自在，敘事斬新，可謂之使筆如舌，著手成春矣，然其弊也，竟至以油腔滑調自喜，爲俚俗，爲平淺，一轉而爲卑近纖巧。楊誠齋好使俗語，其後輩劉後村多用當代故事，淳雅正大之趣，全失之矣。故朱文公曰：「今人之詩，如村裏雜劇，」可稱當頭棒喝。至若朱文公，不但能文，並甚工詩，假令彼稍脫卻道學臭味，必爲有數之詩宗，惜哉。

陸放翁者，與唐之李杜，韓白，宋之東坡並稱，確爲一大詩豪，才氣超然，加之遭時勢之逼迫，往往志存戎軒，大有橫槊躍馬，願效驅馳之概，故慷慨悲憤，一片忠厚之氣，常盈於兩間。然後以年漸老，轉爲恬淡之人，而詩境又變。要之，觀放翁似杜甫而小變之，加以俊秀之趣，則無大差矣。其古體，趙甌北評曰：「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麗語而無險語，有豔詞而無淫詞，看似華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然無作北征，赴奉先大篇之思力，且不免幾分粗氣也。其最得意者，近體中之律，甌北曰：「使事必切，屬對必工，無意不搜，而不落纖巧，無語不新，而不事塗澤，實古來詩家所未見也。」然此亦求如杜之沈雄騰踔而不可得，終在兒孫之列也。大概評之，則其詩清新刻露，洗



鍊之餘，圓潤瑩然，加之，才情繁富，世以與東坡並稱曰蘇陸，謂足盡宋之詩者，決非溢美之言。

陸放翁之後，強求詩人，惟有一方秋崖，其天才駿厲，而特色尤在巧於斡旋虛字，今爲一派之人所崇奉焉。真山民亦爲世知，然實極小之家數也。

### 第八節 兩宋詞

稱之曰詞，或曰填詞者，自作法上而觀之，謂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填字於其間也，語固有宜然，然稱之曰詩餘，以爲普通所謂詩之附屬物，則全昧於其歷史發展之愚論也。

中國之律語，千差萬別，然大別之，則有二焉。卽句格之整齊者，與不整齊者而已。於詩經及楚辭亦明見此二種。前者卽句格之整齊者，自四言而爲五言爲七言，早已發達矣，後者卽句格之不整齊者，於前者之變化已盡時，而始漸發達者也。若摯虞文章流別論詩之各體，出自詩經，彭遜孫詞統源流論詞之各體，均出自詩經及楚辭。要之，詩詞二者，其本則同，於末乃分，譬如兄弟，而決非有父子之關係也。故汪晉賢有言

曰，「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簫鏡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至於六代，江南采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卽變爲詞者，四聲猶未諧暢也。自古詩變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於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爲詞。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而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矣。」三朝詞序

王昶更進一步曰，「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清詞序

出自印度語學之四聲者，革新中國律語之體制法則，一根本最大動力也。語格之整齊者，變而爲近體，卽律絕，句格之不整齊者，變而爲詞。故如四聲元祖沈約之作六憶詩，同時梁武帝之江南弄，由今觀之，皆可爲詞之濫觴者也。普通認爲詞之權輿者，李白之菩薩蠻，憶秦娥，張志和之漁歌子也。然李白所作者，蓋一種之新樂府，乃後人去其內容之意義，取其形式聲調，仍其名而成詞爾。後有白樂天，溫飛卿輩作之，而唐尙不甚盛。五代時，韋莊，歐陽炯，馮延巳，南唐李後主等相繼而作成詞之新體。但此

時有五十八字以內之所謂小令，尙無中調及長調也。迨宋立大晟府，爲雅樂寮，日製新曲，如前述周美成，柳耆卿，姜白石，蘇東坡，秦少游，陸放翁，吳夢窗諸人盛作詞，漸臻大成，其體遂全確定矣。

於詩之近體，內分絕句及律，其五言七言，各有平起仄起二格，雖尙有變體，而其數甚少。然詞之體，乃極多端，對於詩之絕律而曰調，其一名而少者二三體，多者二三十體。萬紅友詞律者改訂嘯餘譜，乃作詞之一大證典也，其網羅詞體之總數，謂有六百六十調，一千一百八十體。據康熙勅撰之欽定詞譜則二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六體。要之，確在二千以上之譜，但暗記其平仄圖譜，已大非易事，亦究有不能盡依用者。然世人大概全忘吾國律語之一體，有如此其複雜而且繁冗者矣。

宋之詞家，南渡之後愈盛，欲每人而批評之，以無餘白，難言之。茲姑略舉其參考書，欲知詞之爲何者，宜看夏承衡清綺軒詞選（一名歷代詞選）更欲詳知之，則宜看花間草堂二集及三朝詞綜。絕妙好詞箋者，止限南宋，然大可作參考。次當知作法，詞律或詞學全書俱佳。天虛我生之白香詞譜等書，九牛一毛，殆無能爲役。康熙勅撰之

欽定歷代詩餘，集歷代詞九千餘首，與前述之欽定詞譜併看，殆無遺憾矣，惜其書不易求耳。

茲當論詞之終，而猶必有一言者，無他，詞有南北二派也。南派婉約，北派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之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之恢宏，屬於南派者，李後主，晏元獻，柳耆卿，張子野，周美成，秦少游，李易安，其他南宋名家也。屬於北派者，蘇東坡，辛稼軒，劉改之等也。世多謂南派爲正宗，北派爲變體，然決不當如此強立本支之別也。乃若詞入金而爲北曲，入元而成南曲，要關於音律用語上，而論入極細微處，甚非易事也。

## 第十一章 元代文學

### 第一節 遼金文學

今茲論及元代文學。元之前有金，金之前有遼，遼金滅亡，皆在宋滅亡之前。遼之立國，先乎宋，金之立國，後乎宋。然元滅宋，金而統一天下，始見中國文學史上，產出最有特色之文學，是其前不過可云準備時代，故雖直承前章，毫無妨也。

遼者，古契丹之遺孽，大盛於五代之間，勃興乎松漠之地。遼太祖以兵經略四方，戎馬倥傯，不遑禮文之事，及太宗入汴，取石晉圖書禮器北歸，始移植漢族人文。爰自景宗，訖於聖宗，爲遼極盛時期，倣唐宋制，以科舉取士，有從下僚擢陞侍從者，而經術大尊焉。然地理之影響使然，風氣異常剛勁，且三面受敵，專以蒐獮爲務，典章文物無甚進步。據遼史文學傳有蕭韓家奴，王鼎，耶律昭，劉輝，耶律孟簡，耶律谷欲諸人，固無足觀，且其作品亦不傳也。

金者，東胡之別種，原曰女真，太祖完顏阿骨打立，而自稱帝，更定國號，至太宗時，滅遼，破宋，捕徽欽二帝北還，大蠶食中國。此時金尙無文字，至世祖而漸確立制度焉。蓋金之文化，來自二處，一遼一宋，太祖任用遼舊臣，俾當使介往復之任，故其言已文，太宗時，沿遼之舊，亦設選舉法。迨後伐宋，多得經籍圖書與士人，又於宋使，拘其有學問者而不還，賞厚祿以誘之，遂以爲臣而用其技能。是以金愈趨向文化，至熙宗祭孔子，北面執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大進，庠序日盛，士由科第出身，狀元作宰相者踵相接。然金之國祚忽焉不求，已臨於滅亡之否運矣。但自百年來，積漸之文化，多出俊才，觀金史文藝傳所載韓昉、蔡松年及其子珪、吳激、馬定國，任詢、趙可、郭長倩、蕭永祺、胡礪、王競、楊伯仁、鄭子聃、黨懷英、趙溈、周昂、王庭筠、李經、劉從益、呂中孚、李純甫、王鬱、宋九嘉、龐鑄、李獻能、王若虛、王元節、麻九疇、李汾、元德明及其子好問，（卽遺山）最偉，爲之殿。今略評上述諸家中之偉者，次及元遺山，以畢金朝文學，而移入於元。

金史文藝傳贊略言「韓昉、吳激、楚材晉用，亦足爲一代之文。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聃、麻九疇之英雋。王鬱、宋九嘉之邁往。三李、卓犖、純甫、知

道，汾任氣，獻能尤以純孝見稱。王庭筠，黨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在文藝中，爵位之最重者。然純粹之文學者，前有韓昉，吳激，蔡松年，馬定國，宇文虛中，黨懷英，中間有李純甫，楊雲翼，趙秉文，雷淵，最後有元遺山，其大較也。

韓昉者，遼之遺臣，善屬文，最擅詔冊。吳激本宋使，來金被拘，忽屈服爲臣，工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蔡松年亦同所長，清麗芊綿，時稱曰吳蔡。餘無甚足論，從略。至於黨懷英，隱士也。特長於詩，神韻縹緲，頗多可觀者。金初第一作家也。次有楊雲翼，趙秉文，齊名，稱楊趙，而趙秉文矯正當時之文弊，於其取士，正無異歐陽修之於宋，爲文章風騷之主，尤擅一時盛名。

大概論之，金之文，不如詩之盛，其理因彼等本爲無文字之國民，俄而輸入漢族文學，美之情操煥發，自然傾向於詩矣。又從他一方言之，則時當兵亂之世，不暇鍛練其思索，故與爲困難之論策，不如作拗戾之短詩句矣。於是金詩既出專門，亦甚有特色。蓋前乎此之宋詩，失之散文化，後乎此之元詩，不免詞曲化，而金詩乃純然之詩也。

故有宋詩之新，而無其鄙俚，有元詩之麗，而無其纖巧，受風土之影響，既悲壯而又有  
一種偉麗之觀焉。元遺山之中州集，全集金詩，其作家無慮二百四十餘人，可謂盛矣，  
卽見金詩之甚不惡也。

元遺山，名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其系出自拓跋魏云。遺山年十四，學於郝晉  
卿，六年業成，下太行，渡大河，作箕山琴臺之詩，趙秉文盛稱之，謂少陵以後，無此作，作  
詩招之，遺山之名，一朝震於京師，時呼元才子。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轉爲內鄉令，爲  
尙書都省椽，天興初，入翰林，未幾，金亡，故以亡國遺臣自居，不再出仕，思欲傳金一代  
事蹟於後世，家中築野史亭，采摭所聞金君臣遺言往行，始漸記錄，爲金源君臣言行  
錄，實卽金史稿本。此外有壬辰雜編，中州集等。死年六十八。

郝經撰墓誌曰，「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之宗匠，以文章獨步，幾三十年，  
銘天下功德者，盡趣其門。」是於晚年嘗掌握一代之文柄也。彼詩文俱長，而以詩見  
重。生秉朔北豪健之質，居當山河崔嵬之地，時值社稷滅亡之際，三者皆所以使之不  
得不爲偉人，比之少陵所處之境，當更有過之。是以彼詩盡出自傷時憂國之至情，悲



壯激越，如聞胡天之羌笛，令人不堪感愴也。再從體形上而論，則了無偏頗，大概相等，而古體較長於近體，尤以樂府爲第一。郝經曰：「其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次則古詩，殆相匹敵。沈德潛曰：「裕之七言古詩，氣王神行，平蕪一望，常得峯巒高插，濤瀾動地之概，又東坡後一能手也。」說詩語趙甌北比之蘇陸，曰：「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尙多排偶，一則以肆其辨博，一則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則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構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亦不及也。」又次則律，雖未必本色，而對仗自精，神氣疎暢，往往逼老杜之壘，中儲劍氣，而極盡沉痛之致。如曰「疎星澹月魚龍夜，老木清霜鴻雁秋。」曰「岐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曰「精衛有怨填瀚海，包胥無淚哭秦庭。」曰「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但吟此類句，不覺心神快也。最後絕句，亦寄託遙深。至若其文，筆力勁健而宏雅，如金石文字，幾逼近韓歐二家。而其詞雅麗幽雋，足追稼軒之蹤。

如此論來，則遺山無一不可者，其偉無倫矣，然特先列記所長，自有幾分大遜色處。誠如趙甌北曰：「遺山才不甚大，書卷亦不甚多，較之蘇陸，自有大小之別，」况於其

祖杜甫乎。以彼比杜甫，則猶之孫或曾孫也。然要之，彼甚深知自己，而巧於運用，才不大，書不多，專以精思銳筆，簡鍊而出之，以廉悍沈思，擅其長焉。彼幸得於前人不可見之地與時而善之者，若使蘇陸更進而杜甫，生當此際，則其所得，必將十倍於彼乎。然則彼亦運命之寵兒也，若欲知彼之才小。書卷不多，則但觀其律詩複句之多，是自示其才之窘也。以此考之，則彼於古詩，巧避排偶，非力自求不踏其弊者歟。

遺山之弟子郝經，號曰陵川，即遺山師晉卿之孫，爲遺山作碑文者也。彼之詩文似遺山，或殆有難以甲乙論者，故金文學未可等閒視之。

## 第二節 元文學總說

繼金而起者，元也，其初勃興，當宋寧宗之世。元太祖（即成吉思汗）其事業無俟詳述。至太宗陷汴京，金社稷百二十年而亡。又至世祖（即忽必烈）滅宋，併有中國本部，其版圖之大，殆跨越歐亞二洲之半以上，世界歷史中，未有其匹也。然元人自有文字，故移植漢族文化較遲，其後國土分裂，元室領有中國本部，而保護漢族文化。然欲改革文字，詔頒新字額，而終不能行。俄而元帝室不幸早亡，假若永存，則漢族在異人

種統治之下，鍛鍊而成勁烈之人種，亦未可知。自元而後，中國之詩文，要爲戰敗國之文學，根本先罹不祥，對於國運之振張，大有妨害。元旣然矣，清亦然也。吾人至此，安得不爲雄飛世界之蒙古民族，而悲其運命之短哉。

使元之文學見重者，雜劇，傳奇，小說等之輕文學，確爲中國文學，開一新生面者也。顧探究其理因，則與金之詩正同故，其他要無足數者，當時中國於此等事，旣有幾分進步之兆候，良以朔漠荒野，風霜嚴酷，帳幕生活之蠻民，俄焉入於比較山溫水軟之中國，震眩乎從來之文化，其性情志氣旣來一大變化，昔日勤儉苦楚之反動，移向於驕奢淫佚之風，至以耳目之快樂爲主，是其最大原因歟。凡此類輕文學，於嚴格之儒教主義，大有所批難，然元帝室固以儒教爲不甚可貴者，帝室之威力，解除因襲思想之繫縛，殊大有力也。加之輕文學之作家，立於舊來思想之外，換言之，卽前朝之遺臣，或社會下層之才人也。要之，中國之純文學，幸得千載一遇之好機會，隨人性自然之趨向，而忽焉發達者也。

且元世純文學之粹，雜劇，傳奇二者也。何故又謂雜劇特盛也，普通見解，謂有人

爲之刺激，明臧叔晉曰：「或謂元取士，有填詞科，若今帖括然，取給風簷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孟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強弩之末矣。」元曲選序沈德符曰：「元人未滅南宋以前，以雜劇試士。」顯曲雜言吳梅村亦同有此言。是則元以雜劇取士，與唐之以詩，宋之以論策正同，故士人爭趨之也。然此事自元史選舉志以下，無確實之書證，前人縱有所本而言之，今日未遽能首肯也。故藤花樹主人，即斷言其出於傳聞不根之誤云。但元代嘗行僧尼考試，則取士之說，姑措弗論，或者特設一門，爲備梨園供奉而考試雜劇作者歟。總之，此說亦偶足證其盛也。

元之雜劇及傳奇，乃限於時代之特色也。故李漁（即笠翁）稱之曰：「歷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歸，漢史，唐詩，宋文，元曲，此世人口頭語也，漢書史記，千古不磨尙矣。唐則詩人濟濟，宋有文士踰踰，宜其鼎足文壇，爲三代後之三代也。元有天下，非特政刑禮樂，一無可宗。即語言文字之末，圖書翰墨之微，亦少概見。使非崇尙詞曲，得琵琶西廂，以及元人百種諸書，傳於後代，則當日之元，亦與五代，金，遼，同其泯滅，焉能附三朝驥尾，而掛學士文人之齒頰哉。此帝王國事，以填詞而得名者也。由是觀之，填詞非

末技，乃與史傳詩文同源而異派者也。」笠翁偶集一

### 第三節 雜劇

茲循自然之順序，首就雜劇之體制而略述之。先是，宋有曰諱詞者，合樂器而歌，時時插入填詞之短文句，即傳奇之元祖也。其次則詞，一轉而爲金之北曲，元之南曲，其調之數既增加，音律上之規則，亦愈不易焉。雜劇必成自四折，即四齣，各折種種配合以曲，（謂曰填詞亦可。）即煩難之長短雜言詩形，使相連續，其連續之處，常插入短小之散文。大概第一折，用仙呂點絳脣調而起，第二折以下，則無定例矣。各折皆一韻到底，而其字數，大抵三千言，故四折在一萬言內外。又或於四折之外，有曰楔子，以爲發端者。此雜劇體裁之一班也。

顧此雜劇者，原本登舞臺而演之，若道其詳，則始自中國之歌舞，不可不一考諸演劇發達之歷史，茲以考之未深，且無餘白，姑從省略。然遠自春秋戰國之世，諸侯王宮中，有曰優者，作滑稽言，後發達而爲梨園，亦至易知也。且此雜劇者，演劇則甚單純，與西洋之 opera，日本之能相似。抑日本之能，即從元之雜劇而來，日本室町初期，恰

當中國元明之交，其五山坊主（日本名和尚曰坊主）來中國，歸後，而謠曲成，故能之發達，新井白石俳優考，太宰春臺經濟錄皆明言之，不可疑之事實也。要之，雜劇之特質，乏於所作，尙甚拙笨也，然所重者，在於知音善歌，故雜劇之文句，全成於音律，又極巧妙者也。

雜劇，傳奇二者，源流全同，兄弟姊妹之關係耳，但傳奇比於雜劇，自當近於真正之演劇。故傳奇之趣句，遙爲複雜，從而所作既多，齣數亦無限制。至其文句幾何，更少拘束矣。然此傳奇，尙爲今日之演劇，則甚幼稚也，後單成爲 *rese-drama* 卽「讀戲曲」，而新用無韻體之脚本興焉。惜無真才之作者，殆絕無可觀之脚本也。大概今日之演劇，新脚本勿論，而必演三國志，水滸傳之某節，一思趙甌北揚州觀劇詩曰：「武松打虎崑崙犬，直與關張一樣傳。」可想而知矣。

以上所論，或太蕪雜，亦未可知，而諱詞與梨園之演技，二者混和，遂成 opera 相似之單純劇，其劇所用之院本，卽雜劇，是無疑也。

元之雜劇，其數極豐富，大概有五百，其名與作者俱傳，就其中選拔最有佳趣者，

元曲百種選也。此書最近有精印本，洵研究元曲之要書也。元之雜劇作者中，有名者喬夢符，楊顯之，關漢卿，馬致遠輩，其作品之主要者，略如次。

喬夢符——楊州夢 金錢記

楊顯之——瀟湘雨 酷寒亭

關漢卿——望江亭 竇娥冤 救風塵

就此類之劇，而敘其內容之梗概，且加以批判，固非容易，聊從省略，誠爲遺憾。

不但雜劇，傳奇亦同，中國戲曲，大抵鋪張古歷史事實之一則，以作者之巧思而運旋焉。試就前所舉者言之，楊州夢乃關杜牧冶遊情事，漢宮秋亦就王昭君入胡事而設意向者，其他如戚夫人，陳搏高臥，陸績懷橘，于公高門，哭魏徵，立宣帝等，但觀題名，內容即可推而知矣。

雜劇者，既其觀不如聽，故作者之詞，頗巧妙細緻，於涵虛子詞品，觀其評語，可窺一斑。曰，馬東籬如朝陽鳳鳴，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熬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鵬鷄，王實甫如花間

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峯，已上十二人爲首等。太和正音譜卷首 尙有夥多，因煩從略，此就作者之手腕而概評之也。

又有王世貞之藝苑卮言，評元曲中之詞彩諸語，亦可與前者一併參考。曰：「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景中雅語也。「池中星，玉盤亂灑水晶丸，松梢月，蒼龍捧出軒轅鏡。」紅葉落，火龍褪甲，蒼松蟠，怪蟒張牙。」水面雲山，山上樓臺，山水相連，樓臺上下，天地安排。」景中壯語也。「仙翁何處煉丹沙，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生，數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隄紅蓼灘頭，雖無刎頸交，頗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煙波釣叟。」景中爽語也。「十二玉欄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情中快語也。「笑撚花枝比較春，輪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情中冶語也。「參旗動，斗柄挪，爲多情，攬下風流禍，眉攢翠娥，裙拖絳羅，襪冷凌波，耽驚怕萬千



般，得受用些兒個。」側耳聽門前去馬，和淚看簾外飛花。「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間舊啼痕，斷腸人送斷腸人。」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殃及殺愁眉淚眼。「把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卻是個。」情中悄語也。「怨青春，捱白晝，怕黃昏。」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情中緊語也。「五眼鷄，丹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腳貓，渭水非熊。」糟醜兩個功名字，醜淹千古興亡事，麪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便說陶潛是。」諱中奇語也。「搗殺銀箏字不真，揉痒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諱中冶語也。

專門之藝人，巧歌雜劇之文句，其名，今傳者凡三十六人。盧綱如神虎之嘯風，雄而且壯，又若腰鼓百面，以破蒼蠅蟋蟀之鳴，李良辰如蒼龍之吟秋水，蔣康之如玉磬之擊明堂，溫潤可愛，李通如玉笙之吹瓊館，清而且潤，太和正音譜略舉數名，愈可知雜劇之爲何者矣。

何故元之雜劇，後世全不行歟，是亦有些許之理由。雜劇與傳奇之關係，非常緊密，故兩者不能並存，其一也。或嫌爲異人種統治時代之遺物，故冥冥中，失卻勢力，其

二也。總之，雜劇今雖稍有存者，而全成不明瞭之狀，大足爲中國文學惋惜也。

#### 第四節 傳奇

雜劇既竟，進論傳奇。元之傳奇，北曲有西廂記，南曲有琵琶記，此外無甚著聞焉者，然以此二者，而元之傳奇，可爲九鼎大呂之重矣。

北曲南曲之別，既如所述，固在於形式上也，千載之下，吾人未易分之，姑借古人之說而略論之乎。王世貞曰：「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時時採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搥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藝苑此主就其因風土之異，發生聲音之別而立論者。

又曰：「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語。」藝苑何元朗曰：「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

宮，高平，般涉三調。南人之歌，亦有南九宮，然南歌或多與絲竹不協，豈所謂土氣偏訛，鍾律不得調平者耶？」藝苑此主就樂器之關係而辨其異同者。

又李笠翁曰：「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如南音自呼爲我，呼人爲你，北音呼人爲您，自呼爲俺爲咱之類是也。以北字近於麤豪，易入剛勁之口，南音悉多嬌媚，便施窈窕之人。」笠翁偶集二此主就聲音之異，所發生俗語而論之者。要之，南北兩曲之別，讀者自可神解，而決不可以言解也。

試進論西廂記，西廂之作者有異說。明隆萬以前之人，以爲關漢卿作，其後或謂王實甫作，或謂原本漢卿作，而實甫續之者。然今日普通定爲王實甫作，其所據者，在涵虛子太和正音譜云。

西廂之腳色，取自唐元微之之會真記。此會真記一轉而爲宋趙德麟之商調蝶戀花，又轉而爲金董解元之絃索西廂，此兩者皆諱詞之一種也。更別出而成本書之西廂，從而刻之批之或釋之者，無慮數十人，如徐文長，汪然明，李卓吾，李日華，湯若士，陳眉公，孫月峯，徐士範，王伯良，邱瓊山，唐伯虎，蕭孟昉，董華亭，金庭衡，梁伯龍，焦漪園，

邁軸碩人，何元朗，黃嘉惠，劉麗華，李笠翁，尤展成，金聖嘆，毛西河，錢西山，沈君徵諸家，幾於更僕難數。由此觀之，則西廂爲一代之傑作，經歷代才子輩之所翫賞也明矣。因便言之，今日坊間所有西廂記，金聖嘆加批評，而本文亦刪改，大失舊觀。又別有李卓吾加評者，尙無刪改本文處，必取二書對照，方佳。

唐之小說，宋之諱詞，元之傳奇，一覽而知其文體之變，試就上舉諸書，各抄一節對照而觀之。

◎會真記

元微之

◎商調蝶戀花

趙德鄰

◎西廂記

王實甫

於是絕望數後數日，張君臨夕，張君臨軒，軒獨寢，忽有人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歎而起，覺之，驚歎而起，則紅娘斂衾攜起，則紅娘斂枕而至，撫張曰：

酬簡  
〔鶯鶯上云〕紅娘傳簡帖兒去約張生，今夕與他相會，等紅娘來做個商量。紅娘上云：「小姐着俺送簡帖兒與張生，約他今夕相會，俺怕又變卦，送了他性命不是要，俺見小姐去，看他說甚的。」鶯

衾攜枕而至，「至矣至矣，睡」鶯云，「紅娘收拾臥房，我去睡。」紅云，「不爭你睡

撫張曰「至何爲哉。」並枕呵，那里發付那人。」鶯鶯云，「甚麼那人。」紅云，「小

矣至矣，睡何重衾而去，張生姐，你又來也，送了人性命不是要。你若又翻悔，我

爲哉。」設枕拭目危坐久之，出首與夫人，小姐着我將簡帖兒，約下張生來，」

衾而去……鶯鶯云，「這小妮子倒會放刁」……

此乃西廂中，最奇豔處，敘佳人才子之歡會，總爲美事，先舉以見輕文學體制之變遷也。次更以此一段爲中心，而述其前後事實，卽西廂記之內容梗概。

唐世有風流才子張珙字君瑞者，某年，欲往上京應試，路經河中府，遂至普救寺，瞥見一美人，忽引起五百年風流業冤，發生戀愛之情，不能自制。因生一計，託言溫習經史，遂請諸其寺長老，借宿寺中，冀乘機得近彼女，而達本懷焉。彼女爲誰，係相國崔氏女，名鶯鶯，已許字中表兄鄭恆，此際父死，歸葬博陵故里，偕母夫人及侍婢紅娘同行，途中值兵亂，道不通，不得已，停柩寄居寺中，正在寫書喚鄭恆來，相扶回博陵去。然張生熱戀既極，依依不捨，先試求侍婢紅娘爲媒，事終不諧。未幾，發生意外之事，形勢

忽一變。當時賊將有名孫飛虎者，極強梁，聞鶯鶯色美，必欲得之，領半萬賊兵圍寺門，夫人集寺中人求救，計不知所出，不得已以鶯鶯爲懸賞，能解此圍者嫁之。於是張生獻計，教夫人請賊將寬假三日，而陰修書一封，招其友蒲東守將杜確，引兵追逐孫飛虎，崔氏母子幸賴安全。張生遂責夫人履前約，夫人詐令張生與鶯鶯結爲盟兄妹，冀寢其事，張生不能甘心。遂沈思得病，侍婢紅娘憐之，說鶯鶯使爲一夜歡會。卽前引之一段，是也。俄而事忽發覺，夫人大怒，叱責鶯鶯，紅娘二人，然原出自己處置不當，今已無可奈何，轉向張生認爲壻，但言我家累代名門，不嫁女於無官者，速去上朝應試，早日及第，作大官歸來，張生因是立即起程，第一夜宿於草橋店，夜半感惡夢驚覺云云。據原作會真記，佳人歡會而後，不再相遇，蓋張生不得已而赴京。嘗於京貽鶯鶯書，鶯鶯緘報之，述相思難忘之意，語甚悽愴，如此結局，神韻縹緲，含有不盡之餘情焉。然此決不足以饜普通讀者之心理，於是有人不知誰某，於其後續撰四折，提出鶯鶯未婚夫鄭恆與張生爭，張生卒制勝，得遂百年諧老之願，是全爲平凡化，要之，蛇足也。

其意向若是，故不能謂西廂記之爲劇，甚有佳趣也。不過作者之意，寫男女離合

之情緒，而配合布置，尙甚巧而已。然第一缺點，爲篇中之正色張生人物，曾無足重，彼全然輕薄少年一流，氣節才藻，俱不明瞭，斷不足爲鶯鶯配偶，宜稍再寫出其有雄傑處也。但其他人物，均善描寫，性格判然，加之其相異處，亦巧於分寫也。鶯鶯不愧出身貴家，東洋女子之標型，服從嚴格道德之意志極強，然女子性柔而易親也。故心憐張生爲己而病之餘，不遑深考前途，并已定夫而亦忘之，竟許一夕之歡，情之魔力，至此極矣。夫人的是大家之未亡人，甚巧慧，而旣失言於前，引起駟馬難追，不可逃之事變，然猶自據理窟，始終誇門第之高。是則鶯鶯與夫人，畢竟有性格相似處，不失爲母女也。此正其描寫頗妙也。次及紅娘，本爲侍婢，生成賤骨，甚冶蕩而伶俐，又甚喋舌而有俠氣處，肯寄同情而不吝，尤最相應也。至於爲張生衝圍作使之惠明，本無緊要之人物，然俠僧之面目，可云宛然如生矣。總之，西廂腳色之簡單，原作所使然，分析敘述之妙，尙不甚麓惡，不妨謂中國原始之戲曲，已告成功也。

然西廂尙與他雜劇同，仍於詞彩爲優，固其用意所在歟。金聖嘆曰，「左傳之文，莊生有其駘宕，孟子七篇有其奇峭，國策有其匝緻，太史公有其巖嶇，夫莊子孟子國

策太史公又何足多道，吾獨不意西廂記傳奇也，而亦用其法。且又逐條寫出讀西廂之法，「日必須掃地讀之，日必須焚香讀之，日必須對雪讀之，日必須對花讀之，日必須盡一日一夜之力，一氣讀之，日必須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勤讀之，日必須與美人並坐讀之，日必須與道人對坐讀之。」要所歸趨，無非暗寫其文詞之芬芳悱惻，流麗芊綿，風情欲絕而已也。

繼論琵琶記，先述其作者及著作之所因，次內容，又次文詞，而後及其與西廂之比較。

琵琶記成於高則誠之手，因所傳者，爲諷不義卑劣之沒情漢王四，棄糟糠之妻，作今日之所謂閨閣，以博得富貴者也。然其材料，與西廂同，本出唐人小說也。茲從說郛中，錄出記之。唐時，牛丞相僧孺之子繁，與蔡生爲文字友，慕蔡才學，欲以妹妻之。蔡旣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可，其後牛氏與前妻趙氏同居，甚能卑順，風波不起，家內和合。蔡仕至節度副使云。王世貞藝苑卮言卽主張此事。但云蔡而名不明，琵琶記則爲蔡邕，邕乃漢末名士，此不過假借之，別無深意義也。



此亦唐世有蔡邕者，與其妻趙五娘家居，躬耕以養父母，不富不貧，平穩度日，亦別無他求，但雖甚滿足，而空將秀才埋沒可惜，不如應詔赴選，置身青雲之上，以顯揚父母之名爲愈，隣家張太公勸之，邕亦以爲然，留妻在家，奉養雙親，獨身上京赴選，竟試及第。忽奉天子命，以丞相牛僧孺之女妻邕，邕丹陛陳情，極言家有糟糠之妻，願辭官歸家，盡孝養之樂，然有權勢之牛相公，於其辭官辭婚，概置不問，邕不得已，娶牛氏女，留京不歸，此足見邕爲一薄志弱行之人也。至其故里，則邕家父母，因子上京後，杳無消息，加以大飢荒，趙五娘以一弱女子而瞻養高年舅姑，一日，領得賑濟米歸，中途爲人所奪，羞憤欲死，幸賴張太公救之。未幾，舅姑相繼逝世，無錢治喪，不得已，祝髮求售，饑荒中，復無買者，又得張太公之周卹，僅能埋葬。舅姑既喪，獨思家居非計，惟有上京探夫消息，旅費無所出，遂抱琵琶彈之，沿途乞食，經歷千山萬水，問關而行，此琵琶記之所以名也。嘗盡幾多苦楚，抵京後，事出不意，爲牛氏所救，於其家中，邂逅故夫，波瀾橫生，甚有佳趣。然牛氏本一溫潤可親女子，非但不欲詐欺趙五娘，且互敦和睦，宛如姊妹，邕遂得雙妻，豔福可羨，而悔不知父母之喪，後歸省掃墓，牛丞相亦意解，且喜。

許之，完全一門孝義，邕授中郎將，趙五娘陳留郡夫人，牛氏河南郡夫人，邕父母咸蒙封贈，如此大團圓。

琵琶記之意向，比西廂更爲複雜，乃大戲曲也。所寫者趙五娘孝義節操之史談，協於勸善之旨趣。然蔡邕意志之薄弱，殆與西廂記之張生同，殊無足取。後年進官之故不明，若再稍加點綴，將更有不堪奢望也。故李笠翁爲琵琶記不平曰：「此等詞曲，幸而出自元人，若出我輩，則羣口訕之，不識置身何地矣。予非敢於讐古，旣爲詞曲立言，必使人知取法。若狃于世俗之見，謂事事當法元人，吾恐未得其瑜，先有其瑕。人或非之，卽舉元人爲藉口，烏知聖人千慮，必有一失，聖人之事，猶有不可盡法者，況其他乎。」笠翁偶集一然琵琶記之結構，高出元代諸劇之上，自亦足以凌駕西廂。惟意向一事，將憑諸作者之手腕乎，其文詞有古淡雅醇之致，而不及西廂之纖麗幽婉也。

毛聲山批琵琶記而激賞之，與金聖嘆之於西廂同，尊爲九鼎大呂之重，曰「王實甫之西廂，其好色而不淫者乎。高東嘉之琵琶，其怨誹而不亂者乎。西廂近於風，而琵琶進於雅。琵琶之勝於西廂也有二，一曰情勝，二曰文勝。西廂之情，則佳人才子，花

前月下，私期密約之情也。琵琶之情，則孝子賢妻，敦倫重誼，纏綿悱惻之情也。夫是之謂情勝也。西廂爲妙文，琵琶亦爲妙文，然西廂文中，往往雜用方言土語，而琵琶無之，夫是之謂文勝也。然此斷然偏見也。第一情不當有甲乙上下之別，其次用方言不足爲文之害，是特欲褒之，而實誤也。使所謂批評家者而常若此，誠不得不令人失望。試舉巧於表言西廂，琵琶之比較者，陳眉公曰：「西廂是一幅着色牡丹，琵琶是一幅水墨梅花，西廂是一幅豔粧美人，琵琶是一幅白衣大士。」李卓吾曰：「西廂是化工，琵琶是畫工。」姑較近於穩妥歟。

### 第五節 小說

雜劇傳奇既竟，進論小說。元之小說有名者，水滸傳，三國演義也。加以西廂，琵琶，稱曰四大奇書，後世又與西遊記，金瓶梅並稱，稱曰中國小說四大奇書。水滸傳者，中國小說中之冠冕也，但其作者，等於西廂之有異議焉。

(一) 施耐菴作——莊嶽委談，其他明代諸家。

(二) 羅貫作——續文獻通考。

(三)七十回以前，施耐菴作，以下，羅貫續撰——金聖嘆及清代批評家之論者。

然今日仍當定爲施耐菴作。施耐菴曷爲而作此書，則莊嶽委談已詳言之矣。耐菴，元初，武林人，其他事不明，某時嘗入市肆，閱故書中，見宋張叔夜招撫賊檄文，內載一百八人起事顛末，忽得構想，遂執筆以著是書云。

著作之所因，果如是乎，不得而知，其檄文載何等事情，今不但不明，抑且主要之原本，正別有在。蓋水滸傳中之人物，宋江實有之，其事散見宋史徽宗本紀，侯景傳，張叔夜傳，而最詳者，宣和遺事也。此書號稱正史之補遺者，而真舊來諱詞之一種，並無百八人，止詳記宋江，盧俊義以下三十六人之始末耳。水滸傳當然從此出，而加以鋪張。但亦并取他書，高俅出身之事，見揮塵談餘，是也。要之，謂爲糅合宋末諸雜書，以己之意匠而鍛鍊成之，最得要領也。

天罡星三十六員，地煞星七十二人，合成百八人。百八云者，或云百八煩惱，或云百八銅鐘，總之，有因緣之數也。然其爲主者，天罡星三十六人，施耐菴當著作之先，已

以己之意匠，畫三十六人像，張諸壁而日眺望之，故其人物躍躍如生，若地煞星中之多數，皆無關重要之下等漢也。水滸傳之內容，世人之所熟知，無俟詳述。其意向，則極雄大宏闊，首尾貫徹，加之，文辭亦足相應，真壯絕快絕也。

坊間所傳之水滸傳，係金聖嘆批評本，止七十回，即自梁山泊之豪傑感惡夢處，以下絕去，且通例，刪改文辭，不能領得古味古色。別有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傳即所謂一百二十回本，此乃正本也。西廂，水滸皆以李本爲善。

續水滸傳之後者，有水滸後傳二種，一成於天華翁之手，宋江再生爲楊么，盧俊義爲王魔，真一片邪淫之談，加以文詞乖謬，尙不足廁於狗尾續貂之數。又一出自雁宕山樵，宋江盧俊義被毒殺後，僅餘豪傑三十餘人，再遇難而終相會，殺奸臣童貫，高俅等，以報冤恨，混江龍李俊爲大將，鐵叫子樂和爲軍師，新加入李俊結義兄弟海賊四人，一丈青扈三娘之兄扈成，聞煥，章花榮，徐寧之子皆浮海，忽吹至日本之薩摩，後轉渡至暹羅，乘國王馬氏，方困於騷亂，取而代之，李俊被推爲王云云，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情，其意向及文詞，皆有足觀也。

附一言者，水滸傳所及於日本文學之影響，有譯本，有擬作，語多不勝述。

次論三國志，據莊嶽委談，則施耐菴作水滸傳，其弟子羅貫中亦倣之而作此書云。然羅貫中事不明，今傳者果真本歟，亦不明，總之，元代之產物，取陳壽三國志而敷衍之，或改竄之，要爲一種歷史小說也。其中三國時代之英雄曹孟德用權謀馭人，寧爲天真爛漫之可愛者，而以忠亮大節稱之諸葛亮，轉成甚可惡之策士一流，尤不能令人感服也。文詞亦斷片有佳趣處，不能云完璧也。大概無甚大價值，斷不足以步水滸傳之後塵。故謝肇淛五雜俎曾有言曰：「唯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俚而無味，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此書亦有續撰，曰續三國志，一名東西晉演義，又別有曰後三國志者，皆不足取。

### 第六節 詩

元之散文無足論，故茲從略，但就詩而概說之。

元初詩人趙孟頫字子昂，宋之宗室也。仕元爲翰林學士承旨而死。詩，文，詞，書，畫，無一不擅，才氣英邁，神采煥發，歷事五朝，寵眷渥厚。然宋之滅也，仕元而受汙名，果何

說歟，嘗思彼決非賊臣，惟性質良懦，遂誤大節耳。夫號稱文士，一切勿論，苟既爲士，氣節第一。惟觀彼弔岳王墳云，「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猶尙有故國之思者歟。要在元初，培養羣才，正如歐陽公舊事，握一代之文柄焉。

次有虞集字伯生，號道園，學問博洽，其詩頗健銳，如漢廷老吏，非諸家所及。楊載爲趙子昂所賞拔，風規雅瞻，音節學唐。范梈，揭傒斯俱非大家，而清麗秀削。又有馬祖常，圓密清麗。薩都刺長於情，可云流麗清婉。

最後出者楊維禎，字廉夫，居鐵崖山中，因以地名爲號，又別號鐵笛道人。元亡後，明太祖遣使奉幣召之，卒不出，七十五歲死。彼長於樂府，合長吉，錦囊，飛卿，金荃，致堯，香奩而爲一爐，自創新調，冀以救時弊。而過趨極端，動輒流於詭怪，故當時詆譏之者不少，且呼之爲文妖云。然罹重病者，須稍濟以劇藥，由此言之，則彼之志，大有可諒，足爲元末明初之過渡者也。

## 第十一章 明代文學

### 第一節 總說

明代文學者，概而言之，有如鑄型，直唐詩，宋文，元曲之殘山剩水，中國文學史中最無佳趣之時代也。明太祖朱元璋起自匹夫，洵中國民族之偉傑，嘗禮前朝之遺老，使之講明道德，修治文教，蓋此爲彼慣用之手段。故勝元而還，卽收圖籍，致之南京，詔求四方遺書，置收書監丞，尋改爲翰林典籍，使掌之，事至善也。然太祖爲人，峻厲而少恩，極慘礪，佐命功臣如劉基，猶且不免毒殺。是以明之於文教也，唯務形式，終陷於無可發達之運命而已。

加之，太祖獎勵文教，大半欲用以籠蓋學者，科舉取士，課以八股文，經義爲先。此尤羈束天下才俊之手段，特令其耽於苛難無用之學問，無復有叱咤風雲之氣概，故明之文學，全爲八股文所腐化而已矣。



姑一言八股文，其間亦自有變遷，有分派。英宗天順以前，但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嘗未有定式，憲宗成化以後，始全爲對偶矣，前講四股，後講四股，故名之曰八股。然此種時文之作俑者，宋王安石也，至是而愈激其頽波焉。八股文在形式上之拘束，比諸四六駢儷文，有過之無不及。然其內容更屬非文學，全不成語，故茲概從省略。

明人之精神生活，總之沉靜也。永樂中，勅撰四書大全，經義定於一，以程朱爲正學。故王陽明出而祖述陸象山，唱道良知良能，全視爲異端，其學徒且受政府之虐待焉。職此之由，故明人不得恣其思索，能自由作大論文者亦鮮，要不外夫聰明有所窒也。

明固亦有作古文者，然時代一般之好尚，無可奈何，終如鑄型而已。李何七子，李王七子古文辭之名，屈指稱最，然殆無足取。詩亦古文辭一流，全止擬古而已。故詩文俱無可論者，僅小說，戲曲，猶有可觀，直無異沙漠中之小叢林（oasis）矣。

## 第二節 明初詩文

明初之偉者，高青邱也。試先舉青邱之先輩而略言之，自文章家始。

最初宋濂號潛溪，元末爲翰林編修，騷亂之際，深隱不出，尋奉太祖召，出爲翰林學士承旨。彼作學者之文，在唐宋八家中，似曾南豐，無甚可尊尚。本是醇正平明，而語漫格弱，大有倦怠氣味。然當開國新興之時，比諸其他，尙有剛勁處，固明代之巨擘也。與之相並者王禕，原與宋濂同門。學問偉於濂，而文稍不及。然醇朴而宏肆，有幾分氣魄，於濂所不見，則二人不愧一時之瑜亮也。

次有方孝孺，宋濂弟子，彼爲靖難而被殺者，氣節之士也。燕王棣陷京師，聞其名，必欲降之，終不屈，命草詔書，書「燕賊篡位」四大字，口言「死卽死耳」，竟被殺。其文不愧氣燄萬丈，有北宋人之模範，不落曾王以下也。以上三人亦有作詩，但主以文而傳者。

同時以詩有名者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從太祖有功，獲封誠意伯，後爲胡惟庸所毒殺。沈德潛評之曰：「元季詩，都尙辭華，文成獨標高格，時欲追逐韓杜，故超然獨勝，允爲一代之冠，樂府高於古詩，古詩高於近體，五言近體又高於七言。」別明詩走馬引，梁甫吟，古意古調，尤所稀見也。

今茲乃及青邱。高啓，字季迪，吳郡人，少警敏，力學工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其文亦尙氣，多辯難攻擊之體，皆可傳者。初居吳淞江上之青邱，以地名爲號，與楊基、張羽、徐賁並稱吳中四傑。洪武初，被召，參與編纂元史，擢戶部侍郎，後辭還，復居江上，優遊於浦里、青邱之間。青邱嘗題宮女圖云：「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又題畫犬云：「莫向瑤階吠人影，羊車半夜出深宮。」以此泄宮廷祕事，太祖深銜之。其後以江夏知府魏觀修改府治，得罪時，廉得青邱爲觀作上梁文，被連坐，竟腰斬死，年僅二十九，其時所作漸圓熟，誠可惜也。

彼乃天成之詩人也，故詩之當爲何者，及詩人之當爲何者，均能自覺。青邱子歌一篇，證之而有餘矣。彼初時，每日課業，連作詩五首，後減至三首，又後則一首，蓋漸洗鍊而出之。以故比其生命之短，則其詩甚多，今傳者總數有二千餘首云。然彼不幸未及十分發揮其特色而死，故多數尙待修鍊之作也。

彼之天才，竟有似於李太白。趙甌北曰：「李青蓮詩從未有能學之者，惟青邱與之相上下，非惟形似，而且神似。昔司馬子微謂青蓮有仙風道骨，而青邱之贈陶籬先

生亦云『謂予有仙契，泥滓非久淪』。蓋二人實皆有出塵之才，故相契在神識間耳。然青邱仍承南方血脈，而優於感情，其爲人好以權略，聳人聽聞，有憫然天下無人之俠焰，與放浪山水吟嘯風月之仙骨，此正與李白兄弟也。使彼全其天壽，必得成第二之李白也乎。

彼甚知自己才之所趨向無疑，然生於後世，而有集大成之願望。故不問根本當爲李白，而取老杜、白樂天、韓退之，下而溫庭筠、李商隱、宋則黃山谷，更溯而上之，則漢魏六朝，一一試效之。要之爲修鍊計也，而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亦甚幾於成功矣。此固將可望現一種特色，而竟如前言，得秀而不實之無情結局。天之厄才人如彼者，殆希有也。故紀曉嵐評之曰：「啓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然行世太早，殞折太速，未能鎔鑄變化，自爲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啓爲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啓之過也。」此真極公平，且深表同情之批評也。

將來發達之期望，既喪之於無可奈何，就今存者而略論之，則趙甌北又曰：「五

古五律則脫胎於漢魏，六朝及初盛唐，七古七律則參以中唐，七絕并及晚唐，要其英爽絕人，故學唐而不爲唐所囿，後來學唐者，李何輩襲其面貌，彷彿其聲調，而神理索然，則優孟衣冠矣。」蓋其詩偉麗雅健，清雋新穎，一洗元人纖弱詞曲化之陋習，亦綽有餘裕也。故王世貞曰：「太史弘博凌厲，殆駸駸正始，一時宿將選鋒，莫敢橫陣，快若迅鶻乘颿，良驥躡景，麗若太陽朝霞，秋水芙蓉，詞家射鵰手也。」齊邱集首顧玄言曰：「高侍郎始變元季之體，首倡明初之音，發端沈鬱，入趣幽遠，得風人激刺微旨，足以嗣響盛唐。」齊邱集首此亦確評哉。

再就吳中四傑之餘三人而略述之。

楊基字孟載，官至山西按察使，遭讒奪職而死，其詩猶沿元季餘習，雖近纖穠，而五言古，七言律，頗俊逸也。張羽字來儀，擢太常司丞，兼翰林院文淵閣事，後謫嶺外，途中召歸，聞擬重罪懼，投龍江而畢命焉。徐賁字幼文，歷仕至河南布政使，尋瘐死獄中。此二人之詩，乏於變化。明初四傑與初唐四傑頗相似，無一人得令終者，此遇太祖之殘忍，彼當武氏之篡奪，居亂世而懷才者，豈真不祥之人哉。

胡應麟論明初詩源，出自吳中，及此外四處，合成五處，茲爲避一一臚舉之煩，概從省略。

於文則宋濂，王禕，方孝孺，於詩則劉基及四傑，要當國運隆興之時，開風氣之先，猶可觀也。然其後，人非庸流，而以守成時代之感化，總有失勢之氣味矣。至所謂臺閣體者而愈甚矣。

臺閣體者，永樂，宣德之際，楊士奇，解縉諸老所唱，詩文兩道，俱以同一趨向而成者也。夫文學者，自然之聲也。方其擴布於草莽之時，甚形隆盛，然一歸諸臺閣，則全失佳趣。譬之書生言論，稍有謬誤，而氣概自在，若出諸朝吏之口，則官樣文章，千篇一律，無味復無趣，必矣。然上述諸老，皆一派之開祖，其相應之才力學殖，猶尙可也。至末流而不可嚮邇矣。故李東陽起而挽狂瀾於既倒。

### 第三節 明中世以後詩文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官至少師，兼吏部尙書，卒贈太師，謚文正。彼詩學律語最高之杜甫，刻意而出之，一大難事也。才雖未必大，而用力至劬，亦庶幾得其雅馴清澈

處焉。故沈德潛曰：「永樂以後詩，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鶴一鳴，喧啾俱廢。」別裁詩是時復古之氣運愈熟，李何七子接踵而起，譬之東陽者陳涉也，七子者劉項以下之豪傑也。七子之起原者李夢陽，字獻吉，弘治七年進士，自戶部員外郎，遷郎中，任江西提學副使，坐事數下獄，卒幸免。彼才思雄鷲，卓然唱道復古，言文必秦漢，言詩必盛唐，自是以下，全不足取。於是詩文之體裁，幡然一變，互張門戶，毀譽交爭，其功罪如何，甚不易論，總之，對於斯文，界以大影響者也。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官至陝西提學副使，景明與夢陽齊名，初相得甚歡，迨成名後，互相詆譏。然夢陽下獄，莫爲之救解，獨盡力辯護之者，景明也。李何二人，其才全不同，均學杜甫，而所得各異。李有才而主模倣，刻劃過甚，錢謙益詆其等於嬰兒之學語，別裁詩然所長者，似在雄渾悲壯之趣。何之才雖劣於李，而主剗造，故甚有似詩人處，其所作以秀雋穩雅勝。二人既若是，其交游亦自顯分二派，互爲左右袒焉。

李何二人，加入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又除王廷相，加入朱

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號十才子。然其中徐邊二人與李何匹敵，又稱之曰四傑。

邊貢之詩，雖邊幅狹，才亦小，而巧於運用，不露破綻。要爲富於慧思者歟。徐禎卿亦專以模杜爲主，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風骨超然，自有別趣。其他不足論矣。以上主就詩言之，然以七子之文觀之，殆亦如是。

次論李王七子，其起原者李攀龍也。攀龍字于鱗，金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其初官刑曹也。因李先芳，謝榛，吳維岳輩結詩社，加入之。時有王世貞者，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始釋褐，先芳引入，爲社中人。李王二人於是相結納。明年，先芳出爲外吏，後二年宗臣梁有譽入社，故稱李王謝宗梁曰五子，又加入徐中行，吳國倫，改曰七子。此諸人皆年少氣銳，嗜古艱深，驚動一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以下俱不足觀。本朝獨取李夢陽，而文如韓柳，歐蘇，詩如韓白，蘇陸，俱不值一錢矣。其中以攀龍爲魁帥，聲勢甚盛，七子之名，高於天下，先芳，維岳二人，未幾除名，謝榛以布衣無官，亦被擯斥。然實則王之才學，在李之上，攀龍沒後，世貞獨執牛耳，睥睨一世，又續立前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諸名目，不顧識者之笑云。



李王之古文辭，畢竟不出模擬剽竊。試言其製作方法，先詩，當讀初盛唐人集時，搜錄其中佳麗字面，臨題則必一讀古人類似之作，始從豫貯之文字，東擗西撻，牽連補綴，遂忽完成一篇。其所用字，如陽春白雪，千年萬里，花月乾坤，大抵一定者，千篇一律，陳腐爛熟，辭意重複，固所不得而免也。於文亦然，其用語，則先秦諸子也。是譬諸剪裁古錦繡，造作新藍縷，既無意味，且枉勞苦，誠不知其可也。攀龍築白雲樓，凡有所作，獨登樓，昇其梯，人不得登，此未必恐有妨其沉思凝慮，寧爲防人見其製作之無狀也。申言之，則李王之古文辭者，造花也，紙籠也，更極言之，則盜賊也。

固無論作詩文者，非絕無此一境，然此止限於初步，而遽以斷送一生，真愚之至也。故李王斷非真正之詩人及文章家，單可爲所謂修辭家而已。何則，以彼輩沒卻自己，而全成爲詩文模擬之活機械也。

然李攀龍擅一代之盛名，其所作必無全不足取之理，造花猶有極巧者，與名手之畫同，果真有香，亦足引蝶。故沈德潛曰：「歷下詩，元美諸家推獎過盛，而受之（錢謙益）搢擊，謔呼叫喚，幾至身無完膚，皆黨同伐異之見也。分而觀之，古樂府及五言古

體，臨摹太過，痕跡宛然，七言律及七言絕句，高華矜貴，脫去凡庸，去短取長，不存意見，歷下之真面目出矣。」又曰：「七言律已臻高格，未極變態，七言絕句，有神無迹，語近情深，故應跨越餘子。」公平之言，豈其然乎。

王世貞才學十倍於攀龍，惜誤於攀龍之邪說，貽百代之醜名，晚年悟其非，爲時已遲，誠憾事也。是以文藝之士，持守正論，猶之爲人當重氣節，一誤卽悔不可復追，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洵堪注意之言哉。就其詩而評之，沈德潛曰：「弇州天分既高，學殖亦富，珊瑚木難以及牛溲馬勃，無所不有。樂府古體高出歷下，何啻數倍，七言近體亦規大家，而鍛鍊未純，故華瞻之餘，時露淺率。」明詩別裁要之，彼適於用長向大，主由其根底之牢固可知也。李王之古文辭，輸入日本，物徂徠承其流，甚盛，附記俟考。

眇山人謝榛詩，稍有佳趣可取，彼作詩異常自誇，有訂正唐人所作之盛氣，而中卻有惡劣者。其所長者五言近體，句烹字鍊，氣逸調高，七子中，當推獨步。然古體則固守規律，有宗法而無生氣。次則吳國倫亦堪匹敵。李王之有謝吳，猶李何之有邊徐也。

故附論之。

古文辭之濁流，滔滔已成懷山襄陵之勢，至明末而猶有衝齧涯岸之餘威焉，惟大將輩之李王，既如上述，則其餘磨下走卒，自可無足論矣。

然在其間，有衆人皆醉我獨醒，不爲時弊所誤，而超然拔俗者，於文則王陽明不言學誰，而兼有學術才藻，且天分既高，故自成一家之文。次則王遵巖初欣慕古文辭，既而翻然改悟，學曾南豐焉。於是相引而作古文者，有唐荆川，一時齊名，稱王唐李王，輩雖攻擊之，無傷也，於當時固甚偉也。更有詩人足稱者，楊慎，薛蕙，高叔嗣，華察，皇甫沖之徒。

古文辭之弊，愈趨愈下，殆不知所底止，於是反抗之者羣興焉。其初有歸震川文章專門，深於經術之素養，得太史公之神理。王世貞以爲同業之敵，視同眼中之釘，抵死攻擊之。晚年遽悟自執邪僻之見，不能如彼之正，衷心屈服，震川歿時爲文祭之，有曰「千載分光，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可謂崇奉之極矣。又有茅鹿門，徐文長，徐兼長於詩，好長吉一派之鬼體，自具一家之妙。

又有袁中郎兄弟，兼詩文兩道，攻擊古文辭。攻擊即破壞方面，甚善也。但自身之建設方面，不免議論。直可云，其於文也幽怪詭異，其於詩也詼諧卑陋耳。爾後文人不出，大抵盡矣。詩則有鍾伯敬、譚友春之僻澀，更後起者，總之古文愈失勢力，止作詩似有成者，高攀龍、陳子龍。次之則錢牧齋、吳梅村，時已入清初，轉爲一代風氣之首唱矣。

#### 第四節 戲曲

明之戲曲家，即傳奇作者，有沈青門、陳大樽等，而湯顯祖第一。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才名於時。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致海內名士，使供奔走，聞顯祖與沈懋學之名，招之，謝不往。萬曆十一年，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尋遷禮部主事，十八年，星變，上書痛言時政得失，謫徐州，遷遂昌知縣，滅虎縱囚，有令名，二十六年，上計京師，投劾而歸，其後連年續劾，故主者議黜之，李維楨力爭，始寢，仍奪官，家居二十年，死。若士本文章家，以宋濂爲主，黜李何、李王，前後七子，而抗敵之。其所居玉茗堂，文史狼籍，雞埘豕圈，雜沓夥穢，毫不介懷，俯仰自得，作詞曲於其間。蓋欲爲政治家而不成，爲古文辭之排擊家而亦不成，遂爲傳奇作者，垂千古不朽之大

名也。

湯若士之作，凡四種——牡丹亭，南柯記，邯鄲夢，紫釵記，無一不關於夢也。牡丹亭乃一懷春處子，夢遇秀才，邯鄲夢適如其名，說黃粱一炊之夢，南柯記夢遊蟻國，紫釵記夢得俠者之助，謂之玉茗堂四夢。要之，皆荒唐已甚，夢幻之劇也。然獨牡丹亭爲其一貫之根本思想，說明人生觀之一部，尤足傳也。

牡丹亭還魂記者，幻現情之力也。可憐之處女杜麗娘，春日有懷，於夢中見一折柳之書生，覺醒後，形貌在目，永念不忘，然世間之人，無足當者，愈以情不能禁，自寫其形貌，庶靈魂之可託，相思不已，終以幽鬱之極而死，葬於梅花道院，苔痕既冷，墓木欲拱，閱三年，忽有一書生，來宿道院中，卽麗娘夢中所遇之秀才，曰柳夢梅者。於是麗娘之鬼魂出現，與之通殷懃，自言「在閻王殿前，得許回生」，開棺後，果忽復蘇。其後夢梅赴京，成狀元，麗娘父在淮陽軍中，不信其女更生，謂爲妖妄，夢梅幾罹奇禍，然終雲霧天開，夫婦偕老，得竟未了因緣，情天無恨事，一家大團圓也。要之，夢中之人，謂可實現，已奇幻之極，通篇全屬荒怪之談，畢竟情之力，超越尋常之理耳，所謂理外之理者歟。

然若士之傳奇，已入於讀戲曲(Lese-drama)之境，實際登場，恐極拙笨也。如牡丹亭，特以詞彩勝，比諸西廂，決無遜色。「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讀牡丹亭，人間那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彼薄倖佳人之歌，苟有情者，當無不對之腸斷魂銷也。餘三種傳奇，概從省略。

### 第五節 小說及遊記

明之小說，最有佳趣者，西遊記也。嘉靖中，長興縣丞吳承恩作，見舊淮安府志。原題長春真人作者，因別有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而誤也。全書一百回，大意述傲來國華果山之怪石，含天地之精氣，石乃生猿，此猿名曰孫悟空，學仙術，飛觔斗雲，一刻之間，馳十萬八千里，又入龍宮，奪取神禹遺物金箍棒，所向無敵，神威獨振，俄被召上天，怒所授官卑，鬧天宮二次，遂藉如來之力，鎮壓之，押入五行山下。當大唐太宗之世，玄奘三藏取經之時，悟空得解厄而爲弟子，向西天進發，別有豬悟能、沙悟淨二人，亦爲弟子，周流十四年，歷大小八十一難，辛苦萬分，皆賴悟空之力，所至征服妖魔甚衆，及既達天竺而得經也，暫還唐，忽復西往，則靈鷲峯頭，彩霞軒舉，極樂世界，祥雲四起，莊

嚴之諸佛羅漢，咸生存也。要之，直至解脫而得正果以前，皆藉譬喻，描出人間性情之經路，不得避意馬心猿諸種魔障，託諸遊戲文字，而解釋幽玄高妙之教理者也。故以比諸波揚（Bunyan）之天路歷程者，一般之通說也。

西遊記之材料，出自中國特有之神仙譚及佛經，巧融合之，而佳趣存焉。其中亦有缺點者，前後矛盾之處也，白璧微瑕，不遑深責。文章亦極平明而完好，質言之，則東洋唯一寓意之神仙譚，世界殆不見其比之偉大譬喻談也。或評其奇巧譎怪之趣，謂北歐之神話，猶稍不及云。

此書有二三異本，今世通行者，悟一子批評本也。其批評不關於文辭，而闡明內容之意義，頗見佳趣。

西遊亦有數種續撰。續西遊記敘三藏師弟西天得經而還，又續遇無限艱難，當已成道，而仍遇前類同之辛苦，殊爲荒謬，其文意復不通，真妄作也。後西遊記乃述唐憲宗時高僧大顛，爲求真解，赴西天，其徒皆前三藏弟子之末孫，爲孫小聖，猪守拙，沙致和，途遇種種妖魔，蕩平之，毫不複蹈前編，概出奇創，加以極意說明每一妖魔成就

之原因，及其打破之理由，反比前篇，條理透澈也。故雖不能媲美前作，而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亦稍堪稱絕品乎。其他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真堪噴飯，重床疊屋，不足道矣。

雜事秘辛，明人僞作，中有寫乘氏女，入爲皇后，吳妲（男子名）受帝命，檢查身體一段，雖奇豔而殊嫌失態。金瓶梅以西門慶，潘金蓮事起筆，結撰極複雜之腳色，蓋豔情小說之元祖。於各人之性格，巧於分描，而往往近失之穢褻，文詞亦無甚佳趣，然明代小說中，當屈一指也。凡前述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或謂之曰中國小說四大奇書。水滸，西遊第一，堪比難兄難弟，次蓋金瓶，又次三國也。

中國謂瑣談零聞之類曰小說，而立於此與真正小說即 novel 之中間者，蓋美文之一體，中亦有可觀者，明代作者愈多也。其特有名者瞿宗吉之剪燈新話，集十條短篇，或採諸古書，例如水宮慶會一篇，本東坡軼事而變化之，而大半成於自己之構思，其文亦雅醇秀麗也。此書復有續者。

中國山水紀遊文字之起原甚古，而其專門家尙無之。至明代始出，徐宏祖者，冠絕古今唯一之旅行家，兼紀行文家也。其所著霞客遊記十二卷，真可愛誦之好文辭。



## 第十三章 清代文學

### 第一節 總說

論清代文學，須一究清代之由來，其起原頗古，遠在遼金末葉，曾以遊獵剽業長白山下，然至太祖努兒哈赤始有窺中原之志，太宗改國號曰清，聖祖統一天下，使四百餘州人民，戴辮髮之俗，而奉滿人之朝廷，後竟有二百六十餘年（西紀一六四四——一九一一）之久焉。

然清朝文學不出於滿人之手，而仍出自漢族。太祖時，倣蒙古文字，作滿州文字，始譯中國書籍，並有供軍人讀，而翻譯三國志者。併中國本部而後，滿州文字不能行用，蓋四千年來，繼續之漢族文化，有非常之慣性及重量，未可驟革。辮髮之令，已大竭力，於是不得不絕念，轉而取保護之計，一言以蔽之，則滿州止取得政治上之主權者，而全成爲思想上社交上之戰敗國化，其後尾大不掉，以此爲根本最大原因也。故今

後滅吾民族者，必漸革除吾文字，文字革而文化亡，民族全亡，故吾人不能不慎防俶虎之並作也。

清朝學風在於考證，此有二大原因焉。（一）天然之時勢感化，（二）人爲之施政方針，下試略說之。

考證學之中，有種種分派，其主要者，明代復古之氣運，連清朝之新勢，一轉而及於學術上，反抗宋儒，復歸漢唐古說，申言之，則不過漢唐注釋研究之程度及態度，更加一層擴張進步也。故漢、唐、清三朝之學，無區別之必要，但並稱漢宋二學，可也。前已述之，一傾於文獻學及文字形式之方面，一傾於哲學及思想內容之方面也。顧世間之事，常如循環，反漢唐之注釋，而宋明大儒程、朱、陸、王，擾擾而出，盛唱心性理氣之說也亦宜。但勢所必然，古代之名物度數，果何如者，可曰未嘗審諦，各因所見而立說，大抵多自欺欺人，殊難感服。故明末清初之學者，厭其空疎粗漏已極，實事求是，博證旁搜，欲以考證解釋儒家之真面目也。

其次則清朝本非漢族，爲鎮壓國民排外思想之要計，當彼常持理窟之學者，加

之，明末東林黨變後，意氣尙盛，故主執懷柔政略，獎勵文學，開書局，供職事，月結薪金，以馴服其剛強難制之粗心，使之終日勞勞，不遑無益之言論，質言之，卽收買學者而已。且所事甚小，俄頃卽了，故常設爲其鉅大者而分配之，如康熙朝之明史，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康熙字典，乾隆朝之四庫全書提要，大清會典，大清一統志，其他不遑一一枚舉，雖皆以欲作百代之典據爲其目的，而從事於此之學者，委一生於書齋之研究而尙不足，非恰好墮彼之術中乎。然聖祖玄曄雖與明太祖朱元璋蹈同一轍跡，而實際亦心好文學，故愈益獎勵之也。

考證之學風旣如此而起，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舉天下而均趨向之，至今猶未衰也。

清朝文學，受時代思潮，卽考證學風之影響，自然之結果，內容不如外形，思想亦不如文字，無風骨氣韻之高，而有聲調詞藻之麗。故暫時甚醒目，惜乎造花無天然之香，抑此本中國文學一般之特質，至此而愈甚矣。然對於明人之弊，早已十分觀破，故雖同是造花，而遙較工巧，幾可作原物觀也。

## 第二節 清初文

清初文學者，大概明之遺臣，文章家侯魏二人，詩人錢吳二人，其主要者也。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河南商邱人。明末，阮大鍼得志，捕諸名士，欲加以罪，將興大獄，方域出走，得免。未幾，明亡，奉父還故鄉。順治十一年，三十七歲死。方域少時，喜任俠，後乃發憤學詩文，反抗時勢，倣韓歐，遂成一代之名。嘗於吳中，其集出版時，集中文稿未足者，忽於一夜中寫就之。方域之人物，及才藻，既若是，其文亦才氣洋溢，惜乎學問稍不足，故疎暢有之，深厚則未也。其所著壯悔堂文集，質言之，則才子之文也。其所長，在敘事，唐宋之後，所稀見也。故徐鳳輝曰：「方域步驟史遷，而才足以運之，故行文矯變不測，如健鶻摩空，如鯨魚赴壑，讀之目眩魂驚，令人嘆絕。」國朝廿四家文鈔 蓋雪苑之文，甚有瑕疵，但珠玉之碎，勝於瓦礫之全，殊不足爲累。

魏禧字冰叔，號勺庭，寧都人。兄弟俱有聲於時，稱寧都三魏，而禧尤著，故呼曰魏叔子。當明末流賊之亂，徙家翠微峯，專力文章，遂不出仕。康熙十九年，五十七歲死。禧無子，嘗自言曰：「吾有三子，左傳經世，長子也；日錄，次子也；文集，季子也。」蓋彼不留血

胤，而留文脈以自豪也。

魏叔子之作，策士之文也。力模蘇老泉，在唐宋八家中，學之最善，雖易失之粗，而其病終勝於他家。故所最長者論策也，集中文字，大抵屬於此種。然敘事亦妙手，奉左傳爲矩矱，從而變化之，大鐵椎傳一篇，可稱千古絕調。然世無完全者，其文亦有病。要言之曰：過曲也。馮少渠曰：「其文之曲折處，在能縱，然其病正在此，波折太過，繆戾叢生。」國朝廿四家文鈔侯魏二家所長殆同，語其當行本色，則侯之敘事，魏之議論，適相當也。然侯早死，故比於魏，蒼古不足，誠可惜也。

其次汪琬字茗文，號堯峯，與魏禧同年生，後魏禧十年而歿。嘗囁囁然，好議論人，常指摘人過失，緣是交游鮮少，獨自誇張標榜，彼與侯魏二人異，爲清朝之臣，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改編修官，入史館，與修明史，六十日撰史傳一百七十餘篇，草述異常敏速，遽以病陳情，辭職還家，康熙二十九年，卒時年六十七。琬不獨長於文也，詩及考證學，皆能之，常與當時之鉅匠輩，抗衡，由此言之，亦足偉矣。故紀曉嵐曰：「古文一派，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啓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

唐宋以來之矩矱，而琬與魏禧，侯方域，稱爲最工。然禧才雜縱橫，未歸於純粹，方域體兼華藻，稍涉於浮誇。惟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別，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蹊逕亦略不同。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接跡唐歸，無愧色也。琬性狷急，動見人過，又好詆訶，見文章必摘其瑕疵，故恆不滿人，亦恆不滿於人。與王士禎（漁洋）爲同年，後舉博學鴻詞時，乃與士禎相忤，其詩有一區區誓墓心，豈爲一懷祖」句，以王述比士禎。又與閻若璩議禮相詬，皆爲世口實，然從來勢相軋者，必其力相敵，不相敵則弱者不敢，强者不屑，不至於互相排擊，否則必有先敗者，亦不能久相支柱。士禎詞章名一世，不與他人角，而所與角者，惟趙執信（秋谷）及琬，若璩博洽亦名一世，不與他人角，而所與角者，惟顧炎武及琬，則琬之文章學問，可略見矣。」四岸總之，渠亦一代之雄也。

然彼甚多事過勞者歟，蓋其性格之所使然，僅足稱儒者之文，全無佳趣。彼主奉歐陽修，歸震川，而拘束於法度，用筆不自由，加之，邊幅局促，意境太狹，雖精鍊明晰，少瑕疵，殊乏縱橫歷落之活趣。然則侯，魏，汪三家，若以三國比之，則首魏叔子，猶曹孟德，

霸氣籠蓋一世，次侯，如孫仲謀，足令其敵發「生子」之嘆，末汪，如劉玄德，偏安巴蜀，未免關於大局者少也。

清初文家，其他尙甚多，當首屈一指者，廖松舟歟。其文以氣勝，取格不高，而有豪宕流動之致，其所著二十七松堂文集，嘗行於世。

### 第三節 清初詩

次論清初詩家——錢，吳，王，朱，四人。於文旣然，於詩亦清初風氣，因明之遺臣而開之，錢，吳，二家，其魁首也。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江南常熟人，明萬歷年中，進士及第，授編修。彼有學問，有才氣，而於操行氣節，則甚欠缺，至堪惜也。京師陷時，牧齋赴南京，與諸大臣，議立君，屬意潞王，然鳳督馬士英等立福王，阮大鍼用事，牧齋媚之，爲禮部尙書，上疏頌士英，爲大鍼訟冤修好，然不爲二人所容。尋清師定江南，牧齋出降，仕新朝，爲禮部右侍郎，其後辭職里居，擁絳雲樓中萬卷圖書，從事著述，八十三歲死。彼全擊破李王古文辭，爲清朝詩文成立無上之大功績焉。然以宋之間一流人物，貳臣傳中，殘留千古不可拭

除之污名，故聲價甚劣也。所著詩文集箋註之類，乾隆年間，悉被禁棄，其詩總爲初學有學二集，清季以來，滬上久有刊本行世矣。

若不以人廢言，則牧齋於詩文兩道，堪誇才思之雄，實有一代正宗之價值，惜非碌碌者所能知也。陳碧城者，嘉慶間之詩人，不但作詩，並評詩，亦頗具明眼，其言曰：「嘗於廢紙中，見鈔本無名氏詩一冊，古詩未入門，七律亦少完善之作，惟句法則沈博絕麗，足以壓倒一切也。」因舉「桃葉春流亡國恨，槐花秋踏故宮煙。」煙月揚州如夢寐，江山建業又清明。「南渡衣冠非故國，西湖煙水是清流。」滄桑朝市開新局，烽火邊關覆舊棋。「神愁玉璽歸新室，天哭銅人別漢家。」文章金馬霜前淚，故國銅駝劫後人。「老有心情依佛火，窮無涕淚灑神州。」停雲家世紅闌里，遛笛風流白下門」等十數聯。又繼語曰：「皆沈鬱藻麗，原本杜陵，逸情高致，遠在梅村祭酒之上，或云虞山蒙叟作也。」頭道堂文集十然貶斥其古詩七律者，爲加略辭而避嫌疑也，決非定論。牧齋各體俱長，無吳梅村之豔，而氣力渾厚，格高一等也。要之，少陵爲宗，出入韓、白、蘇、陸、元、虞諸家，以富健之才力運旋之，固罕有其儔匹也。



吳偉業字駿公，梅村其號也。太倉人。國亡後，退處林下。時侯朝宗與之書，論出處，言決不仕新朝，然逼迫之餘，不得已，違心出仕，任祕書院侍講，遷國子祭酒。後家居力學，康熙十年，六十三歲死。其至於不得已而枉節義之事實真相，本傳有詳記云：「祖素聞其名，會薦剡交上，有司敦逼，控辭再四，二親流涕，辦嚴攝，使就途，以難傷老人之意，乃扶病入都。始授祕書監侍講，尋轉國子祭酒，凡一歲，丁嗣母之喪，南還。帝親賜丸藥，撫慰甚至。梅村乃勇退而堅臥，謂人曰：『我得見老親，死無恨矣。』未幾，朱太淑人沒，哀毀骨立，尋祖又逝世，梅村年已四十有五，時以無意，蟄居不出，著述以消日。』彼固非不知恥者，運之所迫，無可奈何，跼天踏地，終身不忘，後過夷門，弔侯朝宗，嘆負其夙諾，有詩云：「河洛風塵萬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門，氣傾市俠收奇用，策動宮娥報舊恩，多見攝衣稱上客，幾人刎頸送王孫，死生總負侯嬴諾，欲滴椒漿淚滿樽。」過淮陰賦詩云：「登高悵望八公山，琪樹丹崖未可攀，莫想陰符遇黃石，好將鴻寶駐朱顏，浮生所欠只一死，塵世無絲識九還，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及病篤時，自敘事略，遺言曰：「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爲天

下大苦人，吾死後，歛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銘於人。」其境遇誠可憫，其苦衷亦至可察也。故均是貳臣傳中人物，比於錢牧齋，大爲可恕，其書未焚，故後世亦與以相應之推崇也。

梅村純然詩人，其文全不足觀。趙甌北嘗論其所長曰：「雖當時名位聲望，稍次於錢，然今日平心而論，梅村詩有不可及者二，一則神韻悉本唐人，不落宋以後腔調，而指事類情，又宛轉如意，非如學唐者之徒襲其貌也。一則庀材多用正史，不取小說家故實，而選聲揀色，又華豔動人，非如食古者之物而不化也。蓋其生平於宋以後詩，本未寓目，全濡染於唐人而已之才情書卷，又自能瀾翻不窮，故以唐人格調，寫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詞藻又豐，不得不推爲近代中之大家。若論其氣稍衰颯，不如青邱之健舉，語多疵類，不如青邱之清雋，而感愴時事，俯仰身世，纏綿悽惋，情餘於文，則較青邱，覺意味深厚也。」括言之，則梅村才學原本優長，而巧於學唐，不愧爲青邱後之一人，然青邱若不早死，亦正足成一家之特色也。

梅村之詩最可稱者，關係時事之古詩也。彼身自閱興亡，感慨不絕於胸中，賦咏

之以寫胸臆，然有所忌諱，故命題時不顯言，常撮數字以標之。今舉其例，如臨江參軍之爲楊廷鱗，參盧象昇軍事也，永和宮詞之爲田貴妃薨逝也，雒陽行之爲福王被難也，後東臯草堂歌之爲瞿式耜也，鴛湖曲之爲吳昌時也，茸城行之爲提督馬逢知也，簫史青門曲之爲寧德公主也，田家鐵獅歌之爲國戚田宏遇也，松山哀之爲洪承疇也，殿上行之爲黃道周也，臨淮老妓行之爲劉澤清故妓冬兒也，拙政園山茶及贈遼左故人之爲陳之遴也，畫蘭曲之爲卞玉京妹卞敏也，銀泉山之爲明神宗朝鄭貴妃也，吾谷行之爲孫暘戍遼左也，短歌行之爲王子彥也，圓圓曲之爲吳三桂愛姬陳圓圓也，凡此等事，實皆有歷史上之關係，固易傳者，梅村一眼覷定，遂不辭以全力，結撰長篇大作，詩人之慧眼最可稱者也。然以上述之理由，鮮直敘之者，一以諷諭爲主，故敘事精密巧緻之技工，不過隨處散見，而專一從事者，無幾也。若略備體裁，舉最可觀者，則永和宮詞、臨江參軍、圓圓曲是已。

此等古詩，梅村尤所特長者，轉韻之工也，關捩一轉，別有往復迴環之妙，摹寫生動，幾於眉飛色舞，筆情深至，俯仰增姿趣，遂不陷於平板澀滯也。其意匠運旋之工，既

如此，更加以蟬聯之句法而行之，其神韻悉本唐人，指事類情，無不如意，而其入手處，本在香奩一體，故一涉兒女閨房之事，則千嬌百媚，妖豔動人矣。但所惜者，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珠光既足，劍氣尙乏。然天下事無完全者，以此責彼，不其酷歟。至於律絕，甚多佳作，無非流暢豔美也。

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東新城人，官至刑部尙書，以詩鳴海內者五十餘年，一代之大宗也。死時，康熙五十八年，年七十八。漁洋少歲，爲錢牧齋所重，其後學殖日富，聲望日高，因詩論所異，始大攻駁牧齋。蓋漁洋所主者神韻，出自嚴滄浪之妙悟說，顧神韻云者，畢竟貴言外餘情而已，彼乃極刻苦而得之，勢所必然，轉遠於其本旨，寧偏傾於修辭，而稍近李王之古文辭，若論其本，蓋才力猶有不足耳。於是與方苞之文並稱，所謂「二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詩集句論又得清秀李於鱗之綽號云，故錢牧齋已如前述，爲李王之反對者，與漁洋自然趨向不同，漁洋盛攻擊牧齋，至云，「牧齋翁尊一學，張禹孔光之西涯，強擬東坡，貶一能爲汲黯之空同，曲加文致，以此修史，其顛倒是非，必矣。」是自詩論而暗牽及人物論矣。然因此波連，又推

倒牧齋同鄉而又同黨之馮鈍吟，故與漁洋交惡之趙秋谷，不能默爾，著談龍錄，鑿指漁洋詩之瑕疵，力駁其神韻與會超妙取象之說，是清初之詩，顯分二派，宗王者，主超悟新穎之極，至不能作大篇，奉趙者，樸實真摯，不免動輒陷於淺陋。此後，王之餘波，轉而爲沈歸愚（卽德潛）之格調，居然致意外形，反對之者，爲袁隨園之性靈，主張內容苟善，詩卽完成，互不相下，終於並存而已。

然漁洋之神韻，豈必非理之言哉，亦有了悟一半之真理也。旣以嚴滄浪以禪論詩云，「禪道唯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爲唯一之要諦，自己之持說，亦不違之。選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以王維壓卷，評維之「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云，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帶三微堂詩又曰，「捨筏登岸，禪家以爲悟境，詩家以爲化境，詩禪一致，等無大差。」帶三微堂詩凡神韻之妙，在於一片天機，篇幅之大者，不但不適，漁洋之才，已如前言，不足運旋之也。故彼所長者，在絕句，如云「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云「雁聲搖曳孤舟遠，何處青山是岳陽。」云「西風忽送瀟瀟雨，滿路槐花出故關。」云「閨中若問金錢卜，秋雨秋風過灞橋。」云

「好是日斜風定後，半江紅樹賣鱸魚。」皆可見其典型也。自律以上之作，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貴明麗博雅之極，不免上之爲獮祭魚，下之近李王之古文辭。

與漁洋齊名者，朱彝尊卽竹垞，當時並稱朱王，秀水人，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科，官翰林院檢討，預修明史，其後罷官旋里，築曝書亭於荷花池南，家居十九年，藏書八萬卷，專意著述，康熙四十八年，八十一歲死，彼不但長於詩，善文工詞，此外及經史考證之學，皆深造有得。紀曉嵐曰：「彝尊以布衣登館閣，與一時名士，掉鞅文壇，時王士禛工詩而疎於文，汪琬工文而疎於詩，閻若璩毛奇齡工於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彝尊事事皆工，雖未必凌跨諸人，而兼有諸人之勝，核其著作，實不愧一代之詞宗。」四庫簡然其詩比王稍下，惟學博，根柢深厚，於古詩顯其長，格律蒼勁，文則古雅，而簡潔澄淡處有佳趣。

可立於錢，吳，王，朱四家之間者，施愚山，宋荔裳也。順治之際，並馳齊名，一時有南施北宋之目，愚山名門章，字尚白，江南宣城人，荔裳名琬，字玉叔，山東萊陽人，二人因其產地，而異風氣之感化，南方產之愚山，溫柔敦厚，北方生之荔裳，雄健磊落，各自擅

長焉。

施愚山嘗語漁洋門人洪昇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余則譬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築起。」別詩是其吐露已見，同時毫無相厄之意，當時漁洋名重，蓋可想也。故反對之者，前已言之，趙秋谷名執信字神符，此人以宴飲觀劇去官，使酒罵人爲快，無所事事，直一不平家，其詩主思路峻刻。紀曉嵐評之曰，「王之規模闕於趙，而流弊傷於膚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未流病於纖仄，使兩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見所長。」四庫提要然詩論與詩風，雖足相當，至於實在伎倆，似趙稍不及也。

茲尙當一略論者，查初白也。名慎行字悔餘，官翰林院編修，其詩近體出自陸放翁，古體出自蘇東坡。趙甌北論之曰，「梅村後，欲舉一家，列唐宋諸公之後者，實難其人。唯查初白才氣開展，工力純熟，鄙意欲以繼諸賢之後，而聞者已掩口胡盧。不知詩有真本領，未可以榮古虐今之見，輕爲訾議也。」詩話甌北不嫌於施，宋，王諸家，特舉初白，是一種見解。然初白才力氣識，決不能與上述諸家雁行。唯開一派之別調，確

爲傑出，雖書卷少，且好議論，而能以白描行之，並亦知詩之當爲何者，嘗述自己之理想以教人曰：「詩之厚，在意不在辭，詩之雄，在氣不在直，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須辨毫髮於疑似之間。」選波 詩話一部敬業堂集，殆可以此數句盡之。其厚者「危時莫以烽爲戲，我意方憂玉亦焚」，「累朝豈少文章禍，聖主終全侍從臣」，其雄者「千峯雪作漫天霧，萬帳風兼動地雷」，「草木連天人骨白，關山滿眼夕陽紅」，其靈者「上界神仙風肅肅，下方樓閣雨濛濛」，其淡者「春服暫寬腰下紐，茶煙初驗鬢邊絲」，「貧思飽暖原奇福，老戀桑榆亦至情」是也。

次舉康熙同時作家，尤侗所著西堂集，書肆多有之，徒名而實不美。陳維崧號迦陵，所著湖海樓集，但以詞觀之，則多矣。厲樊榭詩品清高，五古高者有韋柳之風。嚴海珊有氣魄處，頗見佳趣，「雕盤大漠寒無影，冰裂長河夜有聲」一聯，有名也。

#### 第四節 清初批評家

康熙作家既竟，當移述乾隆詩人文士，但於其前，尙當一論者，有名批評家之金聖嘆也。



聖嘆傳見廖松舟二十七松堂文集。其二三軼事，散見秋坪新語，辛丑紀聞，合而觀之，大略明矣。

聖嘆本姓張名采，字若采，性倜儻有高節，少補博士弟子員，後應試，學使不能句讀其文，黜之。翌年再試，乃作委靡庸腐趨時之調，竟拔冠童子軍，其玩弄學使如此。再入吳縣邑庠，然絕意仕進，居貫華堂，高座講經，改姓金名人瑞，字聖嘆。其講易也，乾坤兩卦，多至十餘萬言，不知何所喋舌，蓋畸人之學者也。其友王斲山嘗與以三千金，約日後以母本見還，然甫逾月，已揮霍殆盡，反語斲山曰：「此物在君家，適增守財奴名，吾已爲君遺之矣。」斲山一笑置之，其死事不甚明，據所傳，則在京師街中央，散遺大便，坊卒咎之，因大罵坊狗，緣是告發，經調查，則所著書，多不法者，遂腰斬云。其時寄書家人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漢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總之，不堪憫惜也。

聖嘆曰：「天下才子之書有六，而世人不知，所謂六者，一莊，二騷，三馬史，四杜律，五施水滸，六王西廂。」彼欲作此六種書之批評，成者水滸西廂，此外不及着手。

聖嘆之批評，初總評全篇，次評各章各節各句，甚細到，而論內容，論文詞，亦至詳盡，要之，借以吐自己滿腔之氣焰，固非吾人今日之所謂批評也。然彼之學問，儒不待言，並及釋道，以是爲立論之根據，其詞資，極有佳趣，其文章亦與普通之古文異撰，自成一家之調，用筆迴旋往復，而曲盡紆縈轉折之趣也。然荒謬者，前已言之，修改原文，水滸絕去七十回以下，西廂則刪改其字句，化成爲自家之水滸，自家之西廂也。要之，彼非對於原著者而盡忠者也。

然打破從來以儒教主義一貫，不理解文學爲何者之因襲習慣，而論小說戲曲等之真價值，使之與經史爲伍者，其大功也。次則其批評之大概，自不合於今日所謂美學艱深之規矩，然往往發揮文章之妙，使人領首者不少。要之，渠亦一時之奇才也。故廖松舟贊曰：「予讀先生所評諸書，領異標新，迥出意表，覺作者千百年來，至此始開生面，嗚呼，何其賢哉。雖罹慘禍而非其罪，君子傷之。而說者，謂文章妙祕，卽天地妙祕，一旦發洩無餘，不無犯鬼神所忌，則先生之禍，其亦有以致之歟。然畫龍點睛，金針隨度，使天下後學，悉悟作文用筆墨法者，先生力也，又烏可少乎哉。其禍雖冤屈一時，

而功實開拓萬世，願不偉耶。」松堂集李漁曰：「施耐菴之水滸，王實甫之西廂，世人盡作戲文小說看，金聖嘆特標其名曰五才子書，六才子書者，其意何居，蓋憤天下之小視其道，不知爲古今來絕大文章，故作此等驚人語，以標其目，噫，知言哉。」笠翁偶中亦有阿好語，然大概近是。又批評聖嘆水滸西廂之批評，亦頗有佳趣，茲以無餘白，概從略。

### 第五節 乾嘉詩

次論乾隆三家——袁，蔣，趙。袁枚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錢塘人，乾隆四年進士，官至知縣，後絕意仕途，築隨園於江寧城西，樂吟哦著作，嘉慶二年，八十二歲死。

隨園詩文俱成名家，或且稱之曰：「上下三千年無此才，惟有一蘇東坡耳。」蓋彼才學俱富，復恥居人後，稍以理窟立異，不沾沾於摹倣，是其本領也。其詞資，即關於詩文之議論見解，甚有佳趣。論文曰：「蓋貴直者人也，貴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木之直者無文，木之拳曲盤紆者有文，水之靜者無文，水之被風撓激者有文，孔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巧即曲之謂矣。」在山尺蠖六 此語似諧若莊，要不過本韓愈

所謂「陳言務去」一語而變言之，然如此變言法，常人所不能，而彼概以此風一貫之，其臨紙把筆之際，直無往不可推陳出新，不獨內容，其外形亦然，字法句法章法篇法，咸盡拗峭曲折，開闔呼應，操縱頓挫，自出一家之意，此所以甚有佳趣也。

詩亦如是，對於當時盛行之神韻格調說，忽想到古人有云，「詩者人之性情也」，

爰據爲種核 (nucleus)，而造作新語，大略謂「凡作詩，寫景易，言情難，何也，景從外

來，目之所觸，留心便得，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豔。」隨園詩話六

又曰，「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

便是佳詩。」詩話補遺一又嘗引楊誠齋之言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

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口腔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詩品一而隨園女弟

子嚴蕊珠曰，「先生之詩，專主性靈，故運化成語，驅使百家，人習而不察，譬如鹽在水

中，食者但知鹽味，不見有鹽也。然非讀破萬卷，且細心者，不能指其出處。」詩話補遺十要

之，彼以純主觀詩，爲詩之第一義者也。純主觀詩爲詩之純粹者無疑，然謂此外無詩，

則誠偏見也。抑且過重性靈之弊，亦有真率之極，等於村婆絮語者，以彼隨園自身老

後之顏唐，證之而有餘，其失也，在賤視修辭之技工故也。然彼亦自知此是必然之理由，曰：「詩者人之精神也，人老則精神衰憊，往往多顏唐浮泛之詞，香山放翁尙且不免，而免後人乎。故余有詩曰：『驚老莫調舌，人老莫作詩。』」識十四借乎言之而不能實踐，猶廣出老後之噤舌，亦可憐哉。

要之，隨園之言，矯正阮亭之徒，過張神韻之風，其所言極切中病處，足以促其徒之反省也。然於表面一一駁之，而於背面亦有取其說者，例如譏阮亭聲調譜云：「夫詩爲天地之元音，有定而無定，到恰好處，自成音節，此中微妙，口不能言，試觀國風，雅頌，離騷，樂府，雖各有聲譜，無譜可填。」識十四然隨園所作古詩，一一協於漁洋平仄論，以此觀之，則彼持論之大概，亦有英雄欺人，往往使後世迷誤者。

是以彼所得之毀譽褒貶參半也。——褒之者曰：「我朝文集，法度謹嚴，邊幅修整，不乏其人，若夫子才海涵地負，風起雲飛，如龍跳天門，如虎臥鳳闕，可謂曠世之傑矣。才子一唱性靈之說，詩道一變，其才何偉也。」——貶之者曰：「某翁爲人，肆而無檢，其詩才氣太露，駁雜不純，惟文筆暢達，是其所長，然少含蓄處，人皆傷盛名而不敢議

耳。」又曰「某翁詩，放誕淫俚，尤足壞人心術，後來之詩，學說未定，能不爲所惑。」又曰「大江以南，以詩古文大張聲息者，羣推某翁，顧其詩放誕淫俚，較諸鍾譚以僻拗失詩教尤甚，文亦雜出小說家，讀之，知非仁義人也。」又曰「誘人子弟入飲博之門者，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之邪路者，其罪宜服上刑。」此亦言之有太苛者。

然彼固以才氣壓倒一世者，其文在韓柳歐蘇之外，自成一家，其詩亦必不師古，而有杜韓之排奡，有王孟之清腴，有溫李之切麗，有韋柳之奇雋，有李白之飄逸，有元白之淡永，然一字一句，不問其來歷有無，直抒胸臆，得其神似者，其孤詣獨造之妙也。彼過於有才，強欲與世人立異，雖偶遭誹譏，要爲絕代之奇才也。彼所著之大部分，總曰隨園三十種，加其家族之著作，爲三十六種。

蔣士銓字心餘，號茗生，又號藏園，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至編修，後退處鄉里，教授之暇，以吟哦終其生。其詩曲盡諸種之趣，然最可傳者，敘事諸作也。蓋彼深於情，富於義，加以磊落之奇才，鬱勃之不平，不能抑塞，而發之於文字也，不屑尋常詩詞之客，裁雲縫月之閑事，實詩才而兼史眼，欲以維持綱常，於忠孝節義之士，三致意焉，其

一片同情，忽以闡幽顯微，爲自任之俠，描出正史以外，將歸湮滅之事實。故當興酣意激之時，以筆代舌，見詩如文，操縱自在，忠臣，孝子，貞女，烈婦之面目，宛然如生，蓋正一部有韻之史傳也。尤可稱者，必不受拘束於何體，詩，詞，樂府，皆從適者而行之，各極其妙也。故其見地，雖不及居然打破道德主義之舊圈，又其所作，亦必非純然敘事詩，然古往今來，殆未見其匹也。要其炯眼卓識可稱，而技工手腕亦甚偉也。今試就所著忠雅堂集，而舉其敘事諸作之主要者。

烈士——江西新昌典史諸公死事詩，明餘杭知縣府谷蘇公殉節哀詞。

孝子——汪孝子，盧孝子，解孝子，江孝子。

悌友——雷門吟。

義行——三義行。

武人——白將軍歌，天全宣慰使。

能吏——周別駕，固原新樂府。

烈婦——黃烈婦，范烈婦，韓烈婦，江烈女，宛平查氏，崇禎甲申紀烈詞。

節婦——張節母，吳節母，鮑節母，沈節母，楊節母，述德詩，新樂府四章，光山樂

府九章。

賢婦——執拂詞。

大概如是者，尙甚多也。更舉諸家評語，吳蘭雪曰：「序事諸作，以班馬之才，行韓杜之法，沈鬱頓挫，變化錯綜，有識有力，有聲有光，蓋其至性奇氣，不可磨滅，故發於詩者如此。」石溪訪蔡梅盒曰：「况公秉筆如南董，每以歌詠作綱維，史筆掛漏指難屈，聞見所及，搜無遺，紀忠紀孝，紀節義，模寫至行，成瑰奇。」陳碧城曰：「當代論詩品，青客第一流，勸懲皆雅頌，褒貶卽春秋，樂府新聲在，龍門史筆適。何須校章句，辛苦辨曹劉。」最後王述菴曰：「茗生諸體皆工，莽莽蒼蒼，不主故常，正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信足以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也。」詩傳蕺園又作傳奇，讓後詳述之。

今論趙翼字雲松，號甌北，乾隆二十六年進士第三人，壯歲隨從戎，官至貴西道，死年七十六。袁蔣趙三家，當時齊名，見洪北江國朝詩人評云：「袁如通，天神，狐，醉卽



露尾，蔣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趙如東方正諫，時雜諧謔。

洪北江詩話

彼當梓其全集時，

或人評之曰：「爲杜紫微則不能，爲楊誠齋則過之，無不及矣。」甌北傲然曰：「吾自爲

趙詩，烏論唐宋。」

奕現瑣談

其目無古人之意氣，凜然盛矣。然彼詩雖才氣縱橫，而失之詼

諧，雖機警刺人，而少渾厚處，要有宋人臭味，而不及袁蔣。然此乃彼之學爲累，凡爲詩

人者，過於大有學問，以研究之態度，而好爲標異，毫不相應也。彼所著關於經學者有

陔餘叢考，關於史學者有二十二史劄記，詩評有甌北詩話，皆足名家，其偉處，甚似朱

竹垞。且甌北詩話尤可珍重，在唐宋詩醇六家之外，加入元遺山，高青邱，吳梅村，查初

白四人，合計有十人之批評，其細密周匝，而含有精緻之考證，非彼詩品之比也。惟加

入查初白稍有可議，然亦實自爲立異，特欲見其識力之超卓者歟。

依次便舉乾隆以後嘉慶以前之詩人，頗嫌煩冗，略表如左。

王夢樓名文治——夢樓詩集

吳穀名錫麒——有正味齋集

吳澹川名文博——南野堂集

張船山名問陶——船山詩草

黃漢鏞名仲則——兩當軒集

舒鐵雲名位——瓶水齋集

陳碧誠名文述——頤道堂集

郭頻伽名磨——靈芬館文集

吳蘭雪名嵩梁——香蘇山館詩抄

邵夢餘名無意——蕉雪齋集

尙有其他，欲列舉之，更僕難終，但讀此數家，足矣，實則此已屬於專門家之事業。就中張，黃，舒，陳，郭尤勝，故加略評語。

船山字仲治，四川遂寧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以其狀似猿，自號蜀山老猿，其詩生氣湧出，沈鬱空靈，如寶雞諸篇得老杜諸將之遺，稱三百年來，蜀中詩人第一。然有粗脆之弊，學之者不宜，日本近人作詩，初船山，次青邱，次放翁，若是者，終於無成而已。船山妻亦工詩，贈其夫詩曰：「愛君筆底有煙霞，自拔金釵付酒家，修到人間才子婦，

不辭清瘦似梅花。」夫妻唱和，何等清福，一誦使人不勝豔羨也。

黃仲則三十五歲死，不遇之才子也。其詩甚近張船山，然品尤高而有含蓄。洪北江評之曰：「咽露秋蟲，舞風病鶴。」吳穀人曰：「玩其旨趣，原本風騷，清竊之思，激哀於林樾，雄宕之氣，鼓怒於海濤，傳之千秋，斯人不死矣。」吳蘭雪曰：「仲則詩無奇不有，無妙不臻，如仙人張樂，音外有音，名將用兵，法外有法，天縱其才，不能不奪其福，人忌其才，不能不發其光。」兩當軒集卷首如太白樓醉中所作云：「是日江上彤雲開，天門淡掃雙畫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燃犀亭下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抔土，若論七尺歸蒿萊，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長星動搖若無色，未必常作人間魂，身後蒼涼盡如此，俯仰悲歌亦徒爾，杯底空餘今古愁，眼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聲調宛轉，極盡歌行之妙，蓋此朱笥河會筵席上所作，仲則著白紵，坐上第一少年，首先成此詩，故坐客皆擱筆，舉子輩爭傳寫之，一時稱洛陽紙貴，至今猶餘佳話云。此外觀潮行，圈虎行皆集中傑作也。

舒鐵雲者諸生，陳碧城之前輩也，爲之立傳，又評其詩，今引抄之，暫應用而已。曰：「鐵雲古詩奇肆，而近體獨清妙。」——其例，如一室莊嚴妻子佛，六時經濟米鹽花。「石氣翠沾三面雨，茶煙清掃一室秋。」「池邊綠樹魚窺影，簾外青天鳥破空。」「湖山青峭詩人壘，絲竹黃昏蕩婦樓。」五株楊柳羲皇上，一水桃花魏晉前」等。色相旣佳，音節更脆，尤得天然湊泊之妙，蓋鐵雲詩學最深，於漢、魏、六朝，以至近人詩，無不丹黃甲乙，且於諸子百家，無不博覽，故造詣如此。如蜂之釀蜜，蠶之作繭，身入其中，與之俱化，乃知內心不深，於學問之道，終無當也。」頤道堂文鈔十

更就碧城頻伽二人，試引阮元評語，評碧城云：「其才力有餘於詩之外，故能人所不能，其詩舒和雅健，自然名貴，於七言歌行，尤得初唐風範。」定香亭筆談一評頻伽云：「纏綿悱惻人也，詩文皆極幽秀生峭之致，詞尤雋永。」定香亭筆談一碧城之月夜海上觀潮云：「須臾戰鼓如轟雷，潮聲已逐風聲來，玻璃世界忽破碎，水底湧出金銀臺，百道銀河向空立，是水是月迴難別，娥輪照影魚龍飛，雪浪濺空星斗溼。」夢遊羅浮吟云「梅花如雪月如影，美人翩翩衣袂冷，霓裳淡襯仙雲嬌，倚樹爲我吹瓊簫，瓊簫一曲聲嗚咽，滿地

紛紛落香雪，酌我酒，贈我花，雲中遙指仙人家，醉邀蝴蝶爲我舞，流珠簌簌月當午，一聲長嘯歸去來，側身東望思蓬萊，四面花光暗成霧，月中不辨來時路。」及頻伽之「月與梧桐尋舊約，秋將蟋蟀作先聲。」樹搖殘滴有時響，雲與暮煙相間生。」滿眼青山令人愛，秋士老，打頭黃葉酒人來。」二月落花如夢短，一湖新水比愁多。」水當殘月目然白，我與露蟲同此涼。」吹水魚龍秋有力，側身江海夜初長。」數聯皆足誦不置者。

#### 第六節 桐城派陽湖派古文

復回承前，述康熙以後之文家。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聖祖崩年，官武英殿總裁，雍正十一年，擢內閣學士，乾隆二年，遷禮部左侍郎，其後爲忌者所劾，奪職，乾隆十二年，八十二歲死，其生也，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爲一代正宗，文名頗高。然要之儒者之文，舊者曾南豐，新者汪琬，才短而文無光焰氣魄。嘗自言曰：「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如是，則彼文之用語甚少，換言之，則

無利用一切文字之膽識與力量，雖欲言之事，亦不盡力言之，有退卻之風焉。世之可憐者，貧於用語之文士也。吾人於今日之文壇，不堪見其多矣。望溪文章終不能令人悅服者，職此之由。當時嘗有詆之者曰：「試觀望溪可能喫得住一個大題目否，可能敘得一二大名臣真豪傑否，可能上萬言書，痛陳利弊否？」袁燾因答孫備之要徒有名而無偉傑之實。桐城一邑自望溪而後，工古文詞者，實繁有徒，且皆學其體，尋推及四方焉。故名之曰桐城派。其中之重要人物，劉大櫚，姚鼐，陳用光，劉開，姚瑩，方東樹，吳德旋，呂璜，梅曾亮，管同，吳嘉賓，朱琦，戴鈞衡，輓近吳汝綸亦爲其邑人，其文卽遙承此系統者也。

與桐城派相對待者，陽湖派也，其爲首者惲敬，卽陽湖產也。彼自言曰：「吾文皆自司馬子長出，子長以下，無北面者。」其文稍近魏叔子，比方望溪尙有幾分佳趣。清初三大家，侯爲才子之文，魏爲策士之文，汪爲儒者之文。才子之文，終非易學，僅袁隨園而已。策士儒者可學而成，故陽湖桐城各自分派。陽湖文士與惲敬並時者，有張惠言，後起者有陸繼輅，董士錫，李兆洛。

第七節 傳奇小說

論詩文作家既竟，今就傳奇小說而述之。清朝第一傳奇作者，李笠翁也，名漁，錢塘人，其所著之主要者，如次。

(一) 傳奇——笠翁十種曲（風箏誤 蜃中樓 鳳求凰 意中緣 比目魚 玉搔頭 慎鸞交 巧團圓 奈何天 伴香憐）

(二) 小說——十二樓（合影樓 奪錦樓 三與樓 夏宜樓 歸正樓 萃雅樓 拂雲樓 十番樓 鶴歸樓 奉先樓 生我樓 聞過樓）

(三) 詩文雜著——笠翁一家言 芥子園畫傳 資治新書

(四) 其他——……

彼不但作家，且又評論家也。故論其所著之傳奇，不可不先探究其關於傳奇之持論如何者。

彼關於傳奇之見解，即戲曲論，見其雜著一家言中之閒情偶寄。彼推獎輕文學之價值，決不亞於金聖嘆，爲之吐萬丈光燄，而贊揚元曲，稱帝王國事，以填詞得名云。

然彼居然持勸懲主義曰，「竊怪傳奇一書，昔人以代木鐸，因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使爲善，誡使勿惡，其道無由，故設此種文詞，借優人說法，與大衆齊聽，謂善者如此收場，不善者如此結果，使人知所趨避，真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弭災之具也。」偶集是彼實際之見解，嘗不能打破古來因襲之舊圈，然此不必深咎彼，彼能十分認識戲曲文學之價值，已足稱偉也。且更有一特異之見者，重視喜劇也。彼自書風箏誤之末云，「傳奇原爲消愁設，費盡杖頭歌一闋，何事將錢買哭聲，反令變喜成悲咽，惟我填詞不賣愁，一夫不笑是吾憂，舉世盡成彌勒佛，度人禿筆始堪投。」觀此卽明矣。蓋吾大陸文學，比較乏於喜劇之分子，如此大膽主張喜劇之功用，笠翁之過人處也。

笠翁之作，第一重結構，次爲詞藻，又次音律，與從前作家大異焉。自西廂，琵琶，湯若士，至與笠翁先後而出之孔聘之，洪思叻，所重者在於文詞聲調，篇篇只是讀戲曲，(drama) 而笠翁決不然，文詞極平易卑淺，幾於盡人易解。然其脚色，有標前人之所未道，而皆出於新意者。彼於此點，曾大自負曰，「不佞半生操觚，不讓他人一字，空疎自愧者有之，誕妄貽譏者有之，至於勦窠襲白，嚼前人唾餘，而謬謂舌花新發者，則不



特自信其無，而海內名賢，亦盡知其不屑有也。」凡例集故其十種曲之脚色，拔一頭地者，豈偶然哉。其次可稱者，排斥荒唐之夢幻劇，而置於概得見諸事實之點也。是以彼所作，能登場而博得十分之喝采也。

就十種曲及十二樓，而敘其梗概，一一評隲之，無餘白，從略，良爲遺憾。

次就笠翁一家言而述之，此書除詩文集，其他題閒情偶寄，合成一部，戲曲論亦在其中，而要以對於宇宙萬象，主爲美之觀察，中有論人體美者，尤見佳趣，其獨特之見地，往往出人意表也。其論女子之嫵媚，甚得要領者，數條如下，曰「肌膚之白在嫩。」曰「目善動而黑白分明者，必多聰慧。」曰「眉之秀在曲，必有天然之曲，而後人力可施。」曰「手嫩者必聰，指尖者多慧，臂豐而腕厚者，必享珠圍翠繞之榮。」曰「足之用維何，瘦欲無形，越看越生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此用之在夜者也。」曰「所貴於態度者媚，尤物維何，媚態是已，女子一有媚態，三四分姿色，便可抵過六七分，態度之於顏色，猶不止於一倍當兩倍也。」三偶集此固就中國女子而論，然其大部分，無論何國，皆爲適當之矩準也。其他論修容治服，均甚詳細。芥子畫傳，主論

天然美之觀察，與古代名家之技倆，其間亦有似賴斯金（Ruskin）之論近世畫家者。資治新書類集關於政治經濟之諸家論策，且補記自己之意見，笠翁以傳奇作者而有此著，殊出意外也。大抵其書首載祥刑末議，慎獄芻言數十則，皆笠翁所自著，頗有條理，餘悉近世治獄之辭，搜採頗廣，乃知非徒滑稽之雄而已。王西樵（漁洋之兄，題其第一集曰「經濟實學」）周櫟園論其第二集曰「實與二十一家史乘，相爲表裏。」其爲當時名流之所稱揚者如此。由是觀之，則笠翁亦欲以事業顯者乎。其風流自娛，老死於太平，比李卓吾，金聖嘆以狂悖取奇禍，有過萬萬也。故笠翁之本領，或在此處，而傳奇乃陰假以浮世之作業，未可知也。大概笠翁之爲人，決爲多面之大文學者，甚有考究之價值也。

次論桃花扇，孔子之末孫孔聘之作，其著作之由來，觀下引抄數言，卽明矣。曰：「族兄方訓公，崇禎末，爲南部曹，予舅秦光儀先生，其姻婭也，避亂依之，羈客三載，得弘光遺事甚悉，旋里後，數爲予言之，證以諸家稗記，無弗同者，蓋實錄也。獨香姬面血濺扇，楊龍友以畫筆點之，此則龍友小史言於方訓公者，雖不見諸別籍，其事則新奇

可傳。桃花扇一劇，感此而作者，南朝興亡，遂繫之桃花扇底。是故桃花扇者，以侯方域、李香君之情事爲經，明朝之衰亡爲緯，當十里珠簾、秦淮煙花之境，配以數千鐵騎、兵馬倥傯之景，可謂風流韻事，而兼悲壯感慨者也。然如作者自言，事實上之結構，才子佳人一段因緣，侯方域之所自著，亦見壯悔堂文集中之李香君傳也。

李香君者，秦淮名妓，色藝超一時，居媚香樓中，與侯方域意氣相感，棄百年之命，猶且不辭，此時權臣馬士英欲以之贈田仰，香君不允，曰：「我立志守節，豈在溫飽哉，寧忍饑寒，決不下此翠樓。」以扇拒使者，終倒地，羞憤傷其顏，紅血滿地，併濺扇面，其後香君困睡時，楊龍友以益草鮮汁，畫成扇上血痕爲桃花，此命名之所由來也。未幾明亡，方域不得志，香君猶守節，其時偶相遇於棲霞山中，香君示以舊扇，訴顛末，話舊情，忽爲仙人張瑤星所叱，於是才子佳人，往日恩愛，一場夢醒無跡，芟盡情根，欲種色卽是空，各去學道，如是而別，全篇四十四齣，敘天荆地棘，未了之因緣。

桃花扇之脚色既如此，甚有佳趣，其文辭亦作者非常苦心而成，比諸西廂、牡丹亭，毫無遜色。甫出世時，都中幾爲紙貴，演之者歲無虛日，故劉中柱曰：「一部傳奇，描

寫五十年前遺事，君臣將相，兒女友朋，無不人人活現，遂成天地間最有關係文章，往昔之湯臨川近今之李笠翁皆非敵手。」此決非過甚之諛評也。

與孔云亭桃花扇相並，可見弟輩行者，洪思昉之長生殿傳奇也。本白居易之長恨歌而敷衍之，全篇五十折，其題名取自「七月七日長生殿」句也。昉思者乾隆間人，王漁洋之詩弟子，夙著聲名，其號拔抄諸種選本而有，今以一部傳奇，留千古之名矣。然着手長恨歌者，元雜劇以來，已甚多矣，其主要者，白仁甫之秋雨梧桐明人之驚鴻記，屠赤水之綵毫記也。既以一定事實爲脚色，故無甚大奇。然見於此傳奇之楊貴妃乃極可憐之女子，於實際驕盈之風，已毫無之，是其特色處也。是故於內容不見其甚新穎，至其詞藻，則追及桃花扇，當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亦爲之增價，要可見其流傳於一時也。

清之傳奇，有桃花扇，長生殿，求其可相對之小說，則有紅樓夢，兒女英雄傳焉。

紅樓夢作者，亦與水滸，西廂等，同有異說，有謂某原本，曹雪芹足成之者，菽園叢談曰，「紅樓夢一書，不著作者姓名，或以爲曹雪芹作，想亦臆度之辭，如篇末因有曹

雪芹姓名。此書原爲抄本，祇八十回。倪雲癘嘗見刻本，亦八十回，後四十回，乃後來聯綴成文者，究未足爲據。或以前八十回爲國初人之舊，而後四十回爲雪芹所增入，觀其一氣銜接，脈絡貫通，就舉全書筆墨，歸功雪芹，亦不爲過。」由此言之，則普通以爲曹雪芹作也。

此書內容，出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以賈寶玉以下金陵十二釵佳人之情話爲經，榮國寧國二府之盛衰爲緯，而撰成一篇者。結構既大，局面亦複雜，作者之苦心逾恆，手腕亦極超卓也。姑無論其內容有些許之穢褻處，然尙不如金瓶梅之甚，決不足爲累。通全篇，十分描寫人情，顧此書之特色，乃錦簇花團之大文字，中國小說中之絕品，遙足踵武水滸，西遊，水滸雄壯，西遊奇宕，紅樓幽豔，只此三書，中國小說甚不惡也。

此書有謂本爲刺滿洲某宰相之府中而作者，以見於篇中之金陵十二釵各美人，時有描寫其旗習故也。此自屬誤論，然當時萬口一辭，同唱此說，於是滿洲巨族大怒，收其刊板，燒棄之。然江湖愛讀之者頗多，隨燬隨刊，後改題種種名稱，曰金玉緣，曰

石頭記諸名，至今盛行焉。

對於紅樓夢既觸滿人之怒，而兒女英雄傳正爲欲博滿人之歡心而作，其內容皆義俠之物語也。其運筆健麗，實不愧有數之作。然終不及紅樓夢者，因前半與後半顯然著作之程度不同也。當其前半，寫十三妹，生龍活虎，不可捉摸，宛如作天際真人之想，迨及後半，文筆懈怠，可議處，殆不勝枚舉。尤陋者，安學海爲四子解圍，從西廂之張生請杜確解普救寺圍一段，脫化而來，醜態百出，有類兒戲，不足寓目，故評之者曰：「江郎亦有才盡之時，抑爲畫鬼魅易，畫人物難耶。」此書結而未結，尙是待續之書，後有作者，吾知無意續而急於改也。」然此書現有續者，仍不甚佳。

紅樓夢盛行之結果，擬製續撰，接踵而出，曰後紅樓夢，曰續紅樓夢，曰紅樓復夢，曰紅樓續夢，曰紅樓圓夢，曰紅樓幻夢，又有曰青樓夢者。

清朝極有名之傳奇小說，大抵盡是已。更就其他之同種類者，略述之。

尤西堂者，世所知之詩人也，亦作傳奇。其中清平調一劇，曾於內苑演之，今傳以爲名譽事焉。然以詩人之餘技，而巧於作傳奇者，其蔣藏園乎。其所著曰紅雪樓九種

曲，卽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冬青樹，四絃秋也。此皆結撰陳腐之事實，雪中人係吳六奇之事，當推第一傑作。臨川夢如其名，係湯顯祖之事，冬青樹以文天祥爲主，係宋末之事，四絃秋本白居易之琵琶行，最短僅四折。藏園之作，有一種富於詞藻之妙。

又有楊笠湖者，名潮觀，字宏度，乾隆元年舉人，隨園之友人也。此人之作，大抵演古事，且多每本中之第三齣也。然巧於用古，製曲之手腕，頗鮮其倫也。王述菴評之曰：「諸葛亮夜渡瀘江，寇萊公思親罷宴諸劇，聲情磊落，思致纏綿，雖琵琶記作者高則誠，西廂記作者王實甫，無以過也。」信陵葬金釵，魯連蹈海等亦佳。

小說之類，紅樓夢，兒女英雄傳而外，試更一觀之，則尙甚多也。

品花寶鑑，乾隆間之作，托名田春航，乃暴露當時有名畢秋帆尙書之分桃斷袖陰事，北京梨園之內狀，因此書而可十分了知也。頗佳之作，然往往有猥褻處。

花月痕比前者大加慎重，文亦較佳，評之者曰：「花月痕一書，亦自熟讀紅樓夢得來，其精到處，與女兒英雄傳相馳逐於藝園。」可以知其價值矣。

燕山外史陳球作，敷衍明馮夢禎之寶生本傳，文章爲主，通篇盡四六駢儷之文所成也。日本明治二十三年間，田島象二曾譯爲和文。又有野叟曝言者，殊難感服。

前所述者皆大部之長篇小說，尙有女仙外史，平山冷燕，金翠翹傳諸作，馬琴則既燒之後，改名金魚傳。集短篇者，有今古奇觀及其續作。

至如歷史小說，卽演義類，有東周列國志，隋煬豔史，說唐全傳，殘唐五代，南北宋志傳，說岳全傳，蕩寇志其他種種焉。

又如記述瑣聞零事之所謂小說，最善者蒲松齡之聊齋志異也。此書作者採訪搜討，萃力積功者二十年而成，目錄編次，尙經數次刪改焉。篇中最多者，狐妖之談，狐化女子，與人交接生子之類。王漁洋題曰，「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嫌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袁隨園亦負氣著子不語，然語妙事新，終不及也。

聊齋志異大行於世，例有續撰者出，據所知者二種，其一，不知誰作，筆墨庸劣，令人嘔吐。又一爲王韜（——此人事詳後述）之書，繁縟宏肆，亦自成一家，原名淞隱漫錄，書賈意圖多賣，改名曰後聊齋志異，恐非作者本意。





乃徧歷南北，晚歸樵悴死，詩有奇氣，遺著有歎古堂集。其次秦雲字膚雨，號西脊山人，長洲人，所著伏鸞堂詩牘，多敘事之作。金和字弓叔，號亞匏，上元人，所著秋螻吟館詩鈔，世稱其詩實盡散文化之能事。他若何子貞詩原本性情，富於本色。鄭子尹、莫子偲工力略似，而各有專造。王王秋古體則雖前明七子，無以過之。最後黃公度之多咏時事，易實甫之風流自賞，樊雲門之清新博麗，亦皆一時之傑也。

散文自龔定庵、魏默深二人出，而稍變從來之風尚，適當世變日亟，宜乎策士之風漸張矣。然曾國藩承之，對於桐城古文派，大有發揮而光大之之意，其人物既爲末世所稀見，其文亦甚條理暢達，不同凡響也。爾後南有湖廣總督張香濤之洞俞蔭甫，樾（卽曲園老人），北有北京大學總教習吳摯甫、汝綸，俱稱握一代文柄者。

然新聞雜誌流行，而報章文體興焉。先是有著大名之新聞記者王韜字紫詮，江蘇長洲人，號子九，又號弢園，初補博士弟子員，後絕意進取，避人至香港，復遊歐洲，西紀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爭之際，彼親見戰況，作普法戰記一書，其文近於小說家，筆墨華麗，甚有佳趣。後遊日本，作扶桑遊記一書，此外有弢園文集、弢園尺牘、瀛壖雜

志，評之者曰：「近人懷才不遇，莫此爲甚。」然天南遯叟之名，已滿天下矣。後爲申報主筆，光緒二十一年死。

中日之戰，日俄之戰，前後報章雜誌蠡起，湘報主筆譚嗣同，唐才常，梁啓超等，咸負時譽。譚唐刑死，其文猶未成家。梁逃走海外，創新民叢報，國風報，其文氣機流暢，才華縱橫，意之所趨，筆無不達，殆才子而兼策士之文也。然多勦襲日本文，急於街賣，不遑選擇，而一種日本系統之新國文，滔滔流行，亦勢有必然也。同時天津新聞報主筆夏曾佑，嚴復，文譽尤高，嚴譯赫胥黎（Huxley）進化論，改名曰天演論，至今猶膾炙人口。

梁啓超與其師康有爲走海外，倡立保皇黨，保清光緒帝也。先是在上海作書駁康有爲之章炳麟，被逮入西牢，亦走日本，與革命黨首領孫文黃興會合，唱革命黨，章爲民報主報，與康互相攻駁，然以文論之，則康章皆儒者而兼策士之文也。爾後報章家之文體，雖小有出入，要不出保皇革命兩派報體之範圍。

小說戲曲之進步，有小說翻譯大家林紓，號琴南，譯著在百種以上，頗能一洗舊

小說之缺點，而盛行於一時，其他著名小說家，如吳沃堯，李伯元，及孽海花作者，然無大影響。

戲曲改良家有汪笑儂之徒，亦未見良效，要之，承數千年之遺習，而欲於文學諸方面，驟予革新，談何容易。惟自西力東侵以來，並挾其文化而至，注入外國思潮，已不生問題，要須寬以時日，徐觀其成可也。

鼎革而後，民國時代，尙未久也，僅見白話與文言之爭，此不過形式問題，祇問內容，則白話可，文言亦可也。且白話以承古來輕文學之系統爲多，僅佔文學史上之一部分，未足以得其全，公平言之，凡白話文言之種種文體，無一可以偏廢也。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Series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KU SHIH

1st ed., Nov., 1926

Price: \$1.2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東南大學叢書）  
 中國文學史大綱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顧實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漢口  
 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廈門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廣州 汕頭  
 福州 廈門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貴陽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